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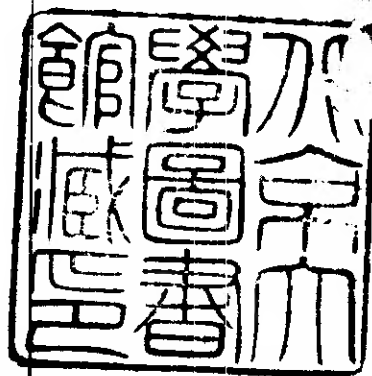
中華文史叢書之八十三
吳興嘉業堂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三桓筆記

(全)

李清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二二二
二二二
齊齊垣
齊齊策
垣策記
記

二二二
二二二
齊齊垣
齊齊策
垣策記
記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序

三垣筆記爲明大理寺丞五世族祖映碧公諱清著述之一映碧著書凡數十種中涉明季史事牽及朝局足爲後世炯戒者唯此與南渡錄二書南渡錄收入明史藝文志唯此書最晦以有建州建虜北朝可汗屬夷異類小酋等語乾隆四庫初開采進之始卽著禁燬之目未揭其故若以抽燬曝書亭集興化李先生壽詩例之事見管世銘韞山堂詩集自注宜在掎摭之列其獲免者天幸也映碧歷官刑吏工三垣故以名書身仕崇禎宏光兩朝舉所聞見著此以得諸目見者爲本書其聞而知之者則爲附識三百年來此書多無足本如順德李氏錢唐汪氏

丁氏所藏率皆一律繆藝風先生昔官京師得自假鈔亦係兩卷本余之族人有藏六卷本者假觀有年曾以語藝風藝風大喜遂鈔一部以爲定本而藝風之跋是書盛詆映碧多爲其祖碧澥公迴護

碧澥公名思誠明禮部尚書深

文周內無所不至夫碧澥公爲王家棟所誣陷魏闥因奏削其籍此見於明史紀事本末彰彰可考三朝要典之署名亦爲顧養謙等所脅故其後功賞不及至御史吳尙默等交章奏雪有詔起用事乃大白映碧官弘光時亦有爲祖頌寃之奏足與紀事本末相證若誣以頌璫則劾碧澥去者卽璫其不爲璫用明矣映碧此書絕無迴護碧澥之語豈立朝列不爲勢奪不爲利誘陽羨

爲其座師絕不附和同里姻親吳鹿友入相爲吳昌時所惑映碧殊不謂然直著其事而開國靖難與天啟慘死諸臣皆由映碧疏請予諡南渡荒朝此舉實快天下後世至國變後卒以屢薦不起槁隱以沒蓋吾宗矚然不滓之一老卽全謝山楊秋室熟於明季史事者亦未嘗於映碧稍有微辭世以信謝山秋室者信映碧則映碧可以無憾矣映碧之失在輕信夏彝仲之幸存錄與夫誤書張捷楊維垣之徇節又於鄭奎陽之獄短其僞孝皆人所不滿者餘則光明磊落無可訾議余謀刻是書有年以當不諱之世可以出胥井鐵匣之史重見天日因商之翰怡京卿成斯美舉京卿慨允要余爲序記

其緣起乃以狂僭論列如右書前列銜有中書科中書
舍人臣王挺恭閱一行以無所發明則汰去之書中如
由作繇檢作簡校作較洛作雒常作嘗皆避明諱又原
書闕外標舉各人科第履貫不知何人所記鈔者列入夾注幾
若映碧自爲今已刻成不可剗改附記於此庶可識別
余以映碧族裔爲首山庚癸之呼遽承京卿一諾我李
氏子孫宜家戶頌禱大京卿之功德且慰映碧於地下
知人論世與籲天辨誣天地鬼神固當默相之也癸亥
冬五世族孫詳頓首拜撰

自序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予以司李內召入京其明年
戊寅蒙 毅宗烈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年庚辰予
以大司寇不職屢牘規之爲所噬遷外未及任丁內艱
會司寇以罪廢 上念予言壬午蒙恩賜環補吏垣癸
未春閒關淮濟入京轉本垣右已轉工垣左其秋奉命
冊封淮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脂轍值北變隨復命金
陵晉掌工垣斯則所云三垣也曰筆記者何也蓋自丁
戊訖甲乙凡九年舉予所聞見以筆之書非予所聞見
不錄也所上諸疏止錄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弗悉錄
也蓋內之記註邸鈔多疑多諱外之傳記誌狀多諛多

誤故欲借予所聞見誌十年來美惡賢否之真則又予所不敢不錄也然猶以目見與耳聞不無疑信之別故先舉予所灼見以筆之書其因聞記者猶云附述終致其慎焉而總以數言括之則於己恩固不敢飾瑜卽於己怨亦不敢益癡惟存其公且平者云爾予初讀蔡孝來尙論錄或曰此君子之言也然予不盡是其言其言之非間有之間有非則偏繼讀吳純所吾徵錄或曰此小人之言也然予不盡非其言其言之是間有之間有是則愈偏獨夏彝仲幸存錄出乃得是非正則以存公又存平斯貴乎存耳若予作是記與是錄相先後時殊事殊而惟無偏無黨以立言則不殊苟彝仲見此無乃

首領是記亦如予首領是錄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爲
幸也

三垣筆記上

嘉業堂叢書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上於崇禎戊寅四月忽一日御門召諸推知入對一無
問難惟五人一班聽其自言或語冗碎不可了 上必
云減省些或誤稱臣爲知縣或誤稱 上爲老大人旋
覺誤倉皇稱老皇上者 上微笑問畢人給一卷試題
親灑宸翰貼於壁惟判題不同蓋亦倣唐人身言書判
故事也

上召對推知於姓名單上分別圈點及卷入復留中六
七日時位置已定矣一日忽發送閣閱時薛輔國觀

萬曆

己未韓孔輔貞運萬麻己未句等謂聽其爲政遂置私

城人於前列而抑其不悅者居後數日旨下皆上親定

閣擬並不允相顧失色

子爲甯波司李與同鄉慈谿令汪偉崇禎戊辰江寧人

改謚相善卽後殉闖文烈公也偉先以入覲留部候考

選予時以署篆錢糧被部參罰不敢離任偉跨瘦馬行

烈日中爲予營解始得開復迨入都或語予曰汪舊屬

應遜若居先予曰彼位置久定且盡心於我奈何以負

心報後偉得簡討予得給諫皆上特擢予笑曰若從

人言相見汗顏矣

御擢諸詞林皆彬彬文士惟江西曾翰林就義天啟乙丑寧都

人卷云各縣令拆封多私火耗宜用司李監收又浙江

虞翰林國鎮

崇禎戊辰義烏人

卷云宜罷諸廩生糧銀用充兵

餉又廣東李翰林士淳

崇禎戊辰程鄉人

年耄矣時田家宰惟

嘉

萬曆丙辰饒陽人

議將推知不應登臺省者先轉部曹諸人

欲疏辨而憚以為首獲譴遂不告士淳首其名士淳懼

且怒大闕上以為首者必知名士也士淳遂得翰林

餘四人皆授御史四人者任公濬

崇禎辛未益都人

王公章

崇禎

戊辰武進人殉國難諡忠烈

涂公必泓

崇禎辛未南門人

予叔

嗣京

崇禎戊辰興化人

也

上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策十八卷發部議

行予卷亦在內時諸御史以例往朝房謁閣臣孔輔自

運獨曰 上所發十八卷其說皆難行首卷更難行隨

言屯鹽亦難行郭侍御景昌

崇禎戊辰洛陽人

曰王道無近功

安邊永遠之法莫過屯鹽貞運曰難其人景昌曰此屯鹽且難行則北敵可聽其犯順而終不掃乎流寇可任其縱橫而終不翦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昌曰有人不能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字委棄此全在執政擇人用之貞運拂然無以對景昌遂具疏糾其糊塗闕冗有揆席豈養濟院爲彼伴食素飧之資等語貞運卒以此去

朝議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於是怨聲沸京城呼崇禎爲重征猶海剛峯

名瑞謚忠介瓊山舉人

疏內呼嘉靖

爲家淨謂國家俱淨也

予初入刑垣鄭司寇三俊

萬曆戊戌建德人

獲譴歸予就寓謁

問刑部何事最寃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不過云秋後處決爾予愕然曰何謂三俊曰此皆從東廠緝獲者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繇反惟擇無贓無證情可矜疑者緩以秋決或可從容解網也相與歎息久之三俊有清正名下獄時風埃暴起翳日無光行路莫不吁嗟

田家宰惟嘉以考選不公爲楊翰林士聰

崇禎辛未濟甯人

所

糾傳聞惟嘉素通內故先得稿以辨疏進後復爲士聰所糾責以參疏未下辨疏先上之故奉旨回奏茫無以

應執惟嘉僕四人送鎮撫司一時吏部重賄俱寅夜進入錦衣人有吏部囊空錦衣地重之誚

予初入刑垣聞東廠盜最寃每廠役獲盜必加以五毒擇肥而攀俟罄擄旣飽然後呈廠廠上疏皆厯厯有詞不四日便下部擬不十餘日便依樣招奏又不四日便會官處決曾有一盜赴市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如何誣我爲盜一日予晤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勸慘然曰不敢予曰何也對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取之吏若一翻廠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一時干和招災莫此爲甚

上寄耳目於錦衣衛稱爲心膂大臣托採外事以聞吳

金吾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洩其名沿門索賂賂飽乃止東廠亦然嘗有某知縣送銀二十四兩求胡編修守恆崇禎戊辰人舒城撰文時尙未受亦索千金方已一時士大夫皆重足而立

刑部諸招屢奉內旨嚴駁劉司寇之鳳萬曆丙辰中牢人懼司

官呈稿概蓄縮不發司官間往叩署亦不見吳刑部希

哲崇禎辛未

進按季摘參本蓋故套也發改票數四時

上意欲處之鳳方輔逢年

天啟壬戌遂安人

不寤遂詰責去國

逐年嘗醉誤以擬票直書本上具揭請罪上雖暫宥

心不善也

東林諸公素矜節義以劾宦官爲名高後馮給諫元飈

天啟壬戌
慈谿人

孫給諫晉

天啟乙丑
桐城人

等倡爲法門廣大說於

是吳儀曹昌時

崇禎甲戌
吳江人

始與東廠比一切行賄受賄

間被緝獲必托昌時以數千金往方免昌時亦揚揚居

功不以爲愧予親於徐給諫耀

崇禎戊辰
泰州人

家見之

新建伯王文成守仁

宏治己未
餘姚人

卒子正億嗣正億有二

子嫡承勳庶承恩及卒承勳嗣承勳嫡妻無出惟妾沙

氏有三子長先進次先進季先進道先進道以早殤無後先

進生一子業昌先進生二子業弘業盛先進子業昌殤

請於弟先進欲繼其長子業弘以待襲爵時先進妻章

氏悍與伯嫂不相睦厲聲曰何繼爲阿伯無子襲爵應

自我夫耳繇夫及子爵安往先進怒且自傷改立今王

司馬業浩

萬曆癸丑山陰人

親弟業洵爲嗣業洵者守仁父華

成化辛丑狀元餘姚人

後也於是承勲室宇貲財並承襲祭田數

百頃皆爲業洵所有已業浩爲業洵謀謂已非文成後

例不應襲襲者終先達耳襲爵必索產遂羣謗先達爲

乞養而另推承恩子名先通者嗣不過謂非其爵而爵

則感出意外自有產不問耳由是先達與先通爭襲數

十年不決及奉旨下撫按勘乃予司李甯波時也同紹

李鄭

增崇禎辛未番禺人

與台李張化原會審時先達亡惟子

業弘與先通對質予問曰何以前後兩子皆眞而中子

獨贗又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眞而有後之中子獨贗且

何以沙氏既有子兼有孫乃預知兩子一孫之或絕或
殤而中抱一乞養先通無以應不過曰承勲曾具疏萬
厯時指先達爲贖今留中耳予曰留中疏有據乎先通
曰禁地深嚴一字不漏徧簡白見予曰若簡而有則業
弘父贖爵合歸爾若簡而無則汝言誕爵合歸業弘於
是先通業弘皆叩首承服然實無從簡也訊畢化原舉
首指天謂先通之承服天道乎瑜亦歎曰業弘實不贖
但柰予鄉公祖何鄭廣東人時業浩方總督鄭鄉故云
及予入刑垣事猶未決擬具疏稿以伸公議業弘不知
托葉姓者至寓求予一言且謂襲爵後當割二歲俸爲
壽予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父當立焚

稿耳遲一月方上旋奉旨速覈時簡承勳留中疏不得
然諸公侯皆爲賄動遂羣倡去疑存信之說以先通嗣
業弘持疏入禁地舉刀抹頸且云以留中一疏有無定
兩家眞贋有原問官刑科李清可問疏聞下獄擬罪竟
不問予也先通襲爵僅四年京城破爲闖賊所殺業弘
反免

予入都後見此番考選最爲奔競時王侍御萬象

天啟乙丑

掖縣人

以齊人掌河南道尤喜賄故予同鄉數人轉易如

流問其故皆以賄之增減爲升降耳一時爭高下者遂
至相毆而江右理學之藪亦以同籍兼至戚爭高下相
詈詈毆之聲聞於長安予入垣後有當路問予曰何以

江南風波乃爾而江北獨無予曰予江南兩同籍皆以第一第二位置非詞林卽科然必不肯舍詞林就科兩虎相鬪遂至俱敗予入都最晚前三人位置已定無計跨越安分而已彼居第二而不甘予居最末而忘言所以有今日之濫竽也因此悟功名退步處最爲得力

陳中書龍正

崇禎甲戌嘉善人

喜談理學屢疏條陳皆深當

上意最後西北墾荒一疏尤爲實務時持國計者皆以加派爲長策龍正旣疏陳其事復著議數千言大略謂金非財惟五穀爲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則民生可安上特下旨取龍正議

入覽爲設總理司道專董其事而墾屯迄無定指竟廢
往例考選科道內用中行評博外用推知自部屬改授
之例出於是六部各司官視升郎中如錮地獄視管繁
差如坐縲綬惟日費綠科道爲華選地或知府司道缺
出吏部閣筆不敢升若升一賢能往則大怨大謗隨之
惟闕冗乃行予嘗見襄陽知府缺以一昏醉司官王承
曾補之到任未久城陷

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則間見明經竟絕迹矣
自一體考選之旨行於是乙榜明經無人不催科正餉
雜項無一不考成其實甲科初選半係腴壤間補瘠邑
不久輒調若乙榜明經大約瘠邑多於腴壤以錢糧難

完之地而人人思爲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
予嘗過恩縣見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堦可歎

上初卽位便嚴於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
道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與考選於是松江方郡伯岳貢

天啟壬戌
穀城人

蘇州陳郡伯洪謐

崇禎辛未
晉江人

有住俸數十次

降至八十餘級者若推知考成錢糧只不過京邊遼餉
後又益以雜項時戶部堂司皆窮於磨對惟書手爲政
若得賄便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
也故一時謠言有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之誚

上屢用人不效思用保舉初所舉者猶知名士以數奇
困場屋者最後皆銅臭予入垣後有求予保舉者先議

以三千兩贈若包攬部考爲討美缺則再以一千兩贈
子愧且忿與解給諫學尹崇禎戊辰興化人立志不保然亦不
被譴也

朱別駕術珣遼王府裔宗室也以欽召入京授戶部主政管

草場乃具疏云以奉旨欽召親承召對之官一出門外

便被戶部尙書拿去買草又陳給諫啟新山東冊封某武舉

藩賜之帶中途失乃具疏云各役言此中多狐善竊人

物觀者傳笑

陳啟新以武舉爲吏科後轉刑科右時宋都諫玫天啟乙丑

萊陽人每入必與言醫藥卜筮事娓娓不倦啟新喜甚謂

都掌科親我予與同鄉但呼老掌科不呼老親翁渠亦

喜甚間以事他出托守科或代簽駕帖俱欣然不辭每俟子輩出輒呼諸書手與語云吾亦從此中來若爾等盡心奉公吾官卽汝官也蓋啟新先又爲書手故其言如此

邊報鈔傳有禁故自本兵兵垣外無知者第聞九門俱

閉劉輔字亮

萬曆己未
綿竹人

戎服乘馬閱內外城京兵內丁

持械而行路交錯各門列執斧執棍者各五十人然斧濶不二寸棍皆柳木殊不堪用每巷內輒有兵十人執械坐卧城門經數刻一啟時塵埃蔽天有小車騾驢載婦女老稚其面皆如土偶之落盡金漆者問之云聞北兵來故避入城薄晚見兵科鈔亦未言兵犯某地但見

京營提督疏請鹽菜行糧吏部請撥大臣及勛臣分守各門司禮監錦衣衛都察院吏科亦各請撥司禮監臣錦衣衛官御史給事分坐各門管理城守官催辦懸簾油燭或請令惠安伯催督煤入城則兵已入口矣

北兵南下 上召對羣臣兵科姚都諫思考崇禎戊辰江都人

面奏謂北兵雖南恐其分兵窺關宜命總監高起潛同守而以邊敵重任專委總督盧象昇天啟壬戌諡忠烈意亦微

矣 上疑象昇難獨任不允北兵以二十三日破墻子

嶺進據牛欄山初二日盧總督象昇以兵二千至屯德

勝門外入覲 上賜之銀幣慷慨以破敵自任出朝門

楊閣部嗣昌萬曆庚戌武陵人邀於直房諷以和象昇毅然曰

此來不能盡孝也須盡忠嗣昌知其諷也怫然象昇躍馬去自此軍中所請多格

盧督師象昇駐德勝門外兵甚多屢檄高總監起潛兵合擊不至上疏期以望夜襲敵李家橋迄旦不見捷音疑京兵頗有喪失司禮內監曹化淳駐城樓上有以首級來者輒賞元寶一錠令部辨驗兵部覈西虜之首面濶口短東人多係遼陽與中國無異無可驗駁繇是兵益殺良爲功有以濕草鞋擊去網巾痕蒸其首使漲大充敵首者賞雖費敵無損焉

盧督師象昇故督宣大二鎮兵稍用命然亦有規避去者上以地屢失責戰急劉輔宇亮楊閣部嗣昌均請

督師 上乃命字亮出削象昇職尋鐫其尙書秩以侍郎總督象昇知忤嗣昌意必爲所陷亦急欲殺賊自贖賈莊之役以卒六千迎敵勢不支虎總兵大威勸其暫避圖再舉不可乃力戰死敗報至云象昇以紫衣雙刀奮馬出後不知所在忌者乘之以爲偷生 上嚴詰死狀後得其尸面中二鏃身有三創及山東顏撫軍繼祖萬厯己未龍溪人等以失機立決徐都諫耀顧予歎曰若象昇不死必爲肆市之魁矣

楊司馬嗣昌父鶴

萬厯辛丑

爲三邊總督以失機逮緣嗣昌

現任關內監軍道薄戍鶴未幾復原秩 上之以大司馬起嗣昌也生其父故以奪情責報耳嗣昌以奪情代

父報何辭但先不請纓後復入閣此其罪耳時黃翰林

道周

天啟壬戌
漳浦人

等皆以奪情罪嗣昌惟保舉監生沈壽

民疏云嗣昌以居喪起用業一年矣漢儒創金革無避
之說君子猶謂罪人令甲有墨衰從事之科或者施於
武弁乃若遭時孔棘寇迫門庭君父總屬大倫臣子勢
難偏盡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宋劉琨之六詔不起
非所宜言周伯禽之哭以征戎恐在當效下可報其先
人上卽酬其殊遇詎有支吾旦夕安枕京畿於以鱗天
常而昧國憲若嗣昌者又云所尤痛者乞罷之疏屢聞
而反覆無慮十數冀追斧鉞之或加最擅欺者從軍之
請曾見而後先僅掇數言預杜肺肝之如見又第二疏

論嗣昌並及熊督文燦

萬厯丁未永寧人

撫張獻忠

陝西膚施人事

云據其籌兵則似罄中外之精良無當於用而惟借羣力於餘孽始克振暢天威據其告捷則似諸將士之俘斬未爲有無而一恃降寇爲先聲便已鋪張殊績又云古人之勦不失撫者代有之而要其施爲固有序也耿弇大破張步於臨淄僵尸相屬步始窘促負斧鑕於軍門任其傳詣行在罷衆十餘萬歸鄉里馮異大破樊崇於崤底東走宜陽崇始棄甲兵如山肉袒獻所得璽綬時但待以不死給田宅終其身古人弋勦後撫成效章明誠以威不極則惠不深力不窮則心不帖耳而爲文燦者憤然不知擒縱之有方妄狃海上之前規僥倖於

再試爲嗣昌者夷然不顧養癰之可慮復將未蓋之父
愆仍襲爲便圖遵此術以往雖遠寬幾歲之限更累數
年之民卒恐盪賊無期而漫欲告成於旦暮不亦誕哉
張納言紹先萬厯丙辰鉅鹿人懼嗣昌怒托言字逾格閣不上
壽民復約其語上聞辭不達意遂留中

趙職方光抃

天啟乙丑德化人

時推邊材其出撫密雲總監內

臣鄧希詔失守封疆自有正罪乃縣得奸細梁四供云
希詔嘗受敵駝馬之贈實與敵通黃少參衷赤鞫以爲
信光抃列上之希詔爭辯下鎮撫司悉反原招以爲道
與縣鍛鍊乃逮光抃衷赤及密雲令王應元

崇禎甲戌通州人

云

北兵方深入山永馮撫軍任

萬曆丁未慈谿人

報四王子嘗征

朝鮮中創今瘡發已死輿歸閣部遽以聞已察知其僞
中外笑之任遂解職

北兵以正月望焚王府大驅輜重而北時言敵旣重有

所携必多瞻顧且無必死心利於邀擊然自濟至通莫

敢尾追況截殺乎上嚴旨令無縱出口楊撫軍繩武

崇禎

辛未宜山人

親服戎服執旗立口上指揮發銃破敵敵逡巡

不出尋繇分監內臣孫茂霖所守地脫去人謂孫及部

下皆得重賄凡一人出率予五兩乃不發砲而俾之逸

夫敵亦何懼乃以賄來直將士不敢擊耳茂霖後以縱

敵與鄧希詔駢斬

北兵入犯連破數十城無敢撓者孫總督傳庭

萬厯已未振武

衛人亦云我麾下百戰兵爲流賊望而膽落者遇北兵輒
股栗偶一日與北兵隔河相望我兵詈云吾淫若妻女
北兵大笑驅營中婦女百數十出皆紅紫成羣指與我
兵曰此若輩婦女盡爲人淫反欲淫人耶語未畢以數
十騎浮渡我兵數千皆走如失魂魄蹂踐死者甚衆
崇禎九年八月初北兵入塞陳給諫啟新時派守門有
新安官生楊光先厯階而上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啟新
慚但答一死無益光先曰公以口舌得官旣荷殊恩當
有異報乃憚一死耶拂衣欲出啟新復揖之入室光先
責以先不當受職又責以受職後國計民生兵馬錢糧

四項絕不侃侃直言而今日一疏色衣穿朝明日一疏御街走馬後日一疏護日不敬豈未爲官時天下便有許多可痛哭流涕處一爲官後便人人遷善改過事事革故鼎新天下遂到無一事可言處又曰公一味真方假藥恕已責人尋人小疵搪塞了事異日被上看破討不得個明哲保身思予言晚矣啟新怒甚後如其言上因楊輔嗣昌請勉從欵議然猶欲隱其名會黃翰林道周疏駁中寢及北兵入犯上撫膺歎曰大事幾成爲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於此道周之逮肇此楊司馬嗣昌值北兵交橫羽書填積握豪如夙構俄頃數紙人服其敏但以救郭少司馬鞏

萬曆癸丑遷安人

戊爲姚

給諫思孝所糾遂結怨門戶未免先私仇而後公家之急及夤緣入閣一手握定凡兵部覆疏皆自上自票他閣臣無敢睨視上委任之專如此及北兵入犯五案失機諸臣皆駢首西市嗣昌雖名革職猶眷倚如故劉輔字亮自請督兵至軍中諸將皆不奉約束無如之何於是召諸將前設席拜之激使力戰然驕懦如故蓋總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不能令士卒故也字亮竟獲譴然請纓之首輔褫官而坐嘯之薛輔國觀反扼其吭而奪之席此任事者所以灰心也

山東顏撫軍繼祖未敗時徐都諫耀夢繼祖囚服圻下慘然捉耀手曰奈何又夢吏持一卷前耀揭視觸目戈

戟傷者死者纍纍紙上又揭數頁過旁有人謂耀曰若已免矣未幾繼祖果以失機誅後楊司馬嗣昌薦耀邊才及召對僅平平數言示不能狀蓋有惕於夢也

北兵將攻高唐闔州紳衿惶懼適江西解官以銀至通知州出庫銀並借此項解銀合十萬饋敵因免攻事聞

下刑部州之正佐官無不擬辟時王進士正中

崇禎丁丑宛平

人丁艱里居以知州姻婭過從又主簿同里人朱佳穀

以青衿館穀衙內皆坐不能諫正擬徒得旨云王正中

朱佳穀還着確擬具奏一時堂司罔測遂援教誘人犯

法律以辟擬予疏言之姚輔明恭

萬厯己未
斬水人

不爲票明

止云該部知道後以朝審先後請宥

上悉允之

北兵破蠡縣有劉印妻李氏兵欲逼汚以死拒之被殺
既死猶手護其衣帶不解生員邊逢聖妻劉氏兵欲牽
之坐地寸步不移亦爲兵斫死時李十九歲劉二十歲
云

舊例六垣有差不守科宿科予巡視十庫念同垣中止

同年袁給諫愷

崇禎辛未
聊城人

一人仍舊守科夜有內官捧

紅匣至科乃處決失機督撫監鎮等官者以事係刑垣

云非本科官不授其實六科除兵科外五科皆輪流入

宿以防接本而是晚應輪宿者又戶科辜給諫朝薦

崇禎

戊辰揭也內官覓刑科不得闕甚不得已命書手邀戶

科至而朝薦又未入內官怒以于是日守科遂指名報

越數日奉旨李某爲何不直科着自行回奏予商之愷
愷曰公不應守科但以予回奏若再責予回奏予直指
戶科何疑予曰不然若公指辜辜必重處惟予不應守
科而守但據實認罪或可以勤慎邀有耳是晚草疏明
晨卽上愷與朝薦俱不知也若已置一官於度外矣越
八日旨下竟免究

上處決五案自督撫監軍而下並縣令青衿共三十餘
人卽內官所捧紅匣也旨娓娓數十言皆 上御筆諸
臣爲封疆受過一死何辭然子弟奴僕俱奉旨逐出至
委骸不收數日亦可傷也予晤一同垣先輩云 上初
卽位欲決楊經畧鎬王撫軍化貞

萬厯癸丑諸城人

等閣臣或

言中宮將誕宜少寬 上曰祖宗封疆不能保何有於兒孫遂處決自是督撫失機纍纍駢首矣

張給諫作楫

崇禎戊辰富陽人

爲人朴訥入兵垣後止上三疏

一議罰二議處作楫時顧予歎謂不利如是且停封事耳忽北兵入犯奉旨條陳作楫疏有提兵十萬逗遛不前等語奉旨指名時實無提兵十萬者知不免處遂參高總監起潛縱兵殃民兼爲敵護送輜重並及楊司馬嗣昌 上怒甚塗抹不絕至皇上二字亦加一大叉人謂必廷杖及回話疏上止從重議處一時直聲動內外然初無意建言也

崇禎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諭總督東廠王之心今年火

星逆度兩次爲災猛烈深可驚悼夫刑罰所以誅不仁
緝訪欲得真事苟或加之良善飾虛爲實大犯命官之
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來人情奸者固多讎詐者亦復不
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旗番止許拘人或求親審叮囑
刑官查質真者據實參奏誣者卽時開釋仍將首報之
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拿人私行拷打彼卑官小民以
衙門爲活計惟知嗜利罔有良心是以有錢者放無錢
者方來呈稟所以真者不勝其狼狽誣者卽使放去亦
家財盡矣甚至張冠李戴增多爲多或久禁暗刑或苦
打屈服可惡情狀令人一見輒怒全憑爾心腹近臣以
清嚴作標虛公爲準固不可疏忽偏聽若事果偶誤縱

或上本仍應簡舉改正別衙門偶有平反亦須公聽舊
有平反原衙門無罪之例如堅持人罪偏執已見到底
護短遂非輕視人命非惟有孤任使且損陰功亦不許
因此推諉滋曠溺職戒之戒之特諭此密諭也不發鈔
予爲甯波司李見鄭庶常鄧天啟王戌武進人被參下獄時王
侍御章爲鄧令鄧同邑也語次間極薄鄧予曰慎行孫
宗伯萬厯乙未探花武進人貴邑端人何獨善鄧章曰宗伯喜讀
書左右數人無不飽鄧賄每宗伯閱某書必馳報越數
日往謁凡宗伯帳中之秘鄧皆口誦如流宗伯因大服
不知其陰習也

鄭庶常鄧貪橫惟同年黃翰林道周偏信之予以問鄧

同里之賢者咸曰黃嘗寓鄭家渠皂幃瓦器事事同荆
素每宴坐必入詢母數四或饌或藥皆躬親及黃與眷
屬行鄭又奉母親送煦煦承顏黃太夫人曾謂黃曰爾
事我能如是乎舟發母先辭歸惟鄭不忍別作數日送
一日忽愀然撫胸曰吾心痛必家慈感疾曩恆如此須
臾數僅果以太夫人病告逆倉皇歸或曰彼舟中母亦
假一老嫗爲之及處決旨下猶神色不變徐整衣帽先
拜天次拜二親方就市時監斬盧侍御世濬天啟乙丑
德州人
以他事東行馳騎召之往返幾二十餘里鄭縛市曹待
者踰時慘矣

靳考功光先

天啟乙丑
汾陽人

性刻每奉旨議處各官皆深文

巧詆無幸脫者時人謂吏部中有刑部及鄭庶常鄧處
決責科道不言一概議處光先看語有云皆爲不鳴之
寒蟬孰是指佞之屈軼於是各降級有差次日入朝徐
都諫耀顧同官笑曰何蟬之多

予司李甯波鄭庶常鄧已下獄及奉旨處決猶予署刑
部前一日事耳 上以諸科道不早言俱令同話以六
垣人可盡言不專責刑科垣也時五垣都諫升京卿近
皆憚以爲首處謂疏下刑垣宜刑垣爲首予與同垣袁
給諫愷曰曰若吾二人堅辭是小膽也甯以獨奏自謝
牛後之名亦無以首奏予人附驥之便遂不入五垣疏
另爲一疏皆奉旨議處時先任宋都諫之普

崇禎戊辰
沂州人

係薛輔國觀年姪遂置守制奉差陞任於不問止處現任者予以署篆降二級餘皆分別帶降某侍御以奉差先一日離京遂免議又某侍御以服闋補官方三日遂降二級

予入刑垣見一切廷杖拿送並處決必錦衣衛送駕帖至科俟簽押持去予初謂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歸見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解衣置地予問何待答曰非科簽駕帖則不得杖耳然後知此爲封駁設也今僅作承行耶予召數老書手問封駁云何皆云不知予署篆後見一書手把冊而前請用印予問何冊旁一書手答曰此名史書蓋彙刑部諸招疏送翰林院爲他

日修實錄地也予取閱見中有去取因問把冊書手此誰爲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所答旁一書手曰若輩耳予不得已以口遍耳再三呼方點額曰小人爲政予歎曰彼何知誤收猶可誤遺奈何因命此後鈔送皆聽予手酌未幾予以言謫恐又書手爲政矣

熊總督文燦先撫閩寇鄭芝龍

南安人

張獻忠猾虜也屢

撫不就時少宗伯姚明恭係文燦兒女戚聞予叔嗣京侍御疏糾留中怒曰獨不聞座師姻婭耶明恭湖廣人與楊司馬嗣昌同鄉兩人俱力主文燦說卒致決裂文燦駢首而明恭致政幸哉

田貴妃幼時父弘遇曾攜至揚州寓予表姑閭姓家表

姑母與予語妃性寡言雖酷暑熱食或行烈日中肌無纖汗枕席間皆有香氣予後巡視十庫內官復爲予言往時駕往東西二宮暴行巷中貴妃入乃置蓬覆其上往來無阻無乃祖宗用意良深而後人未可遽變耶又於西宮建一臺置小洞與上同玩月非公事上殿則首不加笄每著衣必日更數色又上所冠平天冠舊時多用瑪青石而間以珠妃則取珠大如彈丸者綴之皆備重價購得冠上石少珠多所以光明炫目田妃之寵周后頗不能容一日妃疏列后過上曰妃可無禮於后耶命罰處某宮半年其實妃不能文上故命爲之以諷止后又量示罰處以存大體耳此亦十

庫內官爲予言者又云凡東西宮對 上言皆自稱女兒

上自田貴妃入宮後凡衣鞋之類悉用南製貴妃母揚州人歲製以進又宮中燈皆以金四周僅竅可通光貴妃命去其一蒙以夾紗 上甚悅命宮中盡易之舊製靡存矣

上一日於宮中聞貴妃竊撫琴疑之問在家師誰貴妃以母授對次日卽召其母入與妃對彈始釋然賜而遣之先朝后妃母罕入宮者惟孝宗張后母金夫人時得入見蓋繼於周而數於田也

田弘遇挾貴妃寵恣行結納一日邀同郡臺省共飲中

堂陳設甚盛酒數巡肉數簋卽止中席後掩門邀予輩
至後堂初以爲酣飲及明燭捲簾則歌姬羅列曲度新
奇達旦方啟戶出後一二風流學士以不簡聞予恥之
不復再往

舊例兵垣非機密邊情不密封間有密封五垣亦得借
觀自楊司馬嗣昌力主欸議恐別垣有言於是先鋤異
己之姚都諫思孝而以沈樞曹迅

崇禎辛未蓬萊人

曾樞曹應

遴

崇禎甲戌寧都人

等前後改入兵科自此科員如屬員一聽

指麾矣或旨竟發兵部或發兵垣轉發別垣無敢窺者
時刑垣與兵垣近予謂兵垣諸公曰昔人謂耳屬於垣
今亦垣獨不許耳屬耶諸公嘿然

張侍御孫振

崇禎戊辰
霍山人

巡按山西爲吳撫軍牲

萬曆癸
丑興化

人所糾逮獄或言欲擬戍恐牲嘖者予曰不然此事曲在孫振彼糾一介執之文宗已誤奈何牽及吳公又欲指無干餉金入吳公罪吳之糾以不得已應耳而況於殺安有君子以怨殺人且殺同鄉者是薄待吳公也其人無以應時徐給諫耀在坐以爭宋潁二公諡與予微隙遂以予私孫振爲言立言之難如此

楊副總戎德政疏請府添設守備縣添設把總且請裁府之通判縣之主簿以其俸薪改給二官另募兵聽練予謂國初止有衛所設官與軍今以積弛不可用已添設流官兵民奈何又增此擾因言德政所謂守備把總

卽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而所謂府州縣之兵亦卽衛所之軍宜勅撫巡道集指揮以下及於應襲等員皆比試槍法擇其力扼虎射飲羽者以當守備把總等官至所謂兵則合軍與軍餘各簡弓馬優長者以補而務精不務多其官止給以通判主簿之柴薪其軍亦稍益以民壯之工食而祿與米銀仍資之衛所原額足矣若不此之務而增官增兵可商有三欲取科於武科旣羅布未充欲搜官於白衣豈鑽營無實則官之可商一也欲聚兵於屯守則雞犬難靜旣恐驚下鄉之蠶魚欲集兵於召募而風鶴忽傳豈盡效當關之虎豹則兵之可商二也欲資餉於司農而三空四盡之餘旣難爲點金之

應欲派餉於閭閻而剗肉敲骨之下豈能爲炊石之供則餉之可商三也夫創一事者計利必兼防害而慮遠乃可善近倘餉猶未裕而遽言募兵則已設之官可以復罷旣聚之兵難以驟散存則駢指割則決痛將奈何臣聞神孫之於聖祖良法也譬如作室者稍加補葺便成輪奐若俯鑒臣議勅部酌行則官卽爲將軍卽爲兵軍糧卽爲餉一舉而三善備矣疏上留中

予署篆時袁同官愷忽入預與予別予驚問故愷袖出一稿示曰已上余閱之言甚激其一言 上不可過寵宗室以魚肉小民其二言 上不宜濫開保舉以混濁仕路其三言 上不宜贅設總監臣以掣諸督撫肘其

四言 上不宜戮辱大臣致罪輕罰重之刑部尙書劉

之鳳身罹重辟中一段有云近上決意興河工同官夏

尙綱

崇禎辛未
大興人

切切言之亦未重譴也諸臣皆不言何

耶末云輔臣薛國觀是忠是佞更望詳察以聽自裁無
令久妨賢路予閱訖舉手賀曰直哉公一身不惜何有
一官越數日竟留中或云上是時已疑國觀故不處
愷國觀聞而銜之每愷具一疏不曰殊屬沽名則曰何
得市恩若 上一改票便加降調耳閣臣休容之度一
時乃爾

袁給諫愷每具疏皆孤行已意時臺省以年例爲劣轉
然非盡公道半鋤異己耳愷忽具疏云凡科道升缺宜

一內一外如舊制不得越次外遷啟排擠異已之路時雖奉旨未允然前輩及瓜者皆爲努目

上於閣臣擬票及刑部諸招問不適意則或抹或叉閣臣必繇淺之深刑部亦由輕之重然上意淵微原未可測乃附會者之過耳聞閣臣遇臺省諸疏微涉逆鱗則以該部知道嘗試若一改票便從嚴時刑部諸司官蓄縮尤甚刻者加一等以防駁巧者留一等以待駁一駁則重再駁則再重甚有假此勒賄動云上意不測者噫律例蕩然矣

上於刑部諸招多駁每繇輕之重然時有繇重之輕者如某氏女已嫁夫夫出不歸復寓母家一奸棍心涎其

艾懇伊母求娶母不允怒甚誘殺母並幼子時母現懷
孕刑部援殺一家三命律擬凌遲上謂以孕作一命

太重命改斬又刑部失陷封疆一案擬道臣李樾天啟壬戌

蘄州人王鳴善辟上命改戍又擬棄城知縣劉貫與迎

賊知縣劉業嶸崇禎丁丑樂安人不時決上命改棄城者爲

秋後其矜慎如此

往例朝審時刑科必具一疏不過故套耳時用法慘急
故予疏有云近見皇上批駁諸招或曰所擬未足蔽
辜或曰還着確擬具奏夫謂所以未足蔽辜是罪浮於
法未可輕出也謂確擬具奏是情未合律非必盡入也
乃讞獄者不能仰體致舉確擬具奏與所擬未足蔽辜

者一概從輕之重誤矣時閣臣見此數語恐拂上意止批該部知道上以朝審大典欲申飭數語又發改票閣臣疑上怒聞擬票末句云李某不必襲陳仍不允始改票云朝審矜慎勅諭已詳着與審各官虛公祇遵以成明允上改朝審爲二審又加勅諭爲十年勅諭其精詳如此

予爲給諫時每逢節慶必在導駕列見上升御座時手足浮動及下座兩臂挺起玉體搖曳黃袍亦蕩漾不止將入御屏必回顧率以爲常

上每閱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科道疏須觀其立意或薦剡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處若

鋪張題面娓娓紙上者借耳無爲所欺也

姚輔明恭致政一詞林作詩贈別內有免爲太廟犧
人哂其言及後薛輔國觀周輔延儒

萬曆癸丑狀元宜興人相繼

賜死人始以其詩爲讖

上好文墨初讀史司禮監內臣多閱史後多延師習時
藝兼務博綜司禮秉筆六人名下各有六人六部兩直
十二省各有專司故閣部臺省訛舛靡不訂正者乃閣
臣多假手深年中書淺學庸流葫蘆依樣一命改票模
揣周張故爲上所輕致無煖席

上感念皇生妣從羣臣請加皇后爲皇太后時予導駕
見上御殿悽愴動容及奉上冊寶以手拭淚潸然不

能止

禮科徐都諫耀長軀多髯聲氣主盟也楊司馬嗣昌忽以邊才薦一日上召耀與楊侍御繩武對殿前繩武吐言如流畫地成圖耀平平數言耳同鄉姚都諫思孝生平尙氣面尤之耀俟思孝退語予曰予書生耳若令披甲發弓實不能而弗自以爲能此予之能也

予同年左給諫懋第

崇禎辛未
萊陽人

忠正士也言太夫人陳

氏喜讀書尤好談節義予時疏開國靖難慘死諸忠請謚太夫人閱之輒擊節稱快其好尙如此後懋第以兵部侍郎使北竟不屈死或得之母教居多

徐都諫耀聲氣自矜然時有委蛇謝冢宰陞

萬曆辛丑
德州人

將起言官多阻之惟耀獨婉解得推予曾密問曰何推
異已耶耀曰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遏而故阻之此
正人君子他日隱憂也不如從而玉成猶昔人所云寬
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耳

吳儀曹昌時爲大行旁若無人舊例每遇考選必同鄉
諸公爲政其視同鄉葛給諫樞

崇禎辛未
丹陽人

等皆藐如也

及考選得禮部愠甚又思攫吏部一席樞言於太宰急
推王大行重

崇禎辛未
沂州人

上聞故三部衙門皆不得

兵科沈給諫迅疏云卽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
匹配增戶口數十萬亦宜量汰等語一時闕然訛傳謂
不日議行於是京城諸尼或易裝越城遠匿村墟皆以

偶僧爲懼聞者莫不傳笑

績溪縣民李世選自稱韓國公李善長

定遠人

十世嫡孫

捧

高皇御筆龍封白云善長賜死後駙馬都尉李祺

善長子

嫡子李盛慶貶績溪爲民卽臨安公主

高皇長女

出也

因主號泣

上前故賜之龍封封面書云勅賜皇親外

孫李盛慶爾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

春爲民依數滿我封此旨到京見主開拆復忠臣勳爵

護國永遠世世不忘劉李徐勳臣保障我爲主收伐陳

友諒

僞漢王

天下俱服十大功勞秋豪無犯洪武二十

三年出給李盛慶收執又封內勅諭末云勳臣善長眾

臣詐稱僞坐胡惟容不曉自犯向後復查豪不干你事

李善長保障開國十大功勞秋豪無犯忠臣與我股肱
心腹你爲國爲民我不忍忘天誓我常怕你先年同劉

基

誠意伯
青田人

一時敗友諒十六萬大兵今你男李棋外孫

福緣已故止存三外孫李盛慶長孫貶罰二百十六春
爲民取復護國准旨到京見主復韓國公收過家資錢
糧數萬國用養老三萬還你開國勳臣勅賜皇親云云
時上辨驗龍封云長字二字臣字爵字相似餘不盡似
又書胡惟庸爲容書祺爲棋且善長之死在洪武二十
三年五月乙卯而此勅又云仲春月故閣臣以爲疑適
錢少宗伯謙益

萬麻庚戌探
花常熟人

出都以所鈔閣中奸黨錄

示宋給諫鳴梧

萬麻已未
沂州人

且云善長之獄已有招妻妾

與火者俱有招實錄猶多諱安得有此故鳴梧疏詆其
偽及下撫按查云盛慶以三歲貶與世選爲善長後俱
實但龍封真偽不可知時熊給諫維典崇禎辛未建昌人先爲
績溪令語予云自下車以來便聞世選爲善長後龍封
相傳已久士大夫及里民俱知非新假者予時爲刑垣
疏請世選方得宥逐然已繫獄十年矣龍封真偽卒莫
能辨惟鄭司寇三俊有批云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
可也此言爲得

沈樞曹迅博學多才與張樞曹若騏崇禎辛未登州人皆以邑

令考選因書帕未周觸楊翰林士聰怒士聰嘗語人曰
某司李冷曹尙以同譜薄致殷勤吾同里同籍乃漠置

耶其糾兩人以此迅尋改兵科楊司馬嗣昌意也獨若
騏不得嗣昌胸中固有優劣觀兩人末節可見

涂侍御必泓在臺日與同年王侍御範

崇禎辛未內江人

爭差

大閱聞於上故範以雲南改浙江必泓以浙江改雲南

往時詞林見前輩皆矩步僂躬每同赴宴非前輩帖邀

則逡巡不敢至迨推知與選氣稍驚一日早朝某詞林

以臂格吳編修偉業

崇禎辛未榜眼太倉人

抑使下其前輩也又

翰林院一送卷官以小事觸怒答三十此官泣訴前輩

云無例沈簡討延嘉

崇禎辛未鄞縣人

笑曰此某四府某太爺

未可以庶常忽視也若答固宜

姚給諫思孝孫給諫晉皆氣高遇考選獨不與陳給諫

啟新互商啟新怒故往者有考選預定之糾而江南考

選知縣陸自嶽

崇禎辛未武進人

遂以訪單書公舉翰林四字

坐謫外及姚孫去國徐都諫耀每事與之商啟新始喜

會江北銓部缺耀不敢坐名以闕置瓶中夾取得張大

行一如

崇禎辛未蕪湖人

思孝深病之其實啟新在座唯唯而

已雖預定亦不糾也

李方伯光春

萬厯丙辰樂清人

破例推僉院御史中有昔爲巡

按曾疏薦光春而今作屬員者光春心歉每御史來謁

俱往答非體也 上廉知不旬月罷

上每於科道升京卿必詰是邊才與否予在刑垣時見

同官數人皆借邊才二字鋪張數語遂蒙欽點然京卿

外遷巡撫者重則獄輕亦帶降惟留內不數年便至部
堂如山東顏撫軍繼祖本舊科臣以失機誅又如江西
解撫軍學龍萬厯癸丑興化人亦舊科臣以錢糧帶降不遷者
九載又如徐都諫耀力辭邊才不二年便以少卿轉僉
都比比皆然上亦不能察也

戴璽丞澳

萬厯癸丑奉化人

居鄉貪橫後以京卿陪推巡撫澳

念先陪後正可翹足待非有以中上所喜恐不點時

懲貪最嚴遂疏陳貪利爲害上命指名具奏倉卒無以

應再四追詰不得已遂參及嘉興司李文德翼

崇禎甲戌德化

人平遙令王疑命

崇禎辛未呈貢人

德翼素有文名而疑命則

舊李福州以強項降補聞兩人單款皆臨期丐取沈給

諫迅不平疏駁之未幾下澳鎮撫司拷訊或曰吳儀曹
昌時與德翼鄉試同門頗有力然亦自取也

故李侍御應昇

萬厯丙辰江陰人

之舅蔡士順自號東林鄉人

著尙論錄凡列聲氣二百餘人書賈攜數十部至京時
禮科徐都諫耀克己有名恐爲異己所構遂以重價盡
市之秘不出刊者固好事而市者亦小膽古有上書恥
不與黨者獨何人也

陳司馬新甲

四川舉人

入都風埃四塞黃霧酸鼻見者以爲

不祥後卒棄市

孫罔丞三杰先爲吏科以連參溫輔體仁

萬厯戊戌烏程人被

謫轉今官時薛輔國觀日與東林諸公搆而劉都諫安

行萬麻已未襄陽人

曾先任禮垣國觀都而安行左也國觀往

閱卷曾駁舉人曹某卷數語將題參安行以伊婿故力解於是三杰疏發其事謂安行以屬處則國觀當以受屬處耳上見疏命取原卷進止下安行獄而以國觀先駁置不問未幾三杰以他事爲同里所牽國觀亦挾忿屢駁竟鬱鬱卒於官

王給諫文企

崇禎戊辰江夏人

先以庶常散甫得報卽丁艱歸

及服闋補官首以民窮財盡言奉旨降調一生止一疏上憂國用不足發萬厯中所儲遼參出外貿易予時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堅而味永與他參迥異惟吳儀曹昌時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聞此番貿參獲可數萬金

蔡少司空國用

萬曆庚戌金谿人

以會推閣員不與心怏怏及

召對言曰近來黨比成風國家大事皆為數人把持耳

聲色俱激上默然既退馮給諫元飈與予言曰彼欲

以此激上為點用地耳今上無言氣折矣越數日竟

入閣

范廷尉復粹

萬曆己未橫縣人

與予比鄰不數日大拜予往謁

見其中庭置案奉佛像晨昏跪拜而已時張輔四知

天啟

王戊費縣人

與蔡輔國用皆庸予與同年申銓曹佳胤

崇禎辛未

永年人後殉國順治九年改葬愍曰若輩縱不能益國或不至

害人耳佳胤曰不然彼無識又無力聞所票擬或駁則

心手俱戰極力附會恐庸之害甚於忤也果然

傅司馬宗龍

萬厯丁未
昆明人

初入見諂諂以民窮財盡爲言

云飽不可加兵不可增

上初云卿言是時宗龍指天

畫地言愈力

上始不悅語宗龍曰卿但當料理寇敵

耳既退語閣臣曰宗龍所言半言官唾餘何也自此兵
部諸疏無一俞者未幾下獄

刑科葛給諫樞曾具條陳疏有自禮樂工虞以及水旱
盜賊邊兵之議增議汰京餉之額出額入遠而治亂興
亡近而得失善敗無一非輔臣啟沃則無一非輔臣職
掌等語 上加大圈十九命閣臣票進遂以說得是擬
樞見疏喜予曰公禍自此始矣未幾疏陳邊務批葛某
不諳未幾疏救劉司寇之鳳周郡伯光夏

天啟乙丑
杞縣人又

批葛某市恩再發改票遂降調一時閣臣以私怨處人若此

仙居過邑侯周謀

崇禎戊辰
新城人

熊銓曹文舉

崇禎辛未
新建人

鄉也曾遣二僕入都求遷宿娼家酒後洩言爲廠役緝獲其與文舉一稟云所送尊翁宅者乃王者雖必有名世者之數也又云敝座師首揆處業有善意東廠以聞薛輔國觀甚不悅時馮少常元颺奉差同籍其保舉邑令秦姓者亦以書禮饋被劾緝獲吳儀曹昌時歛金親友力解乃息國觀密以聞於是閣廠水火而昌時自爲大行卽樹東林幟及考選時見上於部擬各銜多所改定諸閣臣頗得操議於是又托國觀私人拜爲門生

然國觀疑其狡獪弗信也卒改科爲部仇隙日深國觀
剛愎夙與東林爲難然不聞有貪穢聲月前昌時忽語
人曰國觀輩必敗吾已於厥衛處張四面網矣國觀等
知之然無如之何不數月果敗予曾詢錢主政位坤

崇禎

辛未長
洲人

云有之但視吏部升一美官昌時必以小紙報

東廠云國觀得銀若干廠皆以聞他日賜死追贓本此
甄司寇淑性刻及代劉司寇之鳳爲尙書愈深文每語
司官云但將應擬杖者擬徒應擬徒者擬戍應擬戍者
擬辟則可不駁故一時諸司官無不以殘刻爲事自安
之道在人之死豈聖世所宜見耶

雲南二將張銓彭大道以失機先經撫臣擬戍及事下

刑部甄司寇淑改辟俞之時中關兵部楊司馬嗣昌仍擬戍亦俞之予心語曰此正可借題洗發使上知法官深文如是又使在下知上無意深文如是也故疏云此一事也而忽輕忽重非兵部縱則刑部苛臣爲此一事言而實不止爲此一事言淑見疏怒欲是兵部則已爲失入當引罪欲是已則兵部爲失出亦當引罪時嗣昌以部臣兼閣臣銜遂不敢言而止恨予刺骨矣

傳司馬宗龍以復疏拂上意下獄入門卽索錢及行至天下太平一門錢盡監門者閉不使入宗龍徬徨門外俟續取錢至方入又原任謝少司馬啟光

萬曆丁未下
章邱人

獄爲牢頭索詐不遂被擊數掌予時以久旱疏請寬刑

且列二事於疏末有言不知提牢官所司何事而致令

獄吏之貴移爲牢頭之橫等語時提牢官宋秋曹翼明

崇禎甲戌
山東人

薛輔國觀門生許秋曹璟

崇禎戊辰
莆田人

姚輔明

恭門生也不悅責予以不得暗有把持不過謂上所惡者把持一改票卽處耳幸不改票遂蓄怒不已偶一日上召甄司寇淑至語曰若司官賣法爾部卽參處淑承旨又曰若他官把持爾部亦參處淑不對退時明恭係淑同鄉又挾恨從後呼淑曰命公參把持者不承旨爲何於是明恭主議於上兩提牢官傳語於下此淑劾予一疏所由來也閣臣批云明係暗有把持姑着回將話來一二同志見旨嚴憂不測予草疏訖慨然曰吾不受

賂又不徇情雖人非徐有功而言則其言欲同人於生而自陷於死無此天道也況又有聖明可恃耶旨下僅命議處吏部復降二級照舊竟改爲降一級調用閤臣意也

甄司寇淑疏下或勸予托人兩解予笑曰甯敗吾官耳彼險且狃若以求解上聞吾氣節墮地矣又郭侍御景昌素惡淑出其數十單欵授予欲予入告予曰吾爲諫官時卽對天自誓止就事論事從不開人單欵蓋恐諫官疏下必播之海內若以莫須有之事玷人名節無論足公難於自容獨不爲他人之孝子慈孫地乎初誓固在豈以新怨改且有言不先而待淑操戈方言若聖明

反詰將何辭對卒不上

予自入刑垣見厰衛暨刑部日事苛殺或上聞取數事及於寬政則錄置案頭入之疏內以賡颺當開導是歲

元旦朝賀罷戴給諫明說

崇禎辛未
滄州人

執予手曰若今歲

冊封矣予曰不然近擬寬刑數疏將次第奏恐未聳聖聽先觸時忌已不能待耳又王給諫文企以極陳催科之害謫予往謁別且曰公以薄稅歛請予又將以省刑罰請徐之公先我繼耳果如言

予降調後金同丞光辰

崇禎戊辰
全椒人

爲予言往伊爲侍御

時每同官以言謫則共製錦帳不稱慰稱賀又胡編修

守恆語予云往吳給諫家周

天啟乙丑
歙縣人

以劾溫輔體仁

聲之言者孫給諫晉也往謁蒼頭與主人皆努
目視予聞而笑曰兩公言往事吾言近事近葛給諫樞
被謫有謂渠太癡徒拋却好官者今予又謫矣彼固無
帳相賀想當代予努目耳夫公論鬱於上則清議明於
下今兩者俱無世道憂也二公太息退

予奉旨謫外門可設羅惟劉翰林理順

崇禎甲戌杞縣人後殉國難諡

文正國朝順治九年改諡文烈

從未識荆獨命騎顧予且袖扇贈有

詩曰丰采追儀鳳好生矢拜颺中心如皎日世事付黃
梁湖上峯巒遠天邊雨露長宣公祠宇下相對且飛觴
時予謫補浙幕故也又語人曰吾讀彼數疏猶知逆鱗
耳劉公甲戌狀元杞縣人爲同袍二十八年所居止茅

屋其子以庚午登賢書偶關說一事遂撻其子而返其

物及中鼎元鄉人扁其門曰天從人願後殉闖賊難

子同年喬侍御可聘

崇禎辛未寶應人

巡浙歸夢吾邑魏少司

馬應嘉

萬曆甲辰興化人

書耆英會其一自書其二吳少司馬

牲其三姚都諫思孝其四喬其五子皆同郡人也時應

嘉與牲致政惟予三人現在未幾思孝與可聘俱謫又

未幾予亦謫同時徐都諫耀顧給諫國寶

天啟王戌通州人亦

同郡人也餞予城外慨然曰兩弟嗣歸耳予笑曰弗憂

喬公夢中無二公尋皆卒於京惟予輩五人家居

傳同少永淳

天啟王戌靈壽人

先巡按陝西劾予叔撫軍喬

天

己未興化人

遣戍及予給諫命下對人言輒憐憫首謁予於

宅者卽永淳也王少司馬道直

天啟壬戌旌德人

晤子言傳司

馬宗龍入獄爲牢頭所詐予據以入告後以此疏爲甄
司寇淑反噬奉嚴旨回話道直又惴惴托人言於予求
同話疏無牽及未數年道直總憲而永淳冢宰乃知爲
大官者必須小膽

凡御史至會極門上疏必贈收本官銀三錢六科則無
惟裏疏大紙四張而已黃翰林道周上三疏一言楊嗣
昌不當奪情入閣一言方一藻

天啟壬戌歙縣人

撫北事與俺

答不同一言不必又起復陳新甲爲宣大總督其言一
藻與新甲兩疏俱在未枚卜之先五月間已繕完命班
役投會極門班役以道周方在枚卜望其萬一起用則

已卽爲中堂班役又知此疏一上必忤旨不用乃架言
會極門中貴索銀八兩道周無以應至枚卜旣下班役
絕望乃並投三疏故上詰道周當用新甲時何不卽言
直待枚卜不用乃言明係挾私道周亦不能對至召對
後語人曰都是幾個班役把朝廷大事悞了

予同籍屠翰林象美

崇禎辛未
平湖人

有婢紅葉因內妬箠死

或曰以不謹死瘞之郊忽甦呼聲聞於外發視則活錦
衣衛勒象美賄不得奏聞尋冠帶閒住時予以言譏同
辭朝人嘲之曰李給諫風節屠翰林風流

金同丞光辰與予別切齒曰司寇毒惡乃爾可計傾也
予曰彼以計傾我我亦以計傾彼相當耳出爾反爾先

賢格言曾見周興來俊臣輩終爲牖下老平弟非徐有
功之官而實有功之言今歸矣行坐觀其敗不數月果
爲厥緝云受錢霖賄下詔獄此淑攻予一事也當淑入
獄時聞獄中紳民皆欲痛擊葉主政國華時提牢恐其
致斃乃以獄官房處之命諸囚無得近猶詬詈數日然
受賄者實其子也淑刻而不貪

萬厯間諸諫官以藩幕謫者抵任卽歸以待內遷然初
謁院道猶用手本冠以舊銜而列今銜於後院道皆辭

不見徐乃往拜以素服迎用主賓禮惟項詞林煜

天啟乙丑

吳縣人

謫浙幕獨持書投帖仍大字院道反往拜葛給諫

樞遂踵爲故事獨予以爲自尊固體非所以共君命也

欲仍如前會丁內艱不行

三垣筆記上

三垣筆記上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上命楊輔嗣昌督師討張獻忠親作詩餞之云鹽梅今
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靜還期教
養遂民生其屬望嗣昌若此初敗張獻忠於瑪瑙山幾
獲已竄入蜀復襲破襄陽事遂大壞未幾嗣昌憤怛死
或曰飲酖也

凡六垣上陵歸必送同垣棗栗等四種又冊封同必各
送青布一疋猶有簡朴古風

凡按院出巡用精微批先送刑科簽押於直隸巡按監

察御史某准此則用硃筆大直如按院直推知法於批
後又書候同還日繳五大字送中官用印予曾顧同垣
笑曰我輩下筆如此縱放若上入宮見必怒矣一日果
命中官至垣詰責因告以舊例取歷年所繳批進覽次
日發出亦莫稽其故也大約科臣簽押疑代皇后爲之
者

內臣劉若愚先爲霍給諫維華

萬曆丁丑東光人

楊侍御維垣

萬曆丙辰文登人

所糾擬絞繫獄予於朝審時猶及見之獄中

所著酌中志畧敘次大內規制井井而所紀客氏魏忠
賢驕橫狀亦淋漓盡致其爲史家必採無疑然以如此
博洽宏才而迫於太監李永貞喚召又知永貞必敗而

不能見幾托病以去致自罹網羅可歎也後竟斃於獄
姚都諫思孝主持聲氣及以謫出國門送者傾都應接
不暇不二月予亦以謫行送者寂然也止同郡顧給諫
國寶姚都諫耀一至飲數盃卽行孤立無倚者喧寂迥
異乃爾豈知他日同列名賜環而獨蒙欽點者乃予也
予讀滇志載洪武間傅天錫厯官郡守以謫滇遂家於
滇爲傅穎公友德後名山藏史概皆因之及予給諫刑
科晤傅司馬宗龍問公信穎公後否宗龍但云上世傳
聞如是耳因憶楊學士慎正德辛未狀元新都人傳內謂某方伯
將聘修滇志而因鄉士大夫有欲冒嗣友德以覬世爵
者慎不可遂去其言良有指也宗龍卽天錫元孫其曾

祖良弼嘉靖時給諫與慎同時欲冒嗣以覲世爵者必指此

崇禎十二年己卯上召對候考選諸推知於中左門命先將吏部所試奏疏大意各奏其概韓城左邑侯懋第所奏未詳已奏次員職名復命懋第再奏及諸臣各奏訖復出御題就試階下又命中使設冰水一甕於側內貯四竹筒少頃命中使移諸臣試桌東廊下以避日色其曲體若此後御定懋第爲第一授戶科給事中懋第與御定之劉狀元理順俱先後死難亦佳話也

三垣筆記上

三垣筆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予於崇禎十五年五月得環召報初不解所以繼得汪
簡討偉書乃知上從張侍郎肯堂天啟乙丑華亭人言錄謫降
諸臣而吏部以名聞者十八人復命取諸臣去國原疏
與閣臣面議或指及某某則曰此喜事者故止點四人
復職而予與焉此偉書語也雖濟濟名賢實不止此然
蒙恩者再矣

予同邑內中九十六名者二人一魏少司馬應嘉一予
也俱司李又俱給諫又俱刑科及予被謫歸晤應嘉於

里乃知往年謫官時所補爲浙江布政司照磨而予亦
此地此官也後賜環補吏科無不同者又予降調前一
日夢口誦二句云古木陰雲裏時時見月明至是與陰
給諫同賜環又同守制所謂古木者或取風木興悲義
若陰雲見月則與陰同環召耳異哉

予起補吏科不數日卽聞邊警以主恩深重冒險北上

行至淮安方遇予師倪少司馬元璐周儀曹鑣

崇禎戊辰金壇

人方中丞孔炤

萬曆丙辰桐城人

等議同行一日聞吳儀曹昌

時改文選正郎倪愀然曰恐非其福又聞廖給諫國遴

楊給諫枝起

崇禎甲戌金山人

爲孫侍御鳳毛

崇禎庚辰萊陽人

所糾

相顧太息謂鳳毛不知何所憑藉輒排擠善類豈知有

不然者

予與倪少司馬元璐

天啟壬戌上虞人後殉難諡文正

寓淮有客獻議

謂開登州某路以通漕運可省貼腳銀二百萬兩倪以爲奇於召對及之不一月卽改戶部尙書上意欲節此費耳後予詢前後巡漕諸公僉云貼腳無幾客妄言也予行至濟寧與河道黃總督希憲天啟乙丑原名金貴分宜人晤希憲故應撫坐次間言首揆必敗予愕問故希憲云往在江南時見首揆弟名正儀今爲新同袍者每得乃兄手書卽遍示親知招搖納賄又云差役自長安來見首揆門如市朝廷耳目廣終以此敗耳首揆者予師周輔延儒也

予與倪少司馬元璐行抵濟寧忽飛騎傳北兵至城中如沸婦女啼號載道諸公皆惶惑欲遁倪走書約予矢不他移且擬次日與周儀曹鏹錢寺簿位坤同登城犒兵諸公慚而止又行至一小堡值北兵攻某城砲聲甚逼諸公又惶惑欲遁倪曰吾當以死守堡耳次日方徐徐登道時與北兵雖分道然相去僅三十里一橫衝便至倪不懼也

予過德州與同鄉雷僉憲續祚

崇禎壬午特用榜太湖人晤續祚乙

榜剛愎時范督志完

崇禎辛未歸德人

尾北兵德州兵橫甚不

殺賊殺良又行牌仰道續祚以非所轄怒抗不令入城未幾疏糾有憑藉大力等語蓋暗指周輔延儒也時周

猶荷眷顧責令指實回奏續祚遷延未上予問故續祚
曰未見部咨到予曰見邸報卽是何必部咨續祚不能
答

予與倪少司馬元璐行至雄縣傳聞北兵彌近周儀曹
鑣錢寺簿位坤決意不行諸僕皆止予予曰倪吾師也
背師獨生不可遂聯輿行行二日有傳倪與予皆陷身
北兵者眾咸懊歎惟鑣撫掌大笑曰前行者竟何如時
位坤與同行諸公皆以此薄之

予與倪少司馬元璐行過涿州忽馮舊輔銓

萬厯癸丑涿州人

以飛騎至邀回州款語半日方旋予問倪曰馮何言倪
曰惟言不敢與聲氣左耳

予入吏垣始與吳都諫麟徵

天啟壬戌海鹽人

晤語次間詢廖

楊兩給諫被糾狀吳云兩人自入戶垣從不守科發鈔
非匍匐政府則奔走吏部以除奸扶正爲名賣官納賄
爲實耳予方知孫侍御鳳毛之糾非過也楊給諫枝起
與吳銓曹昌時兒女戚也昌時納仁和令吳培昌多金
以雁行呼謀引至黃門而枝起怒其賄不及已遂唆甯
侍御承勳糾之卽枝起所草疏也昌時聞而大恨知陳
中書龍正與枝起交故亦百計相傾以闡事牽致龍正
坐謫時枝起與廖給諫國遴曹侍御溶崇禎丁丑秀水人等皆
以考選一事干周輔延儒不遂怒欲返戈延儒事尋洩
此孫侍御鳳毛糾疏所自來也聞洩國遴等謀於延儒

者乃馬給諫嘉植而洩枝起言於昌時者又徐侍御殿

臣

崇禎甲戌
鄞縣人

一時貪橫變詐氣習殊可想見

孫侍御鳳毛糾廖楊疏以密封下予取視疏言國遴枝
起宜糾且謂鳳毛密封亦不可訓及晤左給諫懋第方
知鳳毛本露章上自密封發科耳予詢衙門前輩云密
封之起由前宋給諫權天啟乙丑
商邱人始時顏都諫繼祖深
非之例轉本此

予抵京後韓給諫如愈

崇禎辛未
興化人

與予言每過吳輔牲

寓吳儀曹昌時必在又姓過昌時寓亦留連竟日率以

爲常

舊例吏部繇別部調者不過主政天啟時趙彖宰南星

萬厓甲戌
高邑人

在部始調兵部鄒員外維璉

萬厓丁未
新昌人

於吏

部時猶大闕若以禮部正郎調吏部文選司正郎則又
自吳昌時始予邑吳輔牲與密諷之曰聞文選司一官
必起家久任後輩無先者公或以稽勲驗封帶管文選
何如昌時正色曰天子欲爲天下得人故特簡一文選
況目前銓部諸君皆予手援彼後輩也未幾竟敗
上一日語周輔延儒等曰往例巡按出皆微服訪民間
近高牙大纛氣凌巡撫且衙門前後皆啟竇通賄每奉
差竣富可敵國宜重懲以警時予叔侍郎嗣京福建巡
按也與周輔延儒疎又吳輔牲同里至戚吳銓曹昌時
以牲督師有離心故藉口上所指者嗣京欲重處以媚

延儒時鄭象宰三俊議轉年例亦堅不從也毛僉憲士

龍

萬厯癸丑
宜興人

之糾緣此

吳銓曹昌時既破格調思以奇策堅上意且籍制臺省
口春季例轉皆自己出吏科吳都諫麟徵掌河南道祁
侍御彪佳天啟壬戌
山陰人並未商也科五道十幾兩倍舊額

蓋因上疑臺省橫屢旨申飭且恐他日有指摘則以例
轉挾忿爲言耳時浙江同鄉諸公集議本省新吏部昌
時麟徵彪佳皆往咸努目視惟向侍御北
崇禎甲戌
慈谿人詰
諄尤力幾飽以拳

吳銓曹昌時欲破格外轉科道謂吳輔牲曰惟此一着
可爲鄭太宰三俊結知主上牲曰不然大臣以休容爲

度當保全言路子甫入而破格行之若此端一開後此
不肖者驅逐言官必借鄭公爲口實恐忠良之士亦皆
寒心昌時不從姓復言之鄭冢宰三俊三俊然之後以
昌時意堅僅留二人餘皆外轉然昌時計甚巧皆擇其
平平者充之中情怯耳惡傷其類人有同情故一時眾
口交沸識者皆曰昌時之禍從此始矣

蔣內閣德璟

天啟壬戌
晉江人

語操閩音不甚辨然博學其談

古事則述二十一史如黃河瀉水至於叢殘小記無不
畢憶其談近事則十三陵之跡五府六部之故實與九
關十二鎮兵馬錢穀新故之數無不手畫而口數也又
嘗一日應閣中二十餘誥勅皆立就文極典核同事駭

歎

舊例六垣例轉皆聽吏科都爲政五科都唯唯而已左右散以下皆不得聞自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等入始雌黃先輩謂某堪某不堪及吳吏曹昌時越額例轉人疑有所授吳都諫麟徵語予曰皆廖楊所爲時兩人已下獄予驚問故麟徵曰此皆伊素所雌黃指爲不堪者耳

予與吳都諫麟徵同任吏垣會密詢云吳公正人自負公何嫌麟徵曰彼非獨予同鄉且門人之門人也然實鄙薄其所爲如嘉興府王太守某子公祖也聞以二千金托竟攫入私囊及將掛察典伊蒼頭惶急致貸金長

安爲彌縫計又海鹽令劉某子邑父母也誘伊數萬金
入已托言謀佳缺然卽其房師處亦不爲通訊今羅察
典束裝無資特爲昌時貪耳舉二事餘可例推矣又曰
公如不信可詢貴鄉光公光名時亭崇禎甲戌桐城人海鹽令
房師也予後晤時亭不述麟徵言但云貴門人劉某曾
相候否時亭曰無方知麟徵言不謬初劉某入闈昌時
以其子密托之劉某恐後爲己累以藍筆重加圈點而
以墨筆抹托言大主司吳翰林國華崇禎甲戌榜眼宜興人所爲
已詢之國華非也故恨若王某則以五百金饋不稱昌
時意耳此又何樞曹剛所言也

吳都諫麟徵爲予言昌時居里時凡公祖父母皆執贄

稱門下士彼義冠博帶此方巾短袍延送至中門止蓋以師道自居也有強項不執贄者卽於上臺處媒孽故無不望風而靡

予爲刑垣時見言路諸公以頻過閣臣爲愧至此番獨不然每清晨過閣臣門馬扇重沓非某科亦某道周輔延儒喜軟美故多媚予吳輔牲尙聲氣故間出僞士惟蔣輔德璟有才名喜掖後進知名士多附焉予與沈給諫廕培崇禎辛未歸安人往謁見座無虛席止立談中門飲茶堦下而退予上馬顧問廕培曰何例廕培笑曰新例也予族兄沛諸生興化人國朝徵賢良方正不就同邑吳輔牲甥也予賜環北行語予曰弟行矣何以益吾舅予曰但不爲累兄曰

何累予曰不肖者貪利則假同邑相公以招搖賢者好名則假同邑相公以標榜皆累也及抵京聞周吳二閣臣處人競挑激時韓給諫如愈予同邑同籍也入謁蹙眉曰吾輩一門人一同里兩姑難爲婦若何予曰非公事不見亦非公服不見耳如愈首肯故予二人遊二輔間獨免於評論

韓給諫如愈起家單門然爲令清及居言路亦孤立無附時江南北閣臣一座師一同里皆不暱也予登堂謁見大書一對曰見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腳跟不着東西方爲君子予爲揭去曰予與公刻心可耳何必對也予與韓給諫如愈每謁吳輔牲則曹給諫良直

崇禎丁丑汾陽

人龔給諫鼎孳

崇禎甲戌合肥人

必先而坐話畢偕行行至塔

下良直必曲躬辭送曰門生不敢鼎孳曰予陪率以爲常然兩公皆險刻每遇早朝則自大僚以至臺諫咸嘖嘖附耳或曰曹糾某某或曰龔糾某某皆畏之如虎兩人與甞密人有以此併疑甞者

龔給諫鼎孳曰趨吳輔甞門江南諸人嘖嘖疑其搆周輔延儒隙甞一日語予曰龔故非江北人所用先未考選時委身江南與周仲璉崇禎甲戌長興人誓不相負故介紹首揆以黃門擢耳旣列黃門見江北風價稍高故回面就此

傅給諫振鐸

崇禎丁丑題名碑作金谿人

臨川人曾具疏云凡招權

納賄言清而行濁者雖曰講門戶日附聲氣而亦真小人也凡不招權不納賄品高而名闇者雖門戶無講聲氣無附而亦真君子也時龔給諫鼎孳面詆其非遂相聞一日鼎孳言及逆案振鐸佯曰能相示否鼎孳出諸袖振鐸故指龔孳肅萬麻丙辰合肥人問曰若爲誰鼎孳曰予嫡伯也最無行振鐸一笑

曹給諫良直龔給諫鼎孳居言路日事羅織予每騎過二人寓見有扇倚門問之必彼此過從也偶一日往謁鼎孳門者固拒予指曹扇詰之遂入時鼎孳尙未櫛沐與良直同話內室不得已邀予進予微諷曰言官難兩人問曰何難予曰言有言之流弊如謫官杖獄皆言官

本分惟以一疏故而或云指示或云附和推戴致君父
疑而察案構此流弊也又曰往予初入刑垣言事甚銳
獨同鄉金公光辰語予云天下好事不是一人做盡予
初疑及以寬刑數疏奉嚴旨他無所念惟念老母在堂
恐貽慈憂方歎金公言不誤耳兩人知予諷彼不悅然
以予與吳輔牲同里故不敢侵

熊司副開元

天啟乙丑
嘉魚人

故給諫也往因周給諫瑞豹

天啟

壬戌秀
水人

作令時以某項錢糧未完先出已貲代納故得

與考選已事發奉旨議處時周輔延儒以瑞豹其門人
力救且言如瑞豹比者甚多故牽及開元亦坐謫至是
欲求賜環又以非建言不得心愈恨糾延儒一疏實孫

廷尉晉意授人疑晉欲吳輔牲爲首揆故有此疏然疏中所指皆藥石也未幾晉出爲宣大總督

熊司副開元請對意在攻周輔延儒故請屏人諸臣請退皆允之惟延儒等請退則諭止之故開元不能暢所欲言上命開元具本蓋欲其直發延儒之過延儒心疑壬寅銓曹昌時至開元寓故開元疏中所言半爲昌時勒刪上怒謂其陰陽兩可幾欲置之死

駱金吾養性楚人周輔延儒特用也吳輔牲以序不應及獨謂不可一日召對言及各衙門弊竇多端牲言錦衣衛尤甚衛役冗雜宜加清釐近有疏及者已擬旨兵部察奏如實當賜處分延儒亦言近日緹騎奉差逮人

需嚇尤橫卽途遠撫按拿解可也不必又遣緹綺上然

之養性不悅適熊司副開元姜給諫塚

崇禎辛未萊陽人

廷杖

旨下養性密語同鄉廖給諫國遴曰有密旨置兩人死予不奉詔國遴以告曹給諫良直良直卽草疏入告謂無此旨養性不宜謗君有此旨養性不宜自詡疏上以爲必勝然竟留中自此恨良直入骨又以良直與甞密故并疑甞

曹給諫良直疏既上久留中不發一日召駱金吾養性至以疏示之養性飾辭對遂解不知其所飾何辭也然亦無意殺熊司副開元矣已再訊開元遂盡舉閣臣私語以對大約皆指周輔延儒守不潔而吳銓曹昌時所

言亦俱入疏內疏上發閣使延儒知之其意可知矣此他日所以死也時吳輔牲勸延儒宜自引咎而請釋言者延儒不能從

孫廷尉晉先在言路以聲氣自雄然爲人圓巧善於迎時及總督宣大予謁之城外見其身着兜鍪忸怩作書生面目聞處江南江北兩輔間頗有趨忤故出之若之何以封疆爲戲也至宋納言學顯

崇禎戊辰吳縣人

所舉邊才

乃同里錢位坤位坤故南職方郎風流場中豈有折衝耶邊事安得不壞

成樞曹德

崇禎辛未霍州人後殉國難諡忠毅

國朝改介愍

寓江南每昌言於

人曰周老師大錯忽一日風聞長安言與馬翰林世奇

王銓曹重謀疏糾周輔延儒并及周儀曹仲璉仲璉逢人垂泣愬其羽翼正人功已知訛也人皆哂之

周儀曹仲璉

崇禎甲戌長興人

與周輔延儒密自稱猶子每致

書於人曰曰輔叔與昔之無賴曹欽程

萬厯己未彭澤人

呼馮

輔銓爲家師同然無螫手人鮮怨者一日有給事往晤仲璉周儀曹鑣適至給事遜坐仲璉遽曰舍弟給事笑曰若令弟則僭坐矣

鄭冢宰三俊以聲氣與周儀曹鑣密每入見非竟日不

出揭陽令張明弼

崇禎丁丑金壇人

鑣母舅又師也撫按交薦

三俊獨欲處之曰吾有腹肚單又原任封邱令曹宗璠

崇禎辛未金壇人

鑣婦兄先以銀六兩餉邑紳邊刑曹之靖

萬厯

已未封邱人
先令興化

爲厥緝禁錮具疏求雪久擱不復人皆謂

鑣所爲予不信曹張出鑣手書保扎以示先諄諄引咎

後云此後患難功名皆鑣躬任且有同邑諸公花押而

吳廷尉履中

天啟乙丑
金壇人

列名焉時鑣爲韓給諫如愈所

糾恐兩人乘機出疏故也是耶非耶

鄭太宰三俊素有清望予疏中曾及之及爲冢宰誤任

吳選郎昌時用舍一憑指授而周儀曹鑣亦與故韓給

諫如愈糾鑣并尤三俊偏聽然前糾昌時者吳都諫麟

徵祁侍御彪佳後皆殉國乃一二偏袒羣王猶目麟徵

等排擠正人信哉朋黨之能亡人國也

吏科章都諫正宸

崇禎辛未
會稽人

以罪行上慎重其代周輔

延儒舉在籍吳給諫麟徵對遂用之初延儒以己與麟

徵俱先後出張中丞延登

萬厯壬辰章邱人

門故力行推挽及

麟徵抵任落落難合謁見甚稀一日往見延置上坐敘
同門交謂曰吾以言路第一要任屬公知否麟徵曰公
不審某不肖願申公誼以報私恩延儒不悅及欲復馮
輔銓冠帶麟徵謂非大賢殊亦不宜輕改成憲又延儒
曾因會議首舉一曹郎姓氏詢百官皆許其當麟徵復
有言自此與延儒隙矣

上以邊寇交熾與周輔延儒議南遷命無洩傳聞懿安

天啟后張氏

皇后語周后云此周延儒誤皇叔也宗廟陵寢

在此遷安往且歷言周短周后

崇禎后

以聞上大怒遣宦

者往詢索傳語者懿安堅諱上堅請迫欲自縊不得已
乃遣周代征蓋觀其後也一云賂金吾養性重賄周后
父奎故后言之未知孰是

周輔延儒出征邀方給諫士亮

崇禎辛未
歙縣人

從行與予皆

門人也時周門客猥雜予語之曰凡觀人當於其骨今
日顧指他年下石無兩人也若非門生須不屢邀不往
若門生亦不邀不往方可信耳軍中暇時幸及此然已
無及

周輔延儒出征時識者知上意疑之必有朝行夕伺者

及至軍中用劉總兵澤清

東平伯

爲中軍官諸大將及偏

裨奔走如蝟猶居長安時內官密以聞上始大疑

癸未正月二日大風晝晦次晨稍霽又三日午後傳各殿脊煙起疑有火災諸閣臣出視見各殿及門脊上冉冉若炊煙而微淡久之乃息亦異云

崇禎癸未三月湖廣塘報李自成

米脂人

攻陷襄陽承天

失守上召對隕涕諭吳輔牲曰卿向歷巖疆可往湖廣督師以圖恢復牲請發勁兵假便宜以往命條奏來看牲疏言李賊蹂踐兩河聚眾數十萬我兵怯弱未敢一矢加遺總鎮左良玉退避漢陽不肯用命殺賊而乘亂肆掠臣此行必得精兵三萬與敢戰之將統之南征方可恢復承襄掃清陵園南京豐芒重地恐賊窺伺亦當兼顧而兩河則責秦督孫傳庭出師南北夾勦疏入不

下牲請面對上御文昭閣召入諭以所需多兵難以猝
集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守牲奏左良玉跋扈近閣部督
師九檄徵兵一旅不發又河南總督羸卒數千僅充輿
從臣卽憑藉國靈不過仍如閣部而良玉退據江漢更
有甚於河南若臣督領戰將自統精兵進可追勦勦寇
退可駕御驕帥若僅張空拳節制不行徒損威重耳南
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敢不兼顧非退守也時
陳輔演天啟壬戌
井研人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牲言
臣之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使臣出而仰面強鎮束手
待賊然後呼籲事機一失臣有不忍言者上始怡然曰
先生言是乃命下兵部議張司馬國維天啟壬戌
東陽人請以

唐通兵七千馬科兵二千京營兵一千應又言此項兵馬皆發去防邊必俟師旋方可調度上曰姑俟兵集啟行未晚也已北兵退演復具揭留唐兵已得旨牲又揭請集所調兵時上命兵部另議徵調實無一兵遷延久之牲遂得罪初楊閣部嗣昌出視師九調良玉兵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了總督啟膺萬厯己未永城人代之則往來依違爲良玉調遣文書時人誚爲左府幕客牲之所言不爲無見但良玉素服牲威名聞其至必傾心聽命且欲屈節以見而牲不知其意且欲集兵以制乃馴至齟齬停待成命中格而國事亦隨之事乃關天非獨牲之過也

吳輔牲奉旨勦寇久未行適周輔延儒奉旨代征勒拜
命夕出都時蔣輔德璟言於倪司農元璐曰上欲吳公
速行緩語相慰者試耳觀首揆疾趨可見予聞倪言卽
往告牲牲曰無兵安往時孫都諫承澤崇禎辛未順天人亦力
言宜速牲皆不以爲然蓋因牲屢奏請行以無兵爲言
上曰徐之邊事靜則兵集獨卿往何益然聖意實欲牲
先行而以兵繼之也初牲奉命後孫督傳庭將出兵勦
闖上以語牲牲力言宜持重無信間諜以墮賊計上不
以爲然則已窺見其端矣

吳輔牲面奏欲疏請蠲楚賦謂民久困兵火徵必不能
應且令仁聲先路則安民卽勦寇勝着耳允之及疏入

留中蓋不欲恩歸臣下也

白總兵廣恩本流寇麾下兵數萬甚銳時趙督光忭爲

人粗率先未告廣恩密請召廣恩入京錫之宴用爲武

經略時上頻誅大帥又故袁經略崇煥

萬厯已未藤縣人

亦以

召誅廣恩先失機心疑擁兵不至以索餉爲名盤桓真

定城下時吳輔牲欲上嚴旨治罪而已爲力救卒之勦

寇自贖以密揭請廣恩甚感不數日上命內臣二人齎

銀二萬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意驕遂不爲牲用

秦督塘報左良玉

寧南侯臨清人

兵駐武昌賊船過漢陽爲左

兵追殺復退上密遣中貴賫金幣往營諭之未幾楚按

臣疏至並無追殺有功情密狀吳輔牲密具揭言左鎮

坐視承襄之陷退避湖南方懷疑懼今復遣內臣往若
追殺報虛疑懼愈甚乞暫停遣俟察實命兵部差官照
常賞賚未晚也御批云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爲
措給糧餉朕故加意激勸留此一枝勁兵助先生徂征
半臂耳中使已發不及停矣上寬假左帥若此

吳輔牲語予曰我曰請兵兵不集若足跡先越春明恐
當事者愈作秦越人視耳及邊警弛先所請唐總戎通
兵又爲陳輔演揭留云關門不可無備不得已刻期辭
朝行之前一日出勞從騎上猶命內官賜銀牌給賞越
一宿忽責其逗遛命輟行入閣或云駱金吾養性之媒
孽也

吳輔牲既奉旨杜門待罪予往謁適龔給諫鼎孳至曰
必首輔所爲牲正色曰不然適蒼頭自閣至見首揆揭
繳聖諭且力爭既繳復發安有一面媒孽一面解釋者
鼎孳無以應方知兩輔水火皆若輩構成也不數日首
輔看議旨亦下

周輔延儒應對票擬機敏稱上意吳輔牲自言不及然
門客猥雜酬酢紛紜竟若忘爲雄察主也及北征歸猶
錫之宴手玉卮賜宴又失機范督志完趙督光忭等或
戍或徒不由刑部由閣擬皆從輕悉俞允不數日命九
卿科道會議惟五府一單稱其有功無過餘九卿科道
議單皆褒貶相半獨會都諫應遴被論註籍出一議單

托同官持至議獨峻未之用及予輩入垣見是日新下一疏乃應遴數日前所上也中二語云首輔之功何減韓范觀者失笑

周儀曹鑣抵京逢生辰周輔延儒躬往拜之若甚密者及延儒奉旨放歸鑣欲自解正色語予曰吾欲糾首輔予曰當首輔得志時不獨公宜糾卽予爲門生亦宜糾不糾誠負國今乘危下石非君子所爲鑣乃止

往例科道疏互駁皆控御前無抄參者抄參則撫按及部疏也會劉給諫昌

天啟乙丑祥符人

於數月前糾趙督光忭

又云范督志完可用志完河南人與昌同鄉光忭江西人與曾都諫應遴同鄉也及疏下志完已決裂故不直

昌疏者眾但應遴抄參過耳昌怒疏劾應遴歷數反覆
罪中有云譬如倚門妖態送故迎新愛憎易心於轉盼
譬如傅粉梨園扮男飾女黑白換形於須臾疏上留中
會都諫應遴與韓給諫如愈皆兵科或言散員不宜糾
都諫如愈正色曰若都諫賢則敬之若都諫奸則糾之
吾忝居言職敢恤寮誼而欺明主哉遂疏糾有云應遴
先爲楊嗣昌私人便辟庭中喔咿闐側故繇兵部改兵
科者嗣昌力也迨嗣昌旣死則力攻嗣昌疏請剖棺戮
屍夫嗣昌卽有罪卽應剖棺戮屍而豈應遴之搖尾生
前反唇死後者所宜以怨報德哉其反覆一也嗣昌旣
殞則附薛國觀然誰爲介紹而進之者國觀同鄉詞林

衛脩文

崇禎辛未韓城人

也迨國觀遣歸又疏彈脩文爲解免

地時脩文徵色發聲云彼手書在應遴始惶懼求解得
冥無言其反覆二也國觀旣斃則又附周延儒近於公
座語人云我一生不負周老先生迨延儒奉旨看議則
又從註籍中倉皇送單讀其議凜然霜鉞矣及臣歸垣
發鈔則云首輔之功何減韓范又應遴疏也議單方出
媚贖旋下詆延儒抑詆韓范耶其反覆三也昔呂布後漢
九原始反丁原再反董卓則爲二反劉牢之漢元王初
反王恭繼反司馬元顯終反桓元則爲三反應遴之反
二耶三耶且偶牢之而過布矣次日上置紅匣中命一
內官送閣擬票閣批有該部參看等語竟留中或見應

遴與吳銓部昌時同謁一大璫疑其有妙用也

韓給諫如愈以同垣後輩糾會都諫應遴旨雖未下傳

誦遍長安獨龔給諫鼎孳不平欲約同時兵垣救應遴

而効如愈時右給諫吳公甘來

崇禎戊辰新昌人後殉國難諡忠節

諡莊不從遂止甘來應遴同鄉鼎孳如愈同鄉也如愈

與同門陳計曹道暉最洽及遷廣平守又疏言其非才

是能不徇情面者

楊司馬嗣昌條奏機宜自一至數十繩繩不絕人笑其

以口擊賊耳及會主政應遴改兵科亦踵故智北兵入

日具一疏上一日召詰曰汝爲兵科嚴戰守効功罪約

言不煩足矣日疏何贅也應遴慚而退

魏編修藻德

崇禎庚辰狀元通州人

前科狀元也先上屯田禦敵

等疏平平耳留中至是忽召對褒其前疏語畢云朕將大用藻德遜謝上曰爾不聞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耶越數日大拜周輔延儒奉旨看議

袁給諫彭年

崇禎甲戌公安人

先以司理轉禮部因病乞歸及

起補復疏求考選陳輔演嚴駁不行彭年又託周儀曹仲璉言於周輔延儒再疏票允始授科至是乞差不下杜門養病及見會議旨遂首糾延儒疏列多人而不敢及仲璉仲璉太息每指階前石語人曰此某踞天指心誓不負政府處也

周輔延儒看議甫數日武德道雷僉憲續祚同奏卽到

大僚則范公景文

萬麻癸丑吳橋人後祠闕難
諡文貞國朝改諡文忠

等詞林

則方公拱乾

崇禎戊辰
桐城人

等言官則朱公徽

崇禎辛未沈
進賢人

公肩培袁公彭年等景文雖周同籍然甚疎每謁則辭
不見拱乾新入都微與肩培皆門生人謂發蹤指示者
同鄉龔給諫鼎孳也疏中所劾御筆塗抹處若甚怒首
輔者且召續祚見越數日抵京又越數日方入對上意
若不屬者及見召方翰林拱乾與質拱乾辨晰甚明且
云臣不敢自謂賢即果大不肖欲爲志完行賄而敵騎
充斥安敢載數千金入都且志完與延儒門生也又有
子爲金吾賄豈籍外人續祚遂屈不數日命復任亦無
優擢人謂陳輔演密間之也

雷僉憲續祚因參周輔延儒召見揚揚有驕色以總憲
自居其掌扇大書云不要錢不怕死武德道已命復任
始氣沮

周輔延儒既奉旨放歸猶疑曹龔二給諫有言託吳輔
牲代解不數日良直糾疏忽上時牲尙未出都良直不
時過從故人愈疑之牲與予云彼晉人以吾撫晉故云
門生渠自爲之我不知也疏下塗抹與雷疏同然良直
數日前又頻過周若甚款殊不可測也

吳輔牲將出都語予曰幸語龔給諫弗言及首揆人將
謂吾教之及行後鼎孳出疏糾劾臚列六十餘款又密
疏一封力言王應熊

萬麻癸丑
巴縣人

爲延儒私交疏上皆留

中周輔之逮與應熊他日之至而旋斥皆由此噫密疏已非體又延儒行時鼎孳遠送偃僂輿前其叵測又如此或云鼎孳諸欸皆得之給諫廖國遴楊枝起往入幕時所記也

吳輔牲行後黃輔景昉

天啟乙丑晉江人

語予曰吳公必有後

禍予問故景昉曰每閣中見劾周疏必云發蹤由吳恐浸入聖聽禍同連雞耳其意蓋指陳輔演也演素與牲不協故云

予入吏垣時江之南北各推同鄉二政府爲主遂分南北黨旣又以光給諫時亨龔給諫鼎孳爲一黨以予及方給諫士亮韓給諫如愈爲一黨以予輩三人皆江北

獨孤行無傍故外之也

沈少宰惟炳

萬厯丙辰孝感人

居言路時以東林爲魏璫削奪

至是復與江北左時吳輔牲以督師候集兵未行惟炳
楚人疏請牲速之楚牲以事不先商相見時辭色甚峻
惟炳遂劾牲逗遛及牲罷惟炳來謁予言此劾本非得
己因爾時家報至云武昌陷不惟闔家飄零亦闔城塗
炭故憤慟交迫疏言吳公早行必不至此耳時陳給諫
泰來崇禎辛未新昌人疏亦點綴數語劾牲者兩人而已
光給諫時享有疏及周輔延儒云利歸羣小玷集厥躬
人皆以爲當延儒聞之亦首肯

吳輔牲督師時光給諫時亨自請監軍以牲不行止後

又乞慰安惠藩差時應以此差行者沈都諫肩培也肩培是歲應入春闈會都諫應遴以肩培科資先己恐不行則己入闈無階陰唆龔給諫鼎孳止時亨行遂己時亨失身闖賊致罹刑辟若輩誤之也

往例科員入闈皆論資先後是科應入闈者四人首吳都諫麟徵次吳給諫甘來次沈都諫肩培次予次會都諫應遴也吳銓曹昌時龔給諫鼎孳皆與應遴密爲圖入闈雷僉憲繚祚之參肩培半由此至是予以兩叔入闈堅欲乞差應遴自幸唾手可得不意前輩辜給諫朝薦又至時予以吏科右應轉工科左而應補吏右者朝薦也於是應遴與昌時計謂不轉予則朝薦無缺可補

無官何緣入闕未幾以本至會極門復追回然一面追
回又一面以單報吏科踰二月旨不下一日朝薦語予
曰公未升蓋疑予也予駭往查果然時具黃門非假升
之官一疏將入告聞蔣侍御拱宸崇禎甲戌丹徒人疏上念乘
危下石不可遂焚稿

上召對知推俱以圈點爲高下蔣侍御拱宸初得圈自
負必科然上以巡方任重欲概置御史會有覲科者謀
之吳銓曹昌時時北兵新入昌時言於周輔延儒示意
張司馬國維於是薦候考知推十二人察視諸郡城守
謂已有巡按非科不可皆借題也拱宸以不得科有怨
言昌時復嗾當路以拱宸監趙督光忤軍時范督志完

盡調重兵堵所守口而光忭諸守口甚疎拱宸懼獲罪
促光忭戰戰輒大敗昌時又致書光忭勸以催戰罪拱
宸光忭不從以書示拱宸合疏上聞謂往日以不戰挫
今以戰小挫未可深罪也會昌平內官以大挫報上怒
時拱宸疑昌時喉之故冒險發通內諸款昌時激之也
吳銓曹昌時通內每閣票一旨必先知是以眾論沸騰
具疏乞休擬票云吳昌時准同籍調理病痊起用聞周
輔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時已宣言於人謂已得溫綸及
與蔣侍御拱宸質御前拱宸幾屈惟所糾預聞旨一欸
上取原票閱之果是故敗

吳銓曹昌時與吳金吾孟明密及駱金吾養性以楚人

繼盡革孟明諸厰役與昌時相通者昌時怒欲除養性
以己心腹代適朱侍御國昌崇禎甲戌合肥人疏糾養性養性
所費幾及十萬方解或云周皇親奎力周輔延儒亦有
易養性意故養性并怒焉

蔣侍御拱宸劾吳銓曹昌時有通內數款聞上日置案
前親閱閱訖納袖中不令內官見及旨下乃御票也往
御票諸疏真草相半此獨楷書止一畫帶草耳黃侍御

耳鼎

崇禎丁丑
蘄水人

亦有疏糾在拱宸先獨不下

陳輔演者吳銓曹昌時鄉試大座師也自周吳二輔行
後昌時與曹龔二給諫又百計圖演聞演親過昌時寓
致慇懃且托人語曰俟入春闈訖即行然恨昌時入骨

矣其得禍本此

上御中左門召蔣侍御拱宸與吳銓曹昌時對質命錦衣衛備刑具昌時初詆拱宸監軍時匿失機不奏上詰之拱宸對多支飾命拿送朝房候旨又詰昌時通內各欸昌時堅執不認命錦衣衛加刑吏科吳都諫麟徵奏曰臣聞祖宗朝刑人不於朝廷昌時罪無所逃宜下司寇治以明國體上曰吾患刑部多所瞻顧不能盡法耳時昌時足夾幾折不勝痛磔磔曰臣俱承認便是遂下獄事訖上復作色語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延儒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法又朕命姓督師百計延挨爲推卸地延儒被糾姓何獨無糾旣而曰朕雖言知終無糾之者

本宜一同逮治姑念國體所關着錦衣衛俱喚來候旨
時攜皇太子同出立久亦倦極憑地蓋陳輔演孽牲於
內駱金吾養性構延儒及牲於外然激成兩輔臣禍使
羣小藉爲口舌者曹龔兩給諫也

吳輔牲得罪被逮南京史司馬可法

崇禎戊辰祥符人

疏言牲

賑秦撫晉素有重名日者奉命督師以調集兵馬耽延
時日但牲拜命時即將布置情形移書於臣又慮鎮臣
左良玉不爲用卽委良玉差官持檄慰勉之身雖依於
闕下心已徧於行間至於慮將帥跋扈而力請多兵亦
非得已察督師楚撫原各有兵萬餘自左鎮倡議勤王
盡爲收去江督袁繼咸

天啟乙丑宜春人

屢次索取僅發三百

餘名而楚撫王聚奎

崇禎戊辰
郿縣人

則求一名不得若輔臣

視師兵力不厚豈不損兵威而辱國體乎臣於六月間
晤銓淮上責以君恩未報相對欷歔一時偶誤其罪或
可原向後自贖其效猶可責也疏奏留中

吳銓曹昌時先陷故輔薛國觀內閣王中翰陸彥以乙
榜坐罪棄市至是人夢陸彥曰吾已訴上帝夙冤獲伸
昌時不日禍及矣未幾難作

周輔延儒軟美凡門生故人有求鮮不應故疵議遂集
吳少廷尉履中嘗曰若周相去其欲則周召何遠之有
予曰不然若吳公去其偏則周召何遠之有姓賑秦撫
晉聲望赫然然滅於爲相時蓋緣認門戶太着論是非

不論真偽故偏也鄭彖宰三俊亦同此累

鄭庶常鄭吳銓曹昌時皆奸人也一附黃翰林道周一

附鄭彖宰三俊人欲擊鄭恐累黃公欲擊昌時恐累鄭

公故上獨斷誅兩人卽孔子誅少正卯不過是也

黃給諫雲師

崇禎庚辰德化人

號雷岸王侍御變號雷臣皆疏

糾賀罔丞王盛

崇禎戊辰丹陽人

時人有二雷擊一賀之笑時

辨疏先糾疏下云賀王盛已有旨了竟不知何旨越月

餘雲師疏方下

予爲刑垣時見言路諸疏以四日下間改票亦六日下

及此番入垣獨異或數月或半年一年尤可異者督撫

或請兵餉或補官皆中閣又北兵已退半載而邊臣諸

告急疏猶續下傳者以爲北兵再至也

趙督光忤猛率喜談兵以北兵入口方赴召聞於某山下遇敵諸將欲走惟光忤坐地不起以死自誓諸將迫之方歛兵稍避得免然卒與范督師志完同誅人頗以爲冤蓋上因白廣恩一事愧且恨不盡因失機也

馮司馬元颺與倪司農元璐同心剔釐請兵則核餉請餉則核兵此兩部通算法也後元颺以憂勞成疾上遣中使往視賜酒米等物名賜實囑也尋以真病得放

天津馮撫軍元颺

崇禎戊辰
慈谿人

毫言路諸公皆知不勝任

然無敢糾云恐得罪正人後闖勢漸迫不得已始代歸與元颺相繼卒元颺清挺元颺機敏介不如兄也兩公

居鄉甚善故皆以功名終

陳少司空必謙

萬厯癸丑常熟人

聲氣夙望也予往謁語予曰

往東林初起皆仗楚周吳兩政府相繼敗時人皆謂駱金吾養性所爲養性楚人

往給諫初入言路或劾糾或條陳見邸鈔不絕至左右則漸楚音矣然都垣尤甚大抵散員遷至都諫則視京卿爲掌中物得失交戰故所言必少必平間奉旨條陳則又獨後官而言後罔愧也予賜環後轉右旋轉左一載得十疏時寫本者阻予曰數矣予曰何謂對曰散員以月諫左右都以季諫予笑曰我不願爲季給諫陳啟新以無賴濫竽省垣但諸公所劾賊款實莫須有

謂不如是不足聳聖聽耳然啟新非無欲而人不敢萌
恐以爲奇貨故也時奉旨下撫按察奏啟新已逃後子
過淮安訪之史總督可法可法止笑云渠貧耳若可法
以爲虛則言官姜給諫塚等必獲罪若以爲實則所坐
數千誰償或云可法故縱之其妙用也

錢塘劉烈女者幼許吳生嘉諫年十九鄰有富兒張阿
官屢窺之一夕撥梯入女呼其父共執之候曉鳴官阿
官姪遂倡劉氏誨淫縛人取財之說鳴金聚眾眾皆信
之女哭告父曰向未污吾身猶可活今污吾名不可活
也我當死告鬼求直耳卽自縊官驗之時盛暑暴日下
無屍氣其夫嘉諫初惑人言不哭及令人薙眉察之知

其真女也伏屍大慟女目忽開迸流血淚數行若對泣者阿官延訟師丁二堅執前說女見形於丁二曰若以筆汚我吾先殺汝二立死時江濤震吼裂崩岸上下人以爲女冤官遂杖殺阿官并姪

宮中有秘室久錮不啟上特命啟之見篋內有元人朝會圖一冊胡人華人皆分行坐上見之不悅此吳銓曹昌時親得之內侍口者外傳啟畫三軸非也已北兵入燕其言始驗時昌時死久矣

予一日與某同籍謁周輔延儒自午至暮不得見一長班耳語曰有四人方巾便服徑入後宅矣予問之其一銓曹一儀曹一兵曹一同鄉閒署也予歸而歎曰吾師

必敗矣他且弗論安有以趨熱銓曹夤夜入相君宅而不起物議者不數日敗銓曹者吳選郎昌時也

張司馬縉彥

崇禎辛未新鄉人

初入都召對忽傳范司空景文

接密封已出對諸廷臣長吁言曰新大司馬經濟乃爾及詢之則縉彥奏周府金銀數百萬皆沈汴河欲選慎密司官作速打撈故也會國亡不果行

上用人屢不效又思用侯伯曰畢竟是我家世官其最

屬意者襄城伯李國楨

永樂初李濬裔和州人

與撫寧侯朱國弼

景泰初朱謙裔夏邑人

誠意伯劉孔昭

劉基裔青田人

忻誠伯趙之龍也

國楨後殉難

上即位後每勤召對人漸以口舌迎合如黃侍御澍其

尤也最後無賴董心葵

武進人

亦緣周輔延儒鷹犬謬邀

召對辜給諫朝薦疏云臣子任事決無不出於樸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得之老誠練達遠不具論邇來督撫中稱足任者如盧象昇史可法亦祇實心實做若與楊嗣昌張若騏等粉飾鬬辯必不能遠過繇是觀之在此不在彼況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滋勝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召對時勤無所逃於電炤然既察其才辯又當察其樸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嘗試追悔何及疏上留中

往例司禮監內官如外之翰林不繇他衙門進元年冬

上始親考命作時藝首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中鄭內
官之惠曹內官化淳皆升隨堂後又拔季端入司禮端
京師人本子矜然入司禮後頗與外人交通後以賂遺
事發自殺

國朝祭帝王陵寢不及夷君惟元魏孝文帝以用夏變
夷獨得列祀應祭於洛陽之瀍西而國初禮官沿襲宋
誤祭於陝西之富平蓋其孫文帝都關中故陵在此非
孝文陵也予言於禮科沈都諫肩培疏云魏有兩文帝
名宏者用夏變夷蔚然令主名實炬者政在宇文徒擁
虛器按魏書馮后傳云孝文遷都洛陽自表瀍西以爲
山園之所今乃祀於富平是否無誤所當亟議改正疏

奏留中

東林諸君子皆以文章氣節廉隅相高卽間有假借猶存白日面目予初入垣猶然及環召後見諸掃門政府者言夷行跼怙不知愧而省中尤橫予知必爲國禍痛切言之惟韓給諫如愈傅給諫振鐸朱給諫徽以爲善愆怠速奏初疏云臣觀古忠臣事君居安則不逢其所喜而遇警則必隱其獨憂今皇上宵衣旰食日厘咨儆者非憂在邊寇乎故臣謂今日策門戶獨與諸臣異蓋諸臣所持在內則爲剖忠別佞清議獨標之門戶而臣所爭在外則又爲防危圖安仔肩其力之門戶也一日邊今特暫伏耳然再逞奈何若問北門之鎖鑰誰司則

當以三協爲門戶脫烽火復懈於傳致令穿塞而入則
北之門戶隙矣一日寇今猶盤踞耳倘揚帆奈何若問
陪畿之肩鍵誰轄則當以兩淮爲門戶脫干櫓不戢於
搖致寇呼風而下門南之門戶又臣謂國家兩
門戶莫大於此而大小臣工所當急圖鞏固以寬我皇
上焦勞者亦莫大於此雖然是未可與全軀保妻子之
臣謀也臣以爲正當與全軀保妻子之臣謀也今試問
邊騎所蹂躪闔獻所翦刈誰是身膺簪笏幸保首領者
其他衣冠子女或繫虎穴或拋中野而畢竟吾軀能全
否吾妻子能保否故謂君事視身國事視家猶落第二
義而臣謂舍君別無身舍國別無家直一體也若猶怡

堂如故鬪穴如故有薪獨貽君父卧有膽獨貽君父嘗

安乎不安乎昔宋韓琦諡忠獻范仲淹諡文正皆經略西邊

而迨其續登揆席也雖二三宵小百計媒孽然無能損

其邱山之望而君子終勝小人終詘則莫封疆於外正

以持門戶於內也且今之門戶亦駸駸莠亂苗矣蓋始

猶正與邪角而今則邪與正混言夷行跖文章之外另

有肺腸致涇渭不分可歎也乃其最無賴者不為公家

指佞屈軼而為私門善眩胡人忽咿喔入幕忽叱咤反

戈世道江河長此安底夫士君子行已當於炎處尋冷

故非獨貪如巖嵩宏治乙丑專如張居正嘉靖丁未所

宜裹足即望塵三楊士奇諡文貞榮諡文敏溥諡文定

泰和人建安人石首人

門終是趨炎有心耐冷無骨耳況下馬者乎掃門何親
下石何捷猶覲顏自標曰我正人也直臣也如見其肺
肝然則何益矣故臣謂門戶之大弊極蠹至此輩爲烈
而孰端孰邪將安從辨則請仍從封疆辨果閉門誦經
聞敵股戰必王欽若輩也是謂真小人小人愛其身果
飲博譁呼對虜色奮必寇準萊國公徒也是謂君子君
子愛其國故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猶中主狐疑
之見而惟以奉公之誠僞任事之虛實定立品之端邪
則諸臣固不必以門戶自標皇上亦不必以門戶致疑
直相與滌肝協膽人人自赴於籌邊畫寇之場已爾繇
是功不自我立可也朝廷苟有肩事之人此身卽不必

在朝廷繇是恩不自我尸可也怨家苟有利國之爲此
 日卽可用怨家封疆之門戶鞏而朝端之門戶合一道
 同風其在是乎疏上留中再疏云臣聞古人臣忠國時
 平則崇清議而勢急則幹實功故臣近者有疏欲諸臣
 以籌邊畫寇爲先然非盡言提醒恐猶膜外視而元黃
 水火之戰不向外敵而向中朝也夫自古君子與小人
 角無論已卽以君子與君子角而究竟何便宜之有是
 故宋雒蜀朔之幟標則君子分曹以角而熙豐小人卒
 伺間起問曾去雒容蜀否問曾去蜀容朔否蓋至感生
 抱蔓而悲深狐兔始追悔向者同根之煎爲失策也嗟
 其晚矣故以君子與小人角猶勝負半惟君子與君子

角而以小人乘其敝則一蹶不振之道也且今之君子亦豈盡如雒蜀朔之徒咸卓然有以自標哉不過一二敗類貌君子而實小人者此分門彼別羣廟堂之心戰猛過鉅鹿於封疆何利之有且不特此也遇君子則能爲君子之言或理學或節義旣欲襲弄簧之百舌以鼓喙遇小人則能爲小人之事或情面或賄賂又欲效獻媚之九尾以第門如吳昌時廖國遴等比比是也謂是崇清識乎幹實功乎諸臣何助競焉昔唐安祿山叛時起郭子儀汾陽王謚忠武華州人爲帥時李光弼臨淮王謚武穆昌黎人素不相能入見請死子儀趨抱上堂而泣曰今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故人知其能收功於百戰而不

知其止收功於一着夫所謂一着者人和也今邊驕寇橫勢極倥偬而文與文相鑒若身居暇豫其識出唐二武臣下矣臣聞鼎之爲器獨舉則壯士折肋而合肩則懦夫增氣邇者餉匱矣兵懦而驕矣督撫或才不副任或用違其才矣若止以一人肩一事而不合眾人籌一事非策之長也臣願自今以始上而閣部中而臺省部曹皆勿作局外觀而以羣力佐獨力之不及一若人人有戶兵二部責又有督撫責者然且使諸臣果羣厲除敵之戈則同類之戈自息何也專於此則不分於彼也然則仗馬之不鳴乃爲息乎蓋鷁梟必搏尤望鸞鳳來儀若盼彼鷁梟快吾彈射亦蛇蝎螫人之肺腸耳此臣

願爲居言路者下一鍼砭也若人是非淆於盈廷而聽之眾咻則愈惑端邪迷於築舍而決之聖斷則立清臣尤望皇上簡發諸疏立賜剖決是者俞之非者置之其有倒是非而混端邪者不妨參之輿論定之聖斷量懲一二以警其餘此日囂風其少息乎夫雒蜀朔構而始乘之者小人繼乘之者外患爲身爲國兩者無一焉疏奏留中

予嘗歎世事之來必有其漸毅廟出賁遼參卽建州入中原遍地販參之兆毅廟夾吳昌時於廷卽闖賊遍夾諸戚紳肆勒多金之兆毅廟改張侍御任學

天啟乙丑安岳人

爲總兵卽建州改總兵土國寶爲吳撫耿燁爲薊撫之

兆毅廟用無賴之武舉陳啟新爲給諫卽建州入中原
將飼馬肩水放炮各賤役俱任司府守令之兆毅廟以
時藝考內官得入司禮卽建州以時藝考女直蒙古人
得登科名之兆又曹司禮化淳建蘆溝橋城題其一門
曰永昌一門曰順治卽闖賊年號永昌建州年號順治
之兆

予以冊封淮藩行甫出門數步節損忽斷折及闖賊入
都予繳節南畿節者君也折其亡乎

予奉差至姑蘇晤徐翰林汧

崇禎戊辰長洲人

吳銓曹昌時兒

女戚也語予曰吾知伊死久矣人皆欲市恩令人感伊
獨欲示威令人畏如某某敗官某某罹辟皆非其所爲

輒宣言曰忤我眾怨所萃禍能無及

予奉差至揚州遇周輔延儒舟欲入謁諸僕以緹騎同舟阻予曰此豈門生所爲耶煊赫而疎之患難而親之何害及見周以聖怒不測爲憂予勸速行又曰今日彈劾之人半是昔日委蛇之人何也周惟太息而已

山東勦寇功因中璫濫敘爲公論所譏山東劉總兵澤清上書辭恩廕吳輔牲擬旨允之語周輔延儒曰中璫昨敘功者上旋卽處分澤清之廕尤濫不可不擬允辭也延儒默然旨下允辭矣澤清銜恨適澤清遣役行賄刺取兵垣章奏牒同邑署兵垣韓給諫如愈疏糾之奉密旨提問諸役澤清慚懼持重幣至如愈呼使誚讓返

其賄澤清甚恨且疑甞指授然如愈實非聽人指授者
後奉差督餉行至山東遇害中道時坐馬一騎名楊國
柱者指麾加刃云爲主帥報仇澤清使之也初周輔延
儒罷曹給諫良直疏糾之并及澤清行賄予與如愈閑
坐曾曰澤清飛揚久非白簡所能制若因數疏激變言
官必坐罪不則吾輩奉差往返道經齊地聶政荆軻之
事可畏也時予不知如愈有疏故云然竟驗如愈被害
口卽北都淪陷先帝賓天之前一日也澤清又欲殺蔣
侍御拱宸以不值免

甲申二月闖勢日熾薄真定徐撫軍標

天啟乙丑
濟寧人

爲叛

兵縛去汪簡討偉作書寄同年陸給諫朗

崇禎辛未
上元人云

闖賊襲據真定去神京咫尺都門外一步不可行而奸
細滿都城米銀外解無斗粟分文至者太倉銀庫不過
千三百兩內府掃地不過四五十萬何以立國諸大小
臣工無一人可支危亡者聖主日昃不遑焦勞無計今
已調取邊兵吳三桂高郵人唐通入援而邊患更烈關門
危殆真不知所底弟命已付之大義如聖主何如東宮
何此所以憤恨於平時悞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
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積漸至
今尙何處伸其狂喙耶南中賴史公祖稍定昨廟議又
要移動弟正色言之曰諸公並江南亦不要耶年兄此
時移孝作忠久臥苫次不妨挺身爲士夫百姓倡江南

一路作何防守賊得志於此勢必長驅而南其不爲秦
晉續幾希矣賊之奸細想亦滿布南畿內地可虞真定
之失賊尙未剄而內已縛總督送出矣賊之奸細有算
命者有開店者有作前程者有投充將領者種種奇幻
地方官與地方士民共緝之方可得其情狀年兄與史
公祖及各臺公祖商而密行幸甚幸甚今都門所恃吳
唐二鎮兵馬得勝則旦夕尙可恃若有意意外之變則三
四月間已不忍言弟死不足言南中當思萬全可也嗣
後每與親知遇無不談朝事泣下因與同門吳給諫甘
來密訂同死後如其言

闖賊圍京城馬翰林世奇

崇禎辛未
無錫人

與成樞曹德書云

吾輩舍一死無別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而德亦復書云人生慷慨仗節易從容就死難吾輩爲其難亦爲其易乎又云弟老母舍妹爭欲先引決弟止之志在爲其難然慮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已妹先自盡德哭視其縊其妾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張氏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妾皆沒亦自縊惟繼妻一妾一子留居江南金壇縣得免越載餘忽傳德不死間行抵江南妻妾聞之皆忿然曰彼若不死我輩必死名殉實逃何顏生存旣問之妾也其忠義所感刑於寡妻如此

魏忠賢初得志時曹欽程以一主政糾四御史乃周侍

御宗建

萬厯癸丑吳江人

李侍御應昇黃侍御尊素

萬厯丙辰餘姚人

張侍御慎言

萬厯庚戌陽城人

也後三人皆死鎮撫司惟慎言

成子爲刑垣時同官朝審點及欽程名驚其猶生五彪

許顯純田爾耕孫雲鶴楊寰崔應元

中尙有二彪存不知上何以不誅闖

逆陷京師欽程等遂爲漏網亦可歎也

予以壬午冬季過維揚夢予師倪司成元璐爲予題一

絹云深山移靜罹卜築之無聲倪雖上虞實寄籍山陰

深山移靜將彈冠矣果起少司馬至京改司農尋還詹

事府未及枚卜殉闖禍非罹卜築之無聲何

陳輔演新失上意屢疏求去已得旨王總督永吉

天啟乙丑

高郵人

上疏劾之言其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遠害不

忠不孝當誅且歷數其裁密撫撤保督諸罪狀演聞之不敢行遂罹闖禍

許光祿譽卿

萬厯丙辰華亭人

所納名妓王微有遠鑒南渡後

微病臨終以所緘一布袂授譽卿曰我死必亂汝可啟之及北兵入吳譽卿將遠匿乃啟袂視之則破衣一件碎銀一包也若錢宗伯謙益所納妓柳隱則一狎邪耳聞謙益從上降北隱留南都與一私夫亂謙益子鳴其私夫於官杖殺之謙益怒屏其子不見語人曰當此之時士大夫尙不能堅節况一婦人乎聞者莫不掩口

予差竣返揚州適吳輔銓以遣戍歸與同郡鄭進士元

勳

崇禎癸未江都人

喬侍御可聘就飲子先至首言昌時反覆

狀謂近讀錦衣衛招見昌時口供云公稱蔣侍御拱宸
賢夫拱宸以糾昌時通內故忤內稱其賢者似與謀焉
以此下石拱宸并下石公耳甦正色曰不然此賂養性
憾予肆行捏砌昌時豈至此語畢元勳至不知予先有
言又言昌時媼阿狀往得罪周輔參蛇蒲伏頓頭不起
甦又正色不然此嗔昌時者所砌昌時豈至此語畢可
聘至又不知予與元勳有言復備言昌時貪橫狀某處
納賄若干某事納賄若干言尤力甦訝曰乃爾宴罷甦
先行予述予言告鄭又述予與鄭言告喬笑曰三至投
杼矣

北都旣陷蔣輔德璟以致政抵高郵云先帝已北來有

見之天津與周后及內官數十人俱妝飾一樣且云郡
邑不宜遽設龍亭哭臨又出黎撫玉田書云吳將軍三
桂方圖闖且有傳定王已在關門三桂破賊立之南來
已知皆誕也

山東王撫軍永吉戢盜除奸家家戶祝一時譽滿長安
有北史南王之稱及北兵入齊地陷五十餘城上赦不
誅改總督蒞遼召對引罪上諭以圖功及北都陷削髮
歸其師尙應軫作詩云昔日文山今鐵山文山死節鐵
山還又有入續之云更有疊山能蹈死三山相遇問誰
慚

崇禎末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貞如人首然

耳目口鼻皆具

自古人君卽位後中宮方生太子一爲商紂亡國一爲宋太子劬盤遊一爲宋欽宗與父徽宗俱被金擄一爲本朝武宗幾以倦勤失國且無後至此爲毅宗皇太子又亡國殞身亦一異也

惠宗之亡有皇太后呂氏在上今亦有懿安皇后在上惠宗之亡有三皇弟今亦有三皇子惠宗之亡后馬氏殉今后周氏亦殉且廟號之上與謚贈之加自二帝二后以及東宮諸王暨前後殉國諸忠皆駢集弘光時若一案然尤可異也

弘光初先從高輔弘圖

萬厯庚戌膠州人

之請上帝廟號曰思

宗予上疏請改屢擬皆駁最後管少宗伯紹寧

崇禎戊辰武進

人疏言謚法廟號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皇帝又有睿宗有仁祖又有仁宗卜世無窮嘉名有限乃以敬宗與毅宗並請詔用毅

予偶讀一閩紳集見稱毅宗爲威宗已乃知爲隆武王時所改也按漢桓帝廟號威宗以無功德罷北齊主高洋先謚文宣皇帝廟號顯祖其臣祖珽有夙憾言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遂改謚景烈廟號威宗珽貶逐後乃復舊未審隆武時諸臣何以改此號前旣與劉禪同謚後又與漢桓高洋同廟號且爲洋棄而不用之廟號宜乎古人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歎也

若 新朝遵議廟號之人不稱懷帝而稱懷宗尤異不
知何家之宗也金哀宗乃其末主承麟所謚我明止謚
元庚申君曰順帝

毅宗既改廟號禮科羅都諫志儒

崇禎戊辰
濮州人

復以陵名

請商之予予曰既改新廟號當以故廟號名陵曰思陵
志儒是之

三垣筆記中

三垣筆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盱眙縣陳岐山以外科寓常州見陳生組綬崇禎甲戌武進人

年尙少貧而能文衣食之後組綬登第授樞曹因兵部

火藥局一武弁罷職去召岐山子至京補之甫三日局

失火組綬恐岐山子因此失官乃與同年李樞曹崇禎甲戌金壇人青

私計謂前武弁已去職且失火罪輕可以其名

代不意聖怒不測立命棄市是日青卽見無首人來索

命數日死組綬爲含殮歸又見無首人來索命亦數日

死岐山子復爲含殮訖亟歸至良鄉又見無首人來索

命卒於邸

予賜環後疏凡十上而留中者七他疏亦然或疑上倦勤非昔時比已見一聖諭云爲國者爲君子爲身者爲小人卽予國家有兩大門戶疏中語也始知上於留中諸疏亦非不覽者

上甫五歲所生皇太后早逝登極後以不及盡尊養爲憾宮中瞻太后遺像必嗚咽泣下詢乳媪或云未肖益大痛隨遣中使偕畫工詣劉新樂侯文炳第命瀛國太夫人口授之三易粉圖具鹵簿以進上俯伏大明門迎入安置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平生輒痛哭拜伏不能起因進文炳祖瀛國公祖母瀛國太夫人封號後數推

恩文炳父教兄弟第壹由祿米恩資無算當甲申三月初適瀛國壽八十上益獻歡思皇太后不置賜資金幣有加上之禮至矣

劉新樂侯文炳素與鞏駙馬永固善永固尙李選侍所生皇八妹者也甲申正月文炳偕永固召對中左門首請分封永定二王不果三月十八日中使捧詔諭文炳永固率健丁護駕而外城已陷文炳十九日投井永固已縱火焚公主樞自刎死當文炳與永固十八夜入見時上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上哭文炳永固與左右皆伏地哭失聲次日遂有煤山之變清世祖順治十四年諭工部曰朕念明崇禎帝孜孜求

治身殉社稷若不急爲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朕用是特製碑文一道以昭憫惻爾部卽遵諭勒碑立崇禎帝陵前以垂不朽又於所謚懷宗端皇帝上加謚數字以揚盛美又嘗登上陵失聲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與若皆有君無臣上爲後代所倦懷如此況其臣民乎

陳進士丹衷

崇禎癸未上元人

上疏毅宗欲調廣西土司兵以

勦流寇上喜授御史命持詔往及至留都識者皆言其不可遲疑不行及北都之變奉監國諭至揚州鄭進士元勳與丹衷同籍言於萬樞曹元吉

天啟乙丑南昌人

曰陳君

自負奇男子受知先帝遲回故里半年未移一步徼倖

國家淪喪以成其功名且云功成不受爵功不成而反
受得無負其生平平責善朋友之道予不敢為好友諱
也元吉亦然之

工部尙書嚴震直後人至京欲為震直請謚問以諸書
所載遇惠宗雲南吞金死則齊東也時管少宗伯紹寧
欲予謚而以建文降臣恐見尤與論欲取歷代輿論久
爭尙未補謚者數人為震直掩疵予曰雖濫一震直而
波及諸賢得與易名亦快事也因舉羅通

永樂壬辰吉水人謚襄寧

王世貞

嘉靖丁未吉水人謚文憲

顧養謙

嘉靖乙丑通州人謚襄靖

陶魯

鬱林人謚襄靖

周新

南海舉人謚忠直

況鍾

吏員靖安人謚肅惠

王良

建文庚辰榜眼吉水人謚端裕

三善

萬厯辛丑永城人謚襄烈

等以告疏已錄就矣因王閭學鐸不

悅世貞尼之而輟

三垣筆記中

三垣筆記下

明興化李 清撰

弘光

北都變聞在籍錢宗伯謙益有迎潞王議揚州鄭進士
元勳密語予予語里人解少司馬學龍曰禍從此始矣
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繫人心豈可舍孫立姪況應立
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扶楚鄭芝龍扶益各
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旣立置福王於何
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可時沈都諫
屑培以此詢章都諫正宸正宸曰當光廟泰昌在青宮時
則以光廟爲國本當光廟與熹天啟天毅崇禎二廟皆絕時則

又以福藩爲國本若謂潞可越福猶謂福可越光廟也
於國本安居時草野聞立潞皆不平及王監國人心乃
定首謁孝陵避御路自西門入祭告隕泣禮畢問懿文
太子陵安在遂往瞻拜

高傑

興平伯

等既封伯袁督繼咸入見奏曰封爵以功無

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上領
之歎曰事已成奈何忻城伯趙之龍奏曰臣昨過揚州

親見高傑與黃得功格鬪本輔臣士英

萬麻已未貴陽人

引傑

過河宜令士英往輯繼咸亦從與上曰其如不肯去何
今史先生願去繼咸曰皇上卽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
心尤當以紀綱肅下志大抵君德以英斷爲用伏祈振

治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驚願

奉六龍爲澶淵之行上頗有難色姜輔曰廣

萬厯己未新建人

言澶淵之行不是遽爲此事却不可不時提此志上又

領之繼咸又請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所部多

降將非孝子順孫皇上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意外

亦不可不防臣當星馳回信上允可繼咸往閣責閣臣

可法不當遽伯高傑士英不悅時人謂繼咸言雖正然

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四鎮士英與傑又何

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

崇禎戊辰遂安人

誤之而何

周輔延儒再召原任阮光祿大鍼

萬厯丙辰桐城人

迂之江干

情甚摯延儒慮逆案難翻問大鍼廢籍中誰爲若知交

可用者大鉞舉原任宣府馬撫軍士英對時士英猶編
成籍忽起鳳督茫然既知大鉞薦甚感故力薦於上諸
閣臣皆以爲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其冠帶來京一旨
卽士英手票也

阮光祿大鉞陞見自陳江防要害娓娓可聽將退馬輔
士英申言大鉞冤陷十有數年欽定逆案署以贊導初
無指實大鉞自訴冤陷謂輔臣弘圖向同班行亦當知
之高輔弘圖言天啟年間崔魏亂政人知崔魏不知朝
廷人知富貴功名不知名教氣節先帝初政有欽定逆
案一書大鉞與焉臣亦知大鉞才可用但以逆案制自
先帝不敢擅改惟求下九卿科道公議則大鉞出亦自

光明上首肯曰會議良是士英曰滿朝大半東林一會議大鉞且不得用且有何不光明豈臣曾受大鉞賄耶望陛下獨斷弘圖曰光明非不受賄之謂且大鉞之用何藉通賄臣以會議請正爲大鉞見用地非阻大鉞以不用也因請罷斥以謝不能附和之罪上慰留之

長洲許生員琰聞毅廟縊殉慟哭投水死于少參重慶

崇禎辛未

先濟南道以國變南歸與同鄉馮紳猶龍

長洲人

貢生壽寧知縣

飲猶龍力稱琰忠重慶曰不然若非憂貧則憂

病假此爲名耳猶龍斥其言重慶幾與大鬪衆解之乃

已

劉澤清初主立潞議至是陛見欲自解免及詆東林與

江北黨誑言害已又言中興所倚全在政府舊用大帥

自應羣臣公推今用宰相亦須大帥參同退謁姜輔曰

廣曰廣微以先日聲氣諷澤清作色曰我先帝時爲東

林所賣被彈無完膚不盡殺此輩不止曰廣默然越數

日疏糾呂大器雷縉祚薦張捷萬厯癸丑丹陽人鄒之麟萬厯丁未

探花武進人張孫振劉光斗天啟乙丑武進人等

馬輔士英以薦阮光祿大鉞爲中外攻甚忿大鉞亦語

人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耳於是士英疏攻從逆

光時亨龔鼎孳周鍾崇禎癸丑金壇人等大鉞教也

寧南侯左良玉接監國詔書不肯拜袁督繼咸貽書良

玉備道上倫序之順乃開讀如禮屬何內臣志孔黃直

指澍入賀實窺伺朝廷動靜也澍陞見面數馬士英十大罪且言不宜垂涎綸扉棄皇陵入朝又得張獻忠偽官周文江銀八千兩題授參將罪可斬上曰若有此事先帝時何不糾舉然澍猶攻詆不休時志孔亦助澍詆士英兼言文江不法聲色俱厲司禮監韓贊周叱志孔使退將議處分士英恐失良玉心疏寬志孔竟釋之澍復連疏劾士英不報時有以澍此糾爲正議者予言於喬侍御可聘曰以澍糾士英所謂以燕伐燕也鄭鄮不救舊輔文震孟耶護君子與攻小人同一借題耳無以澍爲鄮續可聘是之

陳少宗伯盟

天啟壬戌
富順人

嘗赴閣請轉某翰林官姜輔曰

廣固言不可盟作色固爭曰廣亦厲色曰待年兄入相
自爲之綸扉一席幾成聚訟

舊例六科侍班皆立御道側東西向而侍御則止糾儀
四員列御道對御座立于初入南都見臺省徑入殿內
列閣臣下又導駕科員皆面向退走不敢背向予初入
南都見導駕背走爲正其誤而內員反嗔面向者行稽
羣呵之又百官見閣臣言事止立階上無入閣坐者今
則匡坐健談一時草率氣象殊可想見

馬輔士英方移病忽疏薦原任謝輔陞張少宰捷言二
臣清執無黨又非逆案宜以陞爲吏部尙書帶閣銜捷
爲吏部侍郎皆阮大鍼意也初士英以薦大鍼致中外

沸議意稍折一日閣中推詞臣缺言已故張庶常溥

崇禎

辛未太倉人

可惜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酌而哭之姜輔曰廣

笑曰公哭東林賢者亦東林耶士英曰予非畔東林者

東林拒予耳高輔弘圖復從史之頗有和解意及劉總

憲宗周

萬曆辛丑會稽人

疏自外至大鍼等宣言曰廣實使之

於是士英怒不可同而薦陞捷等之疏出矣或曰激宗

周上疏者在籍周儀曹鑣曰廣不知也然人終以宗周

疏爲正

左少司馬懋第陳都督洪範北行命會同府部等官從

長酌議或言以兩淮爲限高輔弘圖曰山東百二山河

決不可棄必不得已當界河間耳馬輔士英曰彼主尙

幼與皇上爲叔姪可也人哂士英言

上召對北使左少司馬懋第以憂不入獨閣部九卿科
道與陳都督洪範馬同少紹愉俱對上言及欵北紹愉
言先帝時曾命臣使北若欵成必無今日上問不成故
紹愉言使者更往則欵矣主欵者陳新甲以言官劾棄
市故輟上曰如此新甲應卹諸臣無應者獨陳翰林盟
朗應曰可上命卹卹並察處劾新甲者六垣合爭乃止
陳儀曹龍正旣陞今任竟不赴因賦詩云京華歌舞新
南極野哭汎瀾舊帝星日閉門耽讀人服其高時姜給
諫應甲崇禎戊辰金華人李侍御模天啟乙丑太倉人見時事日非俱
堅辭不出

東平伯劉澤清請宥周輔延儒助餉賊銀疏時議不欲
在外武臣干與朝政故暫停不下欲令發自言路後久
無言者乃票發部覆

予崇禎時曾題穎國公傅友德

宿州人

宋國公馮勝

鳳陽人

贈諡爲禮科徐都諫耀所格南渡後復疏請始贈友德

麗江王諡武靖勝寧陵王諡武莊陳給諫子龍

崇禎丁丑青浦

人言於予謂宜入功臣廟予復爲題允忽一夕子稚兒

夢兩官人入謁呼童索茗甚急云是功臣廟來謝者一
軀長面赤一軀稍短面圓皆有喜色聳立以俟旦告予
予訝而詢之乃入廟日也後予得寧陵像於其家果長
而赤但未知麗江像如何蓋二百餘年之靈不昧而假

靈於牧人之夢若此三王入廟日歷冬至歲暮春分三祭而國亡

祖宗法制多爲牽制如卹典疏請下吏部選司核其銓除功司核其功業封司題與贈廕祭葬題於禮部得請以葬事移工部至與謚則詞臣擬二兼作謚議呈禮部禮部又呈閣閣具揭請上御點下禮部外人罕見者南渡後顧宗伯錫疇萬厯己未崑山人俱一手握定後雖各還職掌惟擬謚不由詞臣請謚亦不藉閣揭止部疏題請而已然部疏奉旨人得其見而開國殉難慘死三案累累數百得以數月告竣者亦緣轉折少也但非祖宗其難其慎之意恐滋徇濫

張少司農有譽

天啟壬戌江陰人

先歷任漕儲道上召對時撫

寧侯朱國弼力爭漕運總兵不可罷有譽不與辨惟歷

陳漕事原委洞如指掌國弼一語不能對頰赤而已至

是以周司農堪賡

天啟乙丑寧鄉人

久不到任轉陞有譽爲之

識者謂且啟阮大鍼等轉陞漸也勸有譽力辭不能從

于忠肅謙

永樂辛丑錢塘人

子應天府尹冕無嗣徵人于嵩冒

稱謙族子得世杭州千戶奉祠後改世錦衣衛黃侍御

澍亦由徽籍移杭籍遂爲嵩後之英謀求改伯徐家宰

石麒麟等疏卽澍草也子獨以爲不可曰以忠肅功卽公

侯之非濫而況於伯然非其後獨不見開國功臣廣德

侯華高

和州人

卒無子納券墓中乎乃以加遠不可知之

族裔耶時陳中允之遴

崇禎丁丑榜眼海鹽人

心黨之英又援安

卿伯張興

壽州人

姪勇世襲例張都諫希夏

崇禎戊辰蒲州人

折

之曰勇隨興有血戰功之英有此否議遂詘

馬輔士英與姜輔曰廣同詆上前曰廣曰皇上以親以

序當立若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以爾輩欲立疎藩

絕意奉迎故成臣功耳時朱統鑲

南昌寧府裔

以宗貢寓京

師遂疏糾曰廣疏不由通政司以他竇而入

顧宗伯錫疇署銓日復諸言官起廢疏如金僉憲光宸

楊編修廷麟

崇禎辛未清江人

詹侍御爾選

崇禎辛未樂安人

皆一時

名流他如徐侍御殿臣

崇禎甲戌鄞縣人

以年例胡大行麒麟生

崇禎戊辰德清人

胡秋曹江

崇禎戊辰孝感人

以部擬科員俱未蒙欽

點而概與賜環又如陸樞曹奮飛崇禎辛未宿遷人以耳重久

廢爲懷遠侯常肩緒

開平主裔

薦而亦與起用又於復疏後

自薦馮侍御明玠

天啟壬戌青浦人

等數員一併題用尤非禮

若沈給諫迅已蒙毅宗環召獨不入啟事後闔門殉難
馬輔士英初亦有意爲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當其出
劉入阮時賦詩曰蘇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無多
若使同房不相妒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若蘭喻劉陽
臺喻阮也

顧宗伯錫疇署銓爲章都諫正宸熊給諫汝霖疏謫後
以削溫輔體仁謚爲張侍御孫振糾又以署銓不簡爲
何侍御綸糾正宸與孫振等皆不同道兩路夾攻一人

而已

部起孫宣督晉戶部右侍郎命另推內旨也先二日內傳王文選重至云欲換本既而止及推晉疏下已點復挖補痕宛然聞阮大鍼語人曰我阻之也

內傳起陞阮大鍼兵部添設右侍郎從安遠侯柳祚昌言也時馬輔士英謂大鍼冠帶已復且因薦叢議意稍懈至是忽因祚昌薦傳陞今官說者謂李司禮承芳發南都時因失勢無與交者獨大鍼杯酒慇懃意甚感此番傳陞實係承芳士英不知也頗慚恨

陸給諫朗家居留都以例推留用人疑其重賄內臣得之若徐太宰石麒所云奉差督餉挾妓飲西湖則風聞

誤也石麒疏朗通內被留朗亦疏詆石麒巧織賊欸并
及章都諫正宸以正宸書朗名於掌示石麒故例轉也
卒得留先是江陰李令哲崇禎庚辰未入都有妾弟主內臣
田成家不告令哲託爲求吏部致公言於朝稱敝門生
又有中城兵馬司朱陽先以郭寺丞維經天啟乙丑龍泉人薦得
與考選又託內臣孫元德爲求御史故石麒以此詆朗
陸給諫朗留後復疏糾徐冢宰石麒有不可寬斧鉞之
誅一語時熊給諫汝霖崇禎辛未餘姚人素敢言朗同籍同官
也以差行陳中朝敝政甚悉一日朗餞汝霖於家適科
鈔至朗一讀一擊節及讀至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爲可
殺二語相視默然旁觀者笑之

徐冢宰石麒疏糾陸給諫朗侵及內臣及予告閣臣知
內臣恨之擬旨甚峻上曰冢臣猶冢子也當以優禮遣
耳遂得溫旨歸

文正一謚舊不謚死節者倪宗伯元璐弟與子書曰曾
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亦云順受其正何必不謚死節者
以謚先兄可乎予言於管少宗伯紹寧以爲然遂與劉
中允理順俱謚文正方侍講孝孺洪武徵辟寧海人謚文正倣
此亦以先有正學先生稱也

建文諸臣贈官皆予與張儀曹采

崇禎戊辰太倉人

所定采議

贈魏國公徐輝祖王爵予以光山擬采撫掌稱快華銓

曹允誠

天啟壬戌無錫人

慎重王封乃改贈太師時金川門卒

龔詡獨未得謚采以爲恨予言之管少宗伯紹寧紹寧

謂不便續請予曰卓忠貞

名敬洪武戊辰榜眼瑞安人

以私謚作公

謚採輿論耳今詡私謚安節但須吏部贈官時援忠貞
例題作公謚可矣采請於允誠遂得謚又靖難諸臣予
謚幾百餘人皆紹寧所定或疑此案太濫宜稍裁予曰
若自我輩手定當少爲貴耳旣予復奪可施之諸忠耶
且此案鬱勃已久與其靳也寧濫遂止

內臣自有明二百餘年無謚者得之自王忠愍承恩與
李恭莊鳳翔始然承恩從先帝縊破例非過鳳翔雖城
破自刎止依嘉靖贈雲奇例可也

予請謚開國靖難慘死三案格於崇禎時禮垣徐都諫

耀成於弘光時管少宗伯紹寧耀與紹寧皆寡學然耀恥下問每與言三案堅執不行獨紹寧虛懷初欲以謚建文諸忠一案託予擬稿予以各有司者力辭及謚此案後聞人議其稍濫遂親過予寓以謚開國及慘死兩案懇予擬稿予嘉而允之後謚惠宗諸子弟亦然皆得報可視耀度量真天淵也

開國慘死二案人少題覆較易惟建文諸忠一案多至數百禮吏二部艱於繕寫故久閣予時爲工垣都諫力言修祠是某職掌移文屢促之且言於二部諸司官始題允祠猶未及修予以陞任奉差而國旋亡矣若稍遲之便成諸忠一大缺典

姜輔曰廣力爭阮大鍼不可用與張九齡先見何異但疏內歷暴毅宗用人行政諸失則過人臣以身殉國尤當因其大節諱其宿過況人主乎

上之得立實由四鎮然當日欲舍上立潞王者乃姜輔

曰廣呂少司馬大器與錢宗伯謙益等也若倣英宗

正統

天順罪援立外藩事加以王文

永樂辛丑東鹿人

等之戮諸臣何

以自免乃上不惟不加譴責且加擢用其大度亦不可及

上寬仁卽位後從不追咎異議一日馬輔士英言及立潞王事上曰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黃儀曹端伯

崇禎戊辰新城人

考選時初擬授科以生平喜釋

中用二釋語故得部後卒死難

章奏外官由通政司京官則由皇極門實封奏聞文書房內員收之例無副本九月間新考選科道內員忽索副本云恐內中有言及馬相公與我內員者後爲前輩臺省執不與己之然亦足知內臣權臣之橫矣

宣城人劉振著書甚富經年矻矻予見其所著國史雖筆非高健然已有成書又振嘗言東林所持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皆非彼三朝要典之假借當非其所借之人不宜非其所借之言又言劉學士三吾洪武徵辟茶陵人因懿文太子薨太祖欲立燕王以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對故惠宗得立今惠宗旣上廟諡三吾亦宜諡言頗可採

管少宗伯紹寧謚建文諸忠皆準殉國忠紀周儀舊鑑
所纂也內左僉都御史司中不屈成祖命以鐵帚掃其
肉死最烈殉國忠紀內遺此一事遂不得贈謚

世廟時革諸戚臣世襲爵止其身至是皇太后弟鄒存
義封大興伯子世襲非制也人無知者

郭侍御貞一

崇禎庚辰
惠安人

考選時以俸未及瓜擬部旨改

道人疑馬輔士英有力後糾劉納言應賓

萬曆癸丑
沂水人犯

士英所暱被謫人始服其正貞一謫後以辨疏上內臣

以爲謫官疏應從通政司入宗納言敦一

崇禎辛未
宜賓人

以

爲故侍御仍應從皇極門入疏遂不得上貞一首糾從
闖諸臣後降北仍爲御史

往例閣中票擬必請裁首輔故鮮矛盾馬輔士英爲首
相終不曉此制如諸舊臣子孫紛請贈諡王輔鐸以爲
杜其廕則自絕故多駁乃士英又票允如北都公侯先
降闖賊見殺者俱請卹懷寧侯孫惟藩天順時都督孫
鏜裔大同人
子請卹不許乃以同降同死之新建伯王先通又同日
批卹甚至贈成國公朱純臣永樂間都督朱
能後懷遠人王爵比之
張輔英國公
祥符人殊駭聽聞一廕而允駁殊一贈而予奪迥
其顛謬乃爾

弘光元年正月朔上退朝諸寺人設宴爲上慶賀在某
宮值天晦上意不懌諸闈競趨下堂除窗格上曰不必
除朕此處坐不久諸闈失色聞之政府皆駭爲不祥後

果驗

顧宗伯錫疇署銓開單坐缺批送王選司重重概不從以手書與亦不答錫疇怒疏糾之咸謂曲在錫疇吏科章都諫正宸疏留重然猶密語予曰吾疏中不敢許者清耳予問故曰渠先任北都銓曹時素有物議後重卒以正宸有異言告病去

阮司馬大鍼自受事以來凡察處降補各員賄足則用嘗語沈都諫肩培曰國家何患無財卽如撫按糾薦一事非賄免卽賄求半飽私橐耳但命納銀若干於官欲糾者免糾欲薦者予薦推而廣之公帑充矣又云某人求監紀初饋金五百不納再贈千金亦不納直至二千

用以充餉又語人云考選某某以二千金相送推之不去往我居省垣時兩人各送一卮皆白物耳今則黃爵二進或二對不納不已無恥孰甚噫若輩無恥固應厭薄然身實爲貪作此鄙夷奸狠出人意表

管少宗伯紹寧署禮部初擬謚孔輔貞運文恪文恭奉旨有旣無瑕德亦無表見等語不允至是紹寧忽改擬文忠貞運爲相醕謹無短長且以天年終何云義憤因駁加美伊子夤緣力也前二謚當

往時南糧南餉以給官俸軍糧常苦壓欠不給上卽位

後楚鎮及四鎮

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

頻以匱告而司兵惟務

姑息不知汰無用核虛名楚鎮兵五萬餘需銀一百八

萬四鎮兵各三萬需餉二百四十萬本色一百萬五鎮不足恃且還爲我虞居重馭輕有京營六萬需餉一百二十萬鎖上游控江北復有江督安撫蕪撫文武操江鄭鴻逵鄭彩黃斌卿黃蜚卜從善等八鎮共兵十二萬計餉二百四十萬合之七百餘萬而川楚東豫督撫鎮不與焉然而監紀多鎮撫所題以備使令且皆齷齪下流敢有核虛冒一議汰練乎借警咆哮甚而截刼乃大司農綜計所入止六百萬關樞俱在焉而七百萬外有俸祿國用之增六百萬內有水旱災傷之減太倉旣無宿儲內帑涸無可發漕糧改折此盈彼詘至利臣言利當軸以爲奇謀力主童生納銀沿海開洋之說喑鳴叱

咤力詆人爲迂腐而決行之所入幾何而珠池一內臣屯洋兩撫臣數道臣及中軍取用不可勝計其供饋役使所糜尤不貲於兵餉所濟幾何

自燕京定鼎南都宮闕墜而不新衙宇亦日從凋落而外解錢糧率急大農而緩水衡上嗣立金陵百役並作部庫如洗不得不開事例副貢納貢已恐後來壅仕途中秘減銀納者麇至繡衣大扇招搖道途至後府部首領郎官寄徑也二千金卽得之待詔清華府判民牧一千金卽得之光祿之署設官數倍有官有俸不免陰償迨大工旣畢中外執例關請嘗閱司空劄放從工垣挂號者軍火器械十不及一而內員之請討十居六七衙

宇之修葺十有三如銀作局工匠千名人日給工食銀一錢二分每月支銀三千六百兩工食如此所打造金銀又當如何錦衣監房修造至價銀一千五百兩光祿寺厨房至八百兩獨無可節可緩乎其餘監局靴帽冬至獸炭至銀二千種種皆援全盛舊制泥沙之用終爲名器之濫耳後府判爲銓部執停府部首領待詔盡改中書然不免爲失大信而愚小民矣

婚禮錢糧出戶工二部合京兆共措至二萬餘內府執言不足禮冠需猶睛祖母碌又重二錢珠及重一錢五分者數百粒又一錢及五分珠千粒監臣商人估價數十萬司空工垣言之俱不允後司徒合司空京兆公疏

會計目前所入止六百二十萬養軍所出至七百餘萬
通計每年正項缺一百五十萬乞上減定冠價得旨定
爲三萬所減不啻十之九

京師選淑女人疑爲宮嬪競規避後知備后選方競出
五城每城不下百人命監臣彙選乘輿魚貫金彩紅紫
奪目初得之人言一黃氏爲冠入內以失投推算人一
刺作崇退出再選內豎坐名索馬中書女聞此女色藝
雙絕選時故欹其頸作斷尾犧雞亦不入選

彭樞曹遇颺

崇禎癸未
沂州人

以內傳忽改授御史巡按浙江

除授不自銓部題差不必總憲馬輔士英所爲欲布心
腹以籍潞王也或曰遇颺通內徑取上傳耳遇颺旣得

旨凡浙紳謁賀銀幣悉納足跡未離國門筐篋燦然矣

王齊撫燮王東撫滌

萬厯丁未益都人

辭朝後皆恇怯不行觀

望淮上雖疏糾旨催充耳而已予言於馬輔士英謂國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我憤憤

北使左少司馬懋第等之遣也書稱大明皇帝致書北國可汗又賜吳薊國三桂及陷北諸臣詔諭通和意懋第將行予以同籍至交與深語問使指若何以不屈對予曰成事貴於死事君不聞富鄭公對遼使語乎昔北使時方卧病車中聞北詔至卽起拜凡以圖成事也時予以今日之事自立爲貴所以通款爲緩兵計耳不用詔用書以敵國待若至彼國時以代先皇帝復仇爲辭

延謝之待其情意漸洽方與議欵若驕蹇不從則罵敵而死未晚也言未竟懋第慨然曰彼吾屬夷非遼與宋比雖富鄭公膝亦不可屈予服其理正遂不竟所言至燕京議見攝政禮同行總兵陳洪範等皆言欲全國以全身必屈膝乃可獨兵部司務陳用極曰吾輩千秋氣節皆係於此何言屈膝懋第亦以勅書內有不屈膝卽爲不辱命語故持初議甚堅而洪範畏禍且潛通攝政左右故獨得南旋懋第等已遣復追還改館太醫院題其院門曰生爲大明忠臣死爲大明忠魂後有續議遣使者上曰我往彼拒祇取辱焉但圖內治可矣然空言無益也

左少司馬懋第等北使爲犒師爲祭山陵訪東宮二王
踪跡其奏據探官探視先帝梓宮以三十六人周后以
十六人昇至田貴妃墳上民醵錢四十千開隧道安厝
此山林局也東宮二王鈔有北示云有一男子自稱太
子至周奎家入見公主主爲先帝手砍折臂未死也此
人掩面哭公主不相識奎入奏令侍書朱國詔等及爲
太子醫癰內官等辨認皆以爲非惟一管池內監三武
侍衛武臣以爲是及見袁貴妃貴妃云太子有四虎牙
牙根甚黑今無此非也發刑部審因欲置僞太子死恐
眞太子藏匿故留之令父兄出首此東宮之局也二王
杳然後陳洪範歸言皆爲闖殺亦未確

忻城伯趙之龍有疏薦逆案陳常少爾翼

萬曆丙辰山陰人戶

科吳給諫适

崇禎丁丑長洲人

時移署吏科鈔參其非之龍怒

疏爭之然張太宰捷不顧也仍奏起用爾翼時楊納言

維垣

萬曆丙辰文登人

由逆案雪然不欲多雪每語人曰若不

應雪而雪則雪者不光故爾翼雖題用終不登啟事

蔣侍御拱宸先帝時疏侵劉東平澤清澤清遣人刺之

遂以不遇免至是復官澤清出不遜語故獨不登啟事

鎮臣之能奪權臣柄如此又先任宋少司農之普曾薦

錢宗伯謙益等冀取容門戶復爲章都諫正宸厭薄鈔

參之至是夤緣張侍御孫振黃侍御耳鼎疏薦求起用

亦以見惡澤清寢後仕北爲戶部主政忽堂忽屬又澤

清惡得其正者

解司寇學龍再以從逆六案上兼請停刑蓋爲光時亨與周鍾緩須臾死也恐馬輔士英不悅或再駁適士英援例乞罷方註籍學龍不過止過王輔鐸密商疏上批允有詳慎平允褒迨士英見揭則旨已下矣疑學龍欺已會訊僧大悲獄阮少司馬大鍼與張太宰捷怒楊銀臺維垣等言早晚當有疏學龍遂移病初大鍼入士英幕多微服小輿每學龍以和衷語進大鍼輒屬垣聽乘機中之有以也

阮少司馬大鍼語人云皇上早朝宴罷何云溺聲色乃門戶諸奸以此誣讎君德耳又張侍御孫振云皇上御

諱爲十八所云十八孩兒與胡戰者非識乎此萬年祚也其相率蒙飾類是

御名由崧

阮少司馬大鉞意氣軒驚侵撓銓政其門如市馬輔士英稍和然亦以銓部爲奇貨或有未經考授徑補推知者或有曾經補官合入大選而入急選以便掣缺者重以劉文選應賓賣官鬻爵恃二人爲牆壁張太宰捷畫題而已或夜榜大鉞門曰闖賊無門疋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兀直犯神京又爲對曰闖用牛明用馬兩般禽獸清用銓明用鉞一塊金錢其爲人惡若此

阮少司馬大鉞爲都諫時與魏都諫大中

萬曆丙辰嘉善人謚忠節

以吏部一缺相迂然大鉞資俸居先迫之去者過章都

諫正宸嘗言之至魏忠賢殺大中謂爲大鉞陰行贊導者亦深文也但一出而悍傲貪橫鋤正引邪六十老翁復何所求而若敖已餒何不覓千秋名乃遺萬年臭讀恢復防江二疏良爲惋惜若張太宰捷居官清幹居家孝友尤不當抑及爲冢宰追怨東林刺骨且以諸勲臣及士英大鉞薦已一切推陞悉聽頤指又起用張侍御孫振袁侍御弘勳萬厯已未慈谿人以亂國是若非一死不免鮮終

崇禎癸未歲左帥良玉憚賊勢鴟張託言餉不足將就糧南畿阮司馬大鉞時猶爲民以招其年姪侯生方域與交不赴素恨之遂言方域與良玉善將內應方域貽

書誚之內云執事忤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至是乃驗

吳學士偉業以奉差行與阮戎政大鉞別大鉞曰上仁柔主一切生殺予奪惟予與數公爲政耳歸語聲氣諸君猿鶴夢穩定不起同文之獄也又曰周鍾光時亨自有公論周鏞無死法惟雷縝祚當正大法耳其橫恣如此

王選司重旣與徐太宰石麒相繼去以張太宰捷代捷雖有守勛臣柄臣中人要人挾恩勢爲請託更承以委靡多欲之劉選司應賓閩浙監司盡行變置一應人託一飽已欲初尙價廉漸之湧貴如閩中一道一農部以

七百金倖得之命甫下而丁艱一候補監司卽以李元功力用千五百金得之命下三日暴亡京邸不三日一人又以二千金轉補價日增而取如券如此以後凡係道缺價率三千金缺美更增遂無復公道至於卑秩推陞截選非官覓利卽吏受財又臺省公疏云計典廢錮斷不容推用以遵祖制明旨方允而察處閑住各外官或補或陞中人敢爲請託銓部敢於違制應賓竟得美轉不數月自常少而掌銀臺郭侍御貞一抗疏糾之反謫朝政如是何得不亂

劉選郎應賓狼籍每以關說籠絡言官欲箝其口予醜之絕不往見應賓心疑一日遇予於張都諫希夏座問

曰不見數月矣予曰言官多見則苦銓部公欲自求苦耶應賓默然

予以謁客過阮司馬大鉞門見一司閤者問曰主人在否閤者對曰若主人在車馬闐咽矣如此寂寂耶予爲一歎

韓贊周以守備首翌戴掌司禮而從龍則有屈尙忠田承來自流離甚貧故好賄且多妄動而自北來者亦皆窘甚競乞差討缺非營催錢糧則開缺厥往有乞三考缺者至此竟開單送選司云某人乞與考選某人乞與某府某人乞與某道昨一時哄然然徐冢卿石麟云而此輩益張當軸更與之比贊周云我未見閤臣與內臣

稱雁行飲酒者可歎也

吏部起原任唐總憲世濟

萬厯戊戌烏程人

原官管左都御史

事李總憲沾

崇禎戊辰華亭人

方現任忽起一先任者爲逐沾

地也時掌道張御史孫振貪橫目無堂官文移直達吏部或勸沾疏糾以一去爭之於名高沾不能從

舊例現任加銜陞任卽停張侍御孫振加僕少復援登極恩例以三品服供奉至是矇封二代功司無敢駁者

王輔鐸當高姜共事時持內傳與廠衛甚力又力言蔡

奕琛

萬厯丙辰德清人

張捷等不可用每指其文集語諸同志

曰吾錚錚自樹則此集傳否則覆瓿耳誓不學周溫輩以貪奸貽唾也及奕琛等秉權意稍折至是以票擬從

逆爲公疏暗摘劉侍御光斗又昌言攻之不得已一日
三往兼調停於內方留中至是宣諭入閣

王輔鐸工於詩然票擬非長擬旨或四字止曰煩聒可

厭或單句止曰入監者何其太多何侍御綸

崇禎丁丑
英山人

疏陳文體票有鬼語四六不雅不奇一味漢人胡語等
句皆笑柄也一日票外廷諸疏皆爾之姜輔曰廣從容
言曰外人以爾同內臣呼如何鐸大怒曰書言爾有嘉
謨嘉猷入告爾后亦內臣耶是日諸疏票爾者不絕他
類此

舊例銓曹一缺必用部屬及推知之無議者自武樞曹

備

崇禎丁丑
蘭陽人

以謫處舊令陪推反蒙欽點而此例遂破

同鄉王輔鐸始也若熊樞曹人霖

崇禎丁丑進賢人

以察處舊

令點尤異

王輔鐸初入閣爲誓文告關聖守頗介然其後稍稍易也喜作詩文中多奇字每客過則出而讀之且讀且解設宴無倦色間或解膊揮豪字作龍蛇狀雖兒童輿卒請之欣欣也與後進札輒自稱弟爲劉東平澤清作序呼其母爲老伯母人謂謙而失體

吏部尙書缺馬輔士英欲用張司馬國維以國維和易且爲劉總憲宗周糾也阮少司馬大鍼以國維爲給諫時所薦所糾皆與聲氣合故欲用張少宰捷內傳忽出土英撫牀驚愕自此始憚大鍼矣予時與張都諫希夏

在坐捷雖喜猶顧予兩人曰此某朝某人例意殊不安也

誠意伯劉孔昭等思欲入閣且援國初徐中山王爲中書右丞相例不知此帶銜如唐郭汾陽兼同平章事非實任也後以輿論不許馬輔士英亦不欲入相之謀始折

袁侍御弘勳疏糾三案爲已故王之宋

萬曆辛丑朝邑人

孫慎

行楊漣左光斗現存吳牲鄭三俊等欲勅部院正罪餘附和諸人一併勘議得旨事屬已往且經大赦不必追論時馬輔士英富貴已極惟包攬交結思永固福祿而已貪庸誤國不殺人者士英也貪奸誤國又思殺人者

阮大鍼也

沈侍御宸荃

崇禎庚辰
慈谿人

以大行考選鄉人愛之者曰馬

相君方收俊乂爲用請以千金贄宸荃作色拒之已是人復至云不必金但微服投一門生刺立千金券可也宸荃曰空言恐不足取信微服相見恐累相君且始以賄進相公亦安用此齷齪人爲已赴考得臺初疏爲閣臣側目復見忤同鄉及掌道不六月外轉外轉疏將上其書辦童姓者曰部疏上惟內閣可挽願代措千金但乞發一門生帖耳宸荃曰若用書辦千金我將爲書辦用且向不肯作門下士今有急相投彼豈相信遂得外彭侍御遇釁以倖進且濫鬻官爵縱兵激變僉謂年例

當用遇颺或陳侍御潛夫錢塘舉人不則王侍御孫蕃迺遇

颺爲馬輔士英所庇潛夫孫蕃欲重處遂議用游侍御

有倫崇禎庚辰婺源人賀侍御登選崇禎甲戌鄱陽人有倫屢疏忤時

登選則與黃侍御耳鼎糾薦相左者經數日又易有倫

以高侍御允茲崇禎甲戌利津人臨開送銓部則又以沈侍御

宸荃易登選宸荃居鄉遇廢籍袁侍御引勳薄引勳以

爲不同道當處而掌道張侍御孫振又憎其疏有黨邪

醜正四字故外

張侍御孫振嗜賄某侍御面乞某差屈二指孫振以爲

二千開顏諾之次日以二百金至忽莊容大言曰若賄

差當糾某侍御失色退

沈侍御宸荃例轉喬侍御可聘過慰之曰目今所忌而欲除者仇怨也次異己次中立次將及調停但須考察時作一網空此後似併歸一路矣然畢竟自相蹄齧又一闕散耳時東林現任已同抱蔓惟在籍未處故張掌道孫振請以改元察雖京察有期不及待也孫振堅握河南道印欲俟京察方遷劉侍御光斗袁侍御弘勳以資深不得皆恨故可聘及之

沈常少肩培諭祭周藩歸浙邀友陸雲龍

錢塘人

同行雲

龍曰公在北以使事出都不半月變作今又行矣時事如何肩培曰君以爲何如雲龍曰似乎要敗肩培曰還似等不得要敗時蔡少宰奕琛起用予謹肩培曰同鄉

至僉院入掌矣肩培曰弟今日上策當循序遷一冷曹耳僉院豈可爲耶不爲用則速敗爲用則敗稍緩然名位俱失予卽不能出上策何至出下

喬侍御可聘掌河南道有同鄉門生以一盃鐫號進三往皆却吏垣章都諫正宸尤峻一同鄉託沈常少肩培轉致書札肩培笑云老虎頭上敢抓癢耶又曰他人怒時可畏惟章格庵笑時亦可畏一時掌科掌道清操凜凜

闖僞防禦使武懷

崇禎癸未
涇縣人

至徐張示謂自爲字成爲

丞避李白成諱也郭僉憲維經先爲廷尉時以刑部未解審止送招畫題遂題請故動色疏爭駁懷不宜死蓋

未見此示也時鄒少京兆之麟誕僉憲缺峻保國公朱國弼糾其庇逆遂以此去

楊納言維垣巡按河南時以祥符季邑侯寓庸天啟壬戌泰興

人首薦故此番又列名薦疏與虞給諫廷陞萬曆丙辰嘉興人

等並列後吏部復疏以廷陞等復原官而寓庸不得復銓部止云候服闋起任煩劇蓋因言官前以貪糾故難之也時寓庸守制聞報卽解衰經易烏紗帽圓領角帶與親友宴旬餘

傳給諫櫬萬曆癸丑臨川人當天啟時連疏糾左僉憲光斗魏

都諫大中等誠過然狎邪之汪文言自宜糾解給諫學龍曾爲予言一時頗稱快後因糾魏忠賢服闋後終璫

世不出乃以殺光斗等爲梃贊導者亦過張太宰捷屢稱其枉然不起亦不雪或曰崇禎時先經楊納言維垣疏謫意不許也

僧大悲屢經會訊語言顛謬有潞王施恩百姓人人服之該與他作正位等語幾構大禍上召對閣臣於內殿皆請包荒以安反側獨張侍御孫振審詞有大悲本是神棍故作瘋僧若有主持線索又云豈是黎邱之鬼或爲專諸之雄語多挑激時孫振與阮戎政大鉞欲阱諸異已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說非上寬仁大獄興矣聞馬輔士英亦不欲故止誅大悲

蔡輔奕琛自是才人其入相杜銅臭入部院詞林杜納

貢選教職罷冒濫職方禁部劄參遊守把爲害地方嚴核請乞及銓選之僞冒者又嚴束金吾不許添役收受詞狀亦有一番釐振惜腹心已潰支吾何補且大節已喪不足錄也

陳侍御丹衷巡按湖廣未行時丹衷與馬輔士英密周儀曹鑣繫獄託丹衷致書幣求解未投被廠役緝獲故例轉長沙知府

許定國欲圖高傑多選諸妓以二妓縻傑一兵又選四豔妓侍傑及中夜伏兵發一兵已爲二妓所掣故敗

福建郭文宗之奇

崇禎戊辰海揭人

以庶常散館儀部轉今官

王輔鐸素與之奇善因陸直指清源

崇禎甲戌平湖人

疏薦徑

批還翰林且超擢舊例所無也尋以張撫軍肯堂有言復調外忽內忽外有同兒戲

舊例言官賜環必需建言由京察得者三人戴給諫英

崇禎甲戌立興人

以房師薛輔國觀累既例轉復祭處不謹賜

環後糾韓翰林四維

崇禎辛未嵩縣人

從逆不應復官又糾王

濟撫燮王東撫滢不赴任頗鑿鑿吳給諫希哲以察降

賜環後氣稍平言不欲爲己甚惟楊給諫兆升

天啟壬戌武進

人以醇謹稱

或構予於張太宰捷謂將唆吳給諫迺糾之予聞而笑曰予生平從不爲此昔作刑垣時被謫有同郡徐都諫耀僕語人曰我主居言路久每後進有言必過商獨李

不然知有今日久矣又喬侍御可聘夙稱莫逆然亦不相商嘗語之曰吾所言平則無可商若戇則內斷耳脫與知己相商將令我卑之愛官中之愛身抑高之愛君父乎生平不受人教乃教人耶構者爲慚阻

舊例六科抄參皆於部復時入疏中上聞然用人行政大事則以疏爭鈔參其瑣務耳張都諫希夏時爲吏科獨以鈔參爲常如戴給諫英等皆察處不宜與建言同環召又陳都諫爾翼薦崔呈秀爲本兵不宜以逆案錄用皆不具疏爭止以鈔參結局又已隱其名而以移署吏科之吳給諫適當其咎皆巧卸也迺下獄胎此

申申十二月間高鴻臚夢箕

河間人

僕穆虎自北而南中

途遇一稚子挾與偕薄暮解內衣燦然龍也虎驚詢謬云我王子旣益狎乃易語太子行抵京師望孝陵輒伏地哭夢箕初猶疑留與深語每言及先帝先后則長號又問闖賊入宮何以呼爾稚子涕淚交下故作羞恨狀曰兒我間媿媿宮中事夢箕無以辨也乃始信之初欲疏聞繼謂此先帝肩出恐不免密送杭州宅內稚子至益驕每酣飲則狂呼間大言濶步夢箕姪不能進禁也懼書達夢箕箕亦懼命載送金華之浦江然外人已嘖嘖矣不得已於正月疏聞上亟遣內臣馮朝進迫回至紹興方及命府部大小九卿科道舊日東宮講讀等官前去辨驗時諸講官劉中允正宗

崇禎戊辰
安邱人

李司業景

濂皆云太子眉長於目而北使左少司馬懋第密疏至亦云北有一太子不知真僞詢西宮袁妃妃曰太子有虎牙足下有痣至是驗之無一合繼問講讀何所則誤指端敬殿爲文華殿問講讀先後則誤以先讀爲先講問講讀旣完所寫何字則以孝經爲詩句問字寫幾行則誤以描摹十大字自寫小字於旁爲全寫又問當日講讀曾問難數次尙記憶幾何曰不記又問講案上何物曰不知雖正宗景濂亦不識也已戴給諫英前問以崇禎十六年曾廷鞠吳昌時攜皇太子於中左門何事何語又問嘉定伯何姓何名亦不能對時眾猶無言惟閣臣鐸大言曰假遂退未幾李總憲沾同數人升階始

踞地乞憐自云王昺孫之明非太子爲穆虎所教手書付沾遂據實奏聞午後上召對論曰朕念先帝身殉社稷言出淚落連拭不成語繼乃曰朕今日側耳宮中惟望卿等奏至若果真卽迎入大內仍爲皇太子誰知又不是慨傷久之

王之明再訊張侍御孫振命搜穆虎衣得高夢箕姪高成家書內有二月三月往閩往楚等語時之明與夢箕未到而穆虎又堅云不解問之乃新自杭郡至猝被執猶未授夢箕書也遂奏覆至是乃命各官鞫之明等於廷官民俱得入視甫訊黃得功提塘前忽出所刊疏有先帝子卽皇上子若速處治恐東宮諸臣卽識認亦不

敢出頭取禍於是旁觀益疑時得功疏猶未上也

王之明三訊三御史登大理寺堂安聖旨於中三法司與錦衣衛皆側坐御史坐稍後前此未有也指揮皆由張侍御孫振李總憲沾雖堂官亦唯唯而已夢箕等旣到咸以甘言誘之明以嚴刑加虎然明旨所云二月三月所成何局往閩往楚欲幹何事并主使附從實繁有徒數語皆抵死不供也先是夢箕曾爲史閣部可法買硝黃人疑欲阱可法至是夢箕無所及惟口諱之明仰天歎曰我爲無賴子所愚耳然一念癡忠天地可鑒也法官無如之何乃以提高成等請

王之明四訊時高成已自杭郡解至復嚴刑鞫所言閩

楚含糊而已同奏命再訊夢箕惟請死是日夢箕與之
明始刑張侍御孫振等持閩楚語甚堅獨葛廷尉寅亮
萬麻辛丑密言曰公等度朝廷兵力能聲左良玉鄭芝
錢塘人龍之罪而制其死命乎若其供也含忍則無法搜剔則
激變耳孫振等始微悟言之士英自此不復究矣初高
司寇倬天啟乙丑忠州人擬稿必請正寺院三御史亦往而孫
振縱筆塗抹手自爲稿入告皆其所擬也

童氏自河南至謬云帝元妃劉良佐令妻往迎叩其顙
末云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冊封爲曹內監時有東
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氏於崇
禎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嚙臂爲記今在甯家庄語甚

鑿鑿妻信之跽拜如見后良佐素憚妻聞之亦信童氏
由此愈驕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畧輒詬詈掀桌
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輒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
駭笑至京上以爲贗命送鎮撫司鞫初猶云真及刑拷
乃云周王如誤聞周王作帝故錯認耳說者謂不訊之
禁內而拷之獄中非禮也童氏將至馬輔士英具揭帖
請於上言皇上元良未建奸黨宗藩尙懷覬覦若此信
果真當先迎童氏歸宮密令河南撫按設法迎致皇子
以消奸宄若謂童氏流離失散不便母儀天下則當置
之別宮撫育皇子昔漢高祖開基英主也呂后爲項羽
所獲置軍中者數年唐德宗母爲亂兵所掠終身訪求

不得宋高宗母韋氏后邢氏皆爲金擄韋終迎歸邢亦遙加后號古帝王遭時不造如此等事多矣況童氏寄居外家又何嫌焉疏成以從龍諸臣皆云詐僞且潛邸宮人無生子者遂止至是復刊其疏欲自明然人終不信也

王之明以僞太子至少司農何楷

天啟壬戌鎮海人

同驗時見

阮司馬大鍼等軒驚狀密語予曰若輩曰無人主矣太子其懼而少戢乎猶清流幸也至是實見之明贗因疏請毀得功刊疏允之

上寬慈寡斷羣小相倚爲奸流言喧民間故一聞太子至皆喜而二三民望言足徵信如高輔弘圖徐太宰石

麒麟劉總憲宗周輩又無立朝者故愈疑愈辨亦愈辨愈疑上不得已發馬輔士英留中疏昭示臣民疏蓋初聞太子至議保全者也然無信者

上以三月十九日忌辰祭先帝先后於奉先殿舉哀羣臣皆祭太平門外以東宮二王附祭時羣臣多哭失聲誠意伯劉孔昭哭畢昌言曰阻駕致先帝崩者光時亨今霜露已移而視息猶存何以慰在天之恫言已又大將散阮司馬大鉞始傳呼而至

姚學士希孟定慘死諸臣諡止及楊副憲漣

萬曆丁未應山人諡

忠烈而不及左僉憲光斗

萬曆丁未桐城人諡忠毅

又止及周銓曹順

昌

萬曆癸丑吳縣人諡忠介

魏都諫大中而不及繆翰林昌期

萬曆癸丑

江陰人周給諫朝瑞萬厯丁未南與周宗建袁化中萬

諡文貞人諡忠毅黃尊素李應昇四侍御其胸中似有優劣然

楊左並稱何得獨遺而宗建以力伸王僉憲德完萬厯

廣安與大中相詆議本錚錚況連參客魏大中亦心折

所云上殿相爭如虎謂何而以此見遺若昌期此言可

斬一語詆葉輔向高萬厯癸未或過激而光斗於李選

侍以垂簾聽政相侵雖夏銓曹允彝崇禎丁丑亦病其

過自不能諱也

崇禎時言者屢為左僉憲光斗等請諡皆中格子亦言

之南渡後予復申其說時阮少司馬大鍼輩方用事嫉

楊左如仇黃侍御尊素子宗羲等抵京將為父請諡見

時勢不可決計歸幸予前疏內慘死一案原合正德與
天啟並言故禮部復疏前列蔣欽數十人而後及光斗
輩當事者不疑一概批允於是光斗與周中丞起元萬
辛丑海澄人諡忠惠繆翰林昌期周給諫朝瑞暨四侍御袁化中
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皆得諡而萬工曹燦萬麻丙辰新建人諡
忠顧副憲大章萬麻丁未常熟人諡裕愍亦與卽諸忠後人亦自謂
意外也

虞給諫廷陞當魏瑞方熾時有要典旣明紛囂宜息一
疏挽救良苦且所糾乃孫司農居相萬麻壬辰沁水人而逆案
中誤謂糾趙太宰南星故徐冢宰石麒麟夏銓曹允彝亦
爲稱冤又呂司馬純如萬麻辛丑吳江人原無頌疏而逆案誤

以爲頌或曰純如實有頌因霍戎政維華見璫當敗爲削去之亦莫須有也一起一雪皆各有辭惟喬撫軍應甲撫秦貪亦與復官公論非之

毅宗聞城破傳殊諭至閣命朱成國純臣總督內外諸軍託以東宮會閣臣俱出遂留之案上然純臣不知也已李自成入見之故純臣卽日被殺至是忽命贈王比之張輔說者謂伊子元臣南竄議處懼不得襲故欲崇純臣以自爲地也

近例撫軍皆陞亞卿間陞納言廷尉則稍抑之矣至是應安程撫軍世昌

崇禎辛未光山人

忽陞太常蓋因爲民阮大

鍼先往謁世昌不親答而送刺故恨將重處世昌託大

鉞婿救解乃已名陞實抑之且爲朱撫軍大典

萬厯丙辰金華

人也

李翰林明睿

天啟壬戌南昌人

當闖逆入都會被夾後仕北爲

禮部左侍郎其謚先帝懷宗端皇帝備十六字又謚周
后端皇后皆所擬也已以失儀削職遂泛海南歸疏中
所言逼勒入朝見小酋不拜幾被殺幸乘間逃歸者皆
飾詞也旣抵南都與同志阮大鍼等酬飲城外數日竟
不入覲識者非之

北兵與流寇方相持河南忽於十七年十二月某日午
時有檠澤東南三十里郭村現大城一座樓梁門扇畢
具北兵望之亦驚駭踰二時方滅人以爲中州鼎沸之

象

上命臺省開列從逆諸官予以侯總督恂

萬厯丙辰名商邱人

送部倪給諫嘉慶

天啟壬戌江寧人

以恂舊司屬婉解之予曰

昔爲刑垣時渠方以司徒坐繫譖者謂子寬刑數疏皆爲伊解免地故及於謫已賜環北上遇於途見其以奔喪大臣衰經去體僕從皆鮮華故以當日不孝而疑今日不忠也嘉慶默然

張太宰捷先爲北少宰時曾薦逆案呂戎政純如爲太宰南垣將繼北垣後合疏攻之楊給諫兆升獨不從其被察以此至是捷決意予環不月餘連擢至戶科都諫初兆升將復官吏科張都諫希夏鈔參之謂不宜以察

員復捷不聽每語人云我爲吏科鈔參所苦此亦其一也

袁江督繼咸密遺何少司農楷倪給諫嘉慶等書言左良玉雖無邪心左右骨鯁者少勢已成畸重寵濫不驕賢者所難朝廷宜稍假督撫權示相維勢二人言之當事漠然也至是因僞太子一案喧傳楚地有言薊國公吳三桂送太子於史督輔可法可法又轉送興善寺者有言上遣二監韓贊周盧九德往識認見卽叩頭獨馬輔士英往視以爲僞者又有言舊講僚方翰林拱乾出歎息聲幾得罪人遂不敢言者然可法實無此事而士英則偕諸臣視非獨視若拱乾又士英遺書阮大鍼自

蘇州召驗亦未以歎得罪也良玉聞之疑疏言此事未可決於二三左右應決於國人天下使太子不失王封皇上不失至德羣臣不失忠藎等語語頗正及再疏至乃云束身赴闕代太子受罪雖錄訊詞以示疑自若也適下錦衣衛刑鞠窮詰之楚之閩致中外競駭謂大獄將起時革職黃澍留楚心銜士英而良玉諸部將又畏闖逼遂力贊良玉借太子爲名焚武昌東下

江督袁繼咸聞闖賊南渡恐由岳犯沙則袁吉危乃以鄧林奇郝效忠陳麟三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援袁吉已登舟矣聞左良玉反復旋九江移諸將家眷入城繫兵心諸將列兵城外拒戰九江士民環

集言眾寡十不及三激之禍不測不若俟良玉至諭以理諸將亦請歛兵入守相機行繼咸謂入城示弱不可乃逆弁郝效忠兵則已不待令隨家口先入矣良玉舟抵北岸書言願握手一別爲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請繼咸往晤紓一方難繼咸曰寧南語雖順舉動與前殊往必墮計士民請益堅遂同監紀余有灝會良玉於舟中良玉言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移舟南岸云欲請教繼咸以良玉入城不便同各鎮以單騎往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劫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怒監紀余有灝陰躡繼咸足曰再激事立變繼咸遂不復言與良玉成

賓主禮而別約不破城繼咸歸集諸將城樓灑泣曰兵
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予已說寧南易
檄爲疏屯紮候旨矣時繼咸方約諸將堅守而效忠先
陰與良玉約部將張世勳又故與良玉部將張國柱善
潛調其兵夜入城縱火撲一次復一火發世勳與效忠
遂夜半劈門出諸將懼罪俱出城與良玉營合良玉兵
溷入城殺掠九江人不能復辨識婦女財物俱席捲去
繼咸正冠帶將就死黃澍入署拜且泣曰寧南本無異
圖公以死成其爲亂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稟曰隱
忍到前途王陽明之事可圖也繼咸以爲然出城面責
良玉良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予負臨侯嘔血

數升是夜死祕不發喪其推良王子夢庚爲留後急移舟東

往例諸臣皆服不一色自毅宗卽位始命專服立人以爲立北方色也陰盛不祥至是予言於諸輔謂宜仍國初服色爲便諸輔譜而未行卒爲北兵所滅

鳳陽皇陵未災時里氓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毆擊甚苦尋聞號泣不輟乃率數十人持杖入惟二犬踉蹌走識者以爲不祥

惠宗與孝愍皇后諡後又諡靖難諸臣咸謂大典備矣獨張儀曹采語予曰若獨不念惠宗弟若子乎封爵未復諡號猶懸如普於諸臣而靳於若主之弟若子猶缺

典也予復爲疏請於是孝康三子之降爲郡王者公主
之降爲郡主者與惠宗太子之未諡及少子文奎之爲
庶人者或復爵或補封皆予謚時太廟未建又奉先殿
不設位予言於張奉常元始崇禎戊辰上海人始以帝后附祭
孝康陵諸子皆附二百餘年僅有此祭厯冬至歲暮春
分三祭而國亡

易僉憲應昌

萬厯丁未臨川人

素負輿望至是耄矣初抵郊外

載給諫英糾之不辨亦不辭竟抵任及轉少司空又爲

王給諫士鐸

崇禎辛未金壇人

所糾奉旨不必深求次日謝恩

亦不辨人以爲鳳德之衰

陳侍御以瑞

萬厯己未進賢人

當天啟時彈射多人至絰逆案

尋亦削奪故得復時張侍御孫振掌道欲畀以瑞及喉
糾某某皆不應每對喬侍御可聘言追悔前過誓不爲
已甚孫振不悅遂不得掌道

錢宗伯謙益博覽羣書尤苦心史學當作開國功臣事
畧時聞予家有傅穎公三代廟碑三走書江北期必得
乃已又自言讀王弼州史料有定遠侯王弼賜死家至
籍見楚昭王行實之說卽馳書托某親知往楚府求昭
王行實至乃知弼州言非至是疏言留心國史三十餘
年請在家開局纂修上命在任料理謙益志也然以久
於門戶一老翁而詆東林薦逆案不知作史時何以措
豪後國亡史稿皆付絳雲樓一炬殊可惜也

應天府張教授丁乾

崇禎辛未
光山人

罷職回中州遇流賊耳

鼻皆被割至是秉銓者憐其流寓補京官每入朝耳鼻皆以木代觀者以爲不祥

寧南侯左良玉疏云臣提師在途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逆賊馬士英罪狀正告陛下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爲難逆案先帝手定者士英手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復修之思宗改謚明示先帝不足思罪一也國家提衡文武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柄國賣官鬻爵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其杰以貪罪遣戍不一年立陞部堂張孫振以贓污絞犯不數月夤緣僕少袁弘勳與張道濬同

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徑復原官他如楊文驄

天啟辛酉貴陽

人劉泌王燧黃鼎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
當路罪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不得
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用腹心阮大鍼爲添註尙書濟其
篡弒兩子梟獍又操重兵以爲呼應司馬昭復生於今
罪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爲奇貨先擇
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買歌女置阮大鍼
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罪四也陛下卽位初恭儉仁恕
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豔色以損聖德每對人言惡則
歸君罪五也國家遭此大變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
英自引用大鍼睚眦殺人如雷續祚周鑣等煅煉周內

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爲題將生平不快意之人
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六也九重秘密豈
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
伺又募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動曰廢
立由我罪七也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士英大鉞一手
拏定抹殺的識認之方拱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
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欲寸磔
士英大鉞等以謝先帝此非臣私言諸將士之言亦天
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立肆市曹傳首
抒憤

予以奉差祭禹陵已領辭朝票聞左帥良玉反繳不行

曰無事享其榮有事避其難臣道乎會黃侍御耳鼎一僕自武昌至謬言良玉未動訛傳耳喬侍御可聘以告予而馬輔士英聞之亦張筵賀誕朱衣填門予曰是不可留矣復領辭朝票先士英誕期一日行越二日破安慶報至北報亦旋至人生遭際亦有數耶

自馬阮秉政後諸臣日憂潞藩睥睨且以東林不忘擁戴借題芟翦予曰但移惠桂二藩於近畿以待皇太子之生若猶未生自有親藩在彼疎藩耳何睥睨亦何擁戴時皆然予言後命二王并安仁永明二郡王赴近畿居住以此會國亡不果

袁江督繼咸與袁侍御弘勳屢疏爭三案左鎮良玉亦

有疏助之人疑其相比故兩推刑戶侍郎將伺其入而
阱焉上怒曰彼地需繼咸耳此地何需繼咸而一擬再
擬皆不點用

袁江督繼咸先爲異己所忌不自安而吳應箕

貴池副榜張

自烈皆知名士與繼咸善應箕貽繼咸書勸其求解劉
澤清借援左良王安身以安朝廷獨自烈書爭之言從
古未有端人善類賴權臣羽翼自全者此枉尺直尋之
說耳無論各鎮反側不足恃卽幸爲我用賴以苟全此
日播之遠近何以彰國憲異時書之史冊何以謝清議
況各鎮陰賊險狠彼此牙角轉盼糜爛不可救安能爲
吾黨屏蔽耶又言良王恣睢日久若借援於彼得安其

位必竊謂江督博我聲援宜德我如是必事事惟良玉
意所欲爲少與齟齬必致憾不肯下且中外又謂良玉
久據上游使正人不受禍寇賊不敢肆皆其首功良玉
自此成尾大之形它鎮自此貽跋扈之漸惡在能安身
以安朝廷哉時皆韙其言

予爲開國功臣廖永忠

楚國公永安弟巢湖人

請贈諡得追封慶

國公諡武勇旣而永忠後人具呈予處言昔文皇帝滅
方孝孺十族九族外以門人爲一族時永忠孫二人先
皆受業孝孺一論死一論戍至萬厯年間屠侍御叔方
萬厯丁丑秀水人具疏請還諸忠族人之永戍者始蒙恩宥獨
不知孝孺以門人爲一族故疏未之及迄今猶勾軍不

已世受其害乞移呈兵部特爲豁免予見而惻然亟向諸樞曹言之會國亡遂已

徐冢宰石麒等公疏請封于忠肅謙後爲伯其疏黃侍御澍草也內云與壽亭侯比烈又曰都城隍之號空懸蓋不知漢壽爲封邑故云壽亭侯都城隍乃齊東語豈可入告又爲左良玉草疏改謚思宗是以先帝爲不足思不知思乃謚義非思不思之謂不學無術類此

左良玉兵半羣盜甚淫毒每入民家索賄用板夾爇之肥者或脂流於地又所掠婦女公淫於市若入舟後或注目岸上望父若夫泣則身首立分予同年吳戶曹應恂

崇禎辛未

先爲楚令對予言之猶歛歔若入南都其荼毒

必有不可言者

袁督繼咸屢疏與左帥良玉相應人疑其比於良玉及
良玉反兵抵九江繼咸爲眾所脅出迎遂失九江內外
哄然皆以爲與良玉同謀雖同鄉萬罔少元吉天啟乙丑南昌人
亦密語喬侍御可聘曰有之後抗節死北人始諒其
無他

湖廣巡按王中丞驥

崇禎戊辰丹徒人

家居京口質庫遍城內

每雞羹一盂非腿不食庖人必殺三雞充之餘肉皆拋
棄又烹魚時必先置燕窩腹內方食所用木器瓦器盡
花梨古窰其豪奢乃爾時北兵告急驥方以巡撫入覲
未至國門已加兵部侍郎矣

姚少廷尉思孝爲給諫時持門戶甚力至是以考察爲
憂予曰非當察而察吾何畏若公道昭明洗雪前枉則
今日墜淵之人正異日登仙之人也後予奉差出都思
孝又言當事者委之守城予與書曰諸君貌順心險未
可云好相知也思孝不能決已北兵人都薙髮爲僧復
爲人所逼遂出見

左兵與北兵交逼上召對羣臣姚廷尉思孝喬侍御可

聘成侍御友謙

崇禎甲戌
海門人

皆揚人也奏左良玉稍緩北

尤急乞無撤江北兵馬固守淮揚控扼潁壽上曰劉良
佐兵還宜留江北防守馬輔士英時立御前戟手詈曰
爾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

議欵若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臣已調良佐兵過江南矣寧死北無死逆舉朝爲失色有賈似道棄淮陽之誚時上雖憂形於色猶顧友謙曰若成某耶蓋往者播徙時曾餉上於危也

左良玉反後九卿十三道合疏聲罪既上已兩得旨惟六垣疏未上吏科吳都諫希哲初大言曰今日所重不在楚宜出公疏糾揆地並請固守江淮然逡巡未敢也已上防江公疏後以無疏討良玉罰六科俸

金吾于之英旣借謙後又恃輿援多幾冒伯喬侍御可聘以非謙嫡系言於掌道張侍御孫振十三道無畫題者遂祇封謙臨安伯時稱浙有三大功臣劉基誠意伯

王守仁新建伯至是謙復贈伯

周禮曹鑣雷僉憲續祚賜死王侍御懷以吉服承旨入
獄懷先有疏請斬二人續祚曰王懷能斷得我首否鑣
覺對曰不斷我首吉服何爲各作家書訖又互書先帝
遺臣四字於腹就縊續祚遺命弗葬置棺雨花臺倣子
胥抉目意不一月京師失

劉總憲宗周以聲氣故素重周儀曹鑣一日晤章吏部
正宸問曰如周可謂粹品否正宸曰不純宗周問故正
宸曰言有餘而行不足宗周嘿然又祁少司農逢吉天

壬戌金

鑣同里人及賜死梁少司馬雲構

崇禎戊辰

蘭陽人在

坐語逢吉曰貴邑一日殺二賢耶逢吉曰一賢耳蓋以

周庶常鍾爲賢也其惡鑣若此噫斯言過

楊副憲維垣首攻崔逆列名逆案遣戍故夏銓曹允彝
幸存錄亦以爲過獨一生大誤在攻熊經畧廷弼廷弼
功多於罪至指附鄒總憲元標與趙豕宰南星者皆爲
鄒黨趙黨而欲於熊黨並錮尤謬及起任南都議或偏
而行無疵幸殉國一舉足洗前非乃誣其殺妾潛逃爲
亂兵所殺舌可犁也

江南旣陷左少司馬懋第向南哭盡哀中軍艾大選先
剃頭力勸懋第早降懋第怒縊殺之其同謀監餉傅瘡
崇禎庚辰特用榜廣寧衛人懼告懋第勾引齊寇謀危京城攝政王
遣兵入院勒令諸人剃髮懋第大呼曰我頭可斷我髮

不可落時兵部陳司務用極王遊擊一斌張都司良佐王都司廷佐劉守備統五人皆與同志遂俱執送刑部重鍊三匝旋移水獄七日不飲食逼降皆不應執見攝政懋第著母喪服同用極長揖南面坐見諸降臣列階下大言責之曰汝誰家臣子作此面孔諸降臣皆跼蹐無以自容攝政數懋第僞立福王勾引齊寇狀懋第抗言曰我先皇痛罹大變以親以序當立福王何云僞立山東豪傑皆忠孝有爲前者就見我皆勉以大義亦不係土寇又歷數攝政不郊迎使臣不以龍亭出接御書罪又言艾大選剃頭勸降應誅曰我血性男子到此惟有一死耳時攝政指用極曰汝何人亦不跪用極曰我兵

部也三尺童子恥拜異類況我大明人物攝政怒命捶其頰用極噉血呼曰士可殺不可辱攝政復從容曰汝等不怕死皆忠臣也然降不失富貴懋第曰剃頭不如斫頭命左右曳出至菜市口仍遣降臣勸曰先生懼乎懋第曰無問我懼不懼請問若輩羞不羞至順城門又遣滿官以封王啖之懋第曰懋寧爲大明鬼耳將刑顧問五人云何一斌等皆曰願從死懋第曰好好但恐有悔用極大呼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五人復同懋第南向叩頭泣曰臣心畢矣遂被殺五人皆爭就死其時忽風沙四起捲市棚雲際屋瓦皆飛觀者近萬人咸爲流涕其同行門人咸默徐元敷葬懋第等於白馬寺傍火

用極骸骨負歸崑山故里

馬輔士英爲黃侍御澍所糾密疏言上之得位由臣及四鎮力其餘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彈臣去明日且擁立潞藩矣上信其言爲兩泣久之以後一切朝事俱委士英惟狂走宮苑中如失心狀後聞北警十餘宦豎挾之出奔外官尙不知也又言士英聽阮大鍼奸謀欲以三朝典要挺擊事興黨人之獄上獨不允亦可想其爲人矣蓋濡忍勝而明斷少者

劉翰林正宗張侍御懋燝於弘光時皆仕南都國亡兼程而北得補原官已正宗官至大學士懋燝尋調外高材捷足未可盡詡

萬厯四十四年丙辰爲北天命元年是沈同和

吳江人
超鳴陽

代作事以贗元黜革之歲也中國無元而外國有元且

其得力之洪承疇已於是科獲雋

弘光乙酉二月有五色日數十相鬪煌煌激射自未至酉始滅天日爲晦

楊納言維垣曾語予曰當時不宜遽逐李選侍選侍逐則客氏進無內主故也亦是一說

三垣筆記下

三垣筆記下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劉總憲宗周

萬曆辛丑會稽人

有疏云天道有陰陽而人事應

之其事爲君子小人君子小人進退則否泰之關也聖人嘗致嚴於始進矣於泰之初曰拔茅茹否之初亦曰拔茅茹同一拔茅耳未辨所爲君子小人也君子固自勉其爲君子而小人亦自忘其爲小人聖人從而微辨之則繫否以貞吉又以廣選善之門也嗟乎辨之不早未有不以小人加君子者而世道因之矣今天下誰甘爲小人者臣請質之事始陛下龍飛海甸天實爲之人

曷力焉而乃有以護蹕微勞居功定策入內閣晉中樞
宮銜世蔭者非先鳳陽總督馬士英乎因以鳳陽之入
更司馬之出臨敵易將坐誤軍機亦士英也於是先吏
科給事中李沾備言定策挑激廷臣構成水火誠意伯
劉孔昭又以功賞不均發憤家臣致朝端聚訟諸臣之
品不同而比類相從大抵有拔茅連茹之象於是羣陰
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
則逃官可以汲引兩家賓客互相譏亦互相挾中朝之
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
匡攘之畧高傑一逃將也恃士英卵翼奉若驕子浸浸
尾大而劉黃諸將又置若奕棋洶洶爲連雞之勢動曰

不和至分割江淮四鎮以慰之遺異日藩鎮之禍則皆
高傑一人有以倡之國勢如此人心可知督師之伎倆
既窮北伐之聲靈盡挫宜其奄奄兩月不能一步踰江
北也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勛臣爲政樞
貳佐之至先帝始設內臣提督成敗之數可知陛下立
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以煥新猷而不意又有盧九德
之命所稱居重馭輕之謂何則士英又有不得辭其責
者矣總之夷狄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
與宦官又往往相爲表裏自古未有宦官典兵而天下
不壞者尤未有小人羣起用事而專閫之人能樹功方
域者惟陛下自爲社稷計首辨陰陽消長之機獨奮朝

綱亟敕士英仍出督師鳳陽駕輕就熟聯絡各鎮次第
決用兵之策諸將中仍有不用命者立以朝廷之大法
處之由此北拒敵西滅寇南收荆楚惟諸將所至再啟
茅土而士英遂並得以功名終矣若今督史可法卽不
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
犄角將見疆場之臣旣和於外廟堂之臣亦和於內中
興事業其賴是乎若京城提督亦在陛下獨斷而寢之
疏入留中

劉總憲宗周因馬輔士英乞休一疏語多譏刺乃言臣
前疏規及樞輔馬士英士英遂杜門乞休致煩聖明下
詔示以和衷臣罪滋大乃士英獨因臣疏追痛先帝而

遂坐臣以目無君父又因以喪服未滿自稱草莽而並
坐臣以不臣天子則臣罪死有餘辜臣不足惜將使天
下遽謂先帝可忘凡痛及先帝者卽謂之不臣是顯爲
亂臣賊子立赤幟也而又何有於皇上乎士英所亟亟
自明者定策之功臣豈謂無功惜所以居功者猶未盡
也使士英果居定策功則今日討賊復仇何如其急旣
坐中書之堂復筦樞務之重三月以來何事不辦將謂
東除西蕩立取仇人之首懸之闕下祖宗疆土盡奠版
圖斯時策勳飲至周召方虎之業又孰議士英者乃今
江北四鎮岌岌乎分崩離析士英不聞調度一事惟聽
其各相雄長以自爲利遂使進無恢復之圖退無畫江

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收士英將何以保前功不終負
恩皇上乎借曰別有機宜臣請翹企視之矣疏成將上
會高輔弘圖言士英未可遽去恐水火不已將爲善類
他日隱憂遂止

劉總憲宗周聞劉東平澤清糾已疏言國家所以久長
弗壞恃此紀綱法度而已本朝受命三百年來未有武
臣參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而欲殺憲臣者且未有
武臣在外而輒操廟堂短長使士大夫盡出其門者有
之皆自澤清始一時紀綱法度蕩然盡矣至澤清所欲
殺臣者朋黨之說也慨自神廟朋黨之說興而空國之
禍積漸不可解其間所稱爲黨人久已丹沈碧化越一

二十年而臣尙偷息人間世方指爲遺孽至此當殿後死矣何待澤清言獨澤清尙自詡國家勞臣乃敢遂行君側之誅如溫卓故事朝廷安可置之不問臣忝大臣義不受辱仰惟皇上先與臣罷斥仍取澤清原疏下廷議應否誅臣稍存法紀之萬一卽臣罪應誅幸而不見殺於盜賊之手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不見科臣韓如愈之死於非命乎然至今竟無問及之者時事至此良可痛矣疏奏留中

劉總憲宗周爲四鎮誣詆不具疏辨但具揭云國難方殷非臣子角口之日然其中臣誼所關有不容徑置不問者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況遭先帝非常之變臣

子敢處以常禮曰草莽孤臣乃遂不臣乎且職民也欲署前任則前任無官欲署新任則新任未任何草莽孤臣道其實也君父之喪一也禮未卒哭稱孤子二十七日以內於臣何獨不然乃欲借此以殺職職不受也至親征之說蓋仰體皇上急於復仇之意以爲計必出此卽假此先聲以圖實著存此大義以激人心亦兵機所不廢又欲借此以殺職職不受也方賊勢洶洶貴鎮突有家眷寄江南之說業已阻挫士心矣未幾而割地講和爭以維揚爲奇貨兵民仇殺激之者誰乎數月以來徒以諸鎮之故動費朝廷區處致坐誤北伐之機將何辭以謝天地激變之罪職尤不受也至挺擊一案與職

風馬牛不相及而借此題殺職職甘受乎求其說而不得猥曰道學穰苴之言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霍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此亦道學君子所不廢也貴鎮獨未知乎今而後貴鎮幸一意辦賊有進無退以副知遇不致再作江南之夢與古人爭烈職雖死何恨澤清等語塞宗周遂求去

夏銓曹允彝憂居著降賊大義其言曰或問唐肅宗於安祿山之亂六等定罪首大辟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今可仿否曰是不同唐長安雖破元肅並存先帝何在君崩臣活較元肅時宜加一等或問唐德宗於朱泚破先斬降泚寵任官崔宣洪經綸等德宗至

鳳翔又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今可仿否曰是亦不同
泚初起止姚令言諸逆黨耳非崔宣等助之豈能橫行
若此今闖勢久成諸降賊者自負恩喪節而非闖逆同
起事則盡法中有差等或問先帝嘗有欽定逆案可仿
否曰是又不同魏崔雖謀危宗社殺害妃嬪屠戮忠良
而非弑主也今逆闖罪豈魏逆比比從逆當加等何疑
或曰視唐之六等宜加一等是矣何以定之曰重者辟
而加籍次辟次自盡次重杖及戍次遠戍最輕者流近
地無貶法也或問加罪一等實仍六等今之降賊者以
何等罪定何等刑曰宋企郊崇禎戊辰乾州人張嶙然義烏人
志陞崇禎甲戌華容人韓琳萬曆丙辰涇陽人安伸萬曆丁未涪州人白廣恩

陳永福等從賊攻陷城邑或爲搜宮或爲用刑皆大逆

非從逆不在此數所謂從賊者皆都城破後屈節者耳

其最重者如何瑞徵崇禎戊辰榜眼信陽人楊觀光崇禎戊辰招遠人韓

四維黨從雅天啟乙丑寶雞人薛所蘊崇禎戊辰孟縣人等受賊寵任

爲賊僞大臣也周鍾手草僞詔指先帝爲獨夫稱逆賊

爲堯舜者也楊廷鑑崇禎癸未狀元武進人陳名夏崇禎癸未探花溧陽人

魏學濂崇禎癸未嘉善人或獻條陳或定儀注或請催漕此彌

大罪也爲首等降賊爲要秩且視舊加陞如庶吉士徑

受僞編簡科道改僞弘文少卿改僞正卿等職非投順

最先媚奉最諂何以至此爲二等如降賊仍爲僞要官

雖不改其舊亦是受賊寵用尊如僞卿寺要如僞弘文

僞吏政僞諫議僞漕院直指等官何容末減爲第三等如已受僞官爲所疎遠不甚著名者爲第四等初曾受夾不能自固而降又不甚著名者爲第五等獻金獻女以媚賊求免而托故未授僞官者爲第六等似亦至平矣內有已受賊官於五月十四日以前賊未敗先自逃回者視本等或減一等或減二等又有不是五月十四日以前爲敗後竄歸者身投司敗良心未滅或於本等議減等惟至今未歸歸而不出雖云逃歸實受賊差委將爲內應此無論逃於何時斷難減也又曰唐以早定六等致從逆益堅再召史思明亂今刑章太峻無乃激之叛乎曰臣子所論者法而已矣或誅亂而亂定或養

亂而亂滋諸從賊者皆誤國庸流非縱橫險才也賊之滅亡豈附賊者能支然國家不可不立一法以待殺賊歸國者凡諸從逆未歸之家羈其妻子錄其家產俟之三年有能擒賊渠魁建功於國者赦雖極如宋企郊等苟能斬闖賊並劉牛等賊亦赦之可也惟終於不歸卽加等族誅籍沒又非六等可論矣議出人多是之

徐諭德汧里居感憤時事貽同事書曰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明而異同之見不可不化以君民爲心則和一之至不必合黨同羣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爲務則猷念各分不必破黨渙羣而自無不異用人者執此爲衡其忠君愛民精白乃心者爲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

節在公者爲君子否則小人流品區別澄敘無舛故人
謂異同立而賢邪之界限以明不知異同化而賢邪之
流品始出夫以先帝十七載乾惕卒使鼎湖泣於寇孽
椒殿傾於賊烽其故何歟良由頻年以來是非混淆士
大夫精神智慮未嘗爲君民勤恤爲職掌究圖極其末
流乃至膜視主上如胡越之瘠肥委身寇仇若秦楚之
朝暮豈不痛哉今者吾皇中興百爾在位自當洗心滌
慮事我一人有能匡弼吾君者則登之不然如鸛逐雀
勿疑也有能奠麗斯民者則庸之不然如爲苗翦莠勿
後也有能殫心職業者則陟之不然枝官秕政便文白
營勿貸也毋以體骨不媚遠耿介特立之人毋以惛惛

無華失專心向公之士毋喜聞聲之浮慕援助之實繁
濫收趨勢游利之宵類毋因一事之快心片言之順意
悞用呈身換面之儉流除凶雪恥端有賴矣其言公平
可采

三垣筆記下

三垣筆記附識上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上爲信王時曾夢烏龍蟠殿柱又偶遊本宮花園園有二井相離甚遠上戲汲於井得金魚一尾再汲一井復得一尾活潑光曜左右皆知其異秘不敢言

熹宗初卽位上猶在冲齡忽問曰這個官兒我可做得否熹宗曰我做幾年時當與汝做人以其言爲識

熹宗大漸逆璫魏忠賢方柄事懿安皇后召上入繼大統戒勿用宮中食上從周戚畹奎處作麥飯袖而食之上卽位數日大璫王體乾魏忠賢侍問及立枷事體乾

奏曰非大奸巨惡法所不能治者弗用上蹙然曰雖如此言亦太慘矣忠賢默然遂傳免

上初卽位以內臣崔文昇用泄藥致光廟晏駕欲殺之忽內宮羣譁囂不可止上問故曰崔官兒好人理不應殺上命免其死越數日徐訪內臣爲首數人皆杖殺之上聰明天縱初卽位時視諸臣每有不足之意一日召對諸臣無一語當聖意上曰此就是召對了麼

上每言欲法堯舜有以漢孝文相方者猶目爲中主一日輔臣語及唐太宗上曰太宗掃盪羣雄朕愧無其才若閨門無序家法蕩然朕羞稱之矣

上初卽位倪侍御文煥

萬厯己未江都人

以附崔呈秀

萬厯癸丑薊州

人削奪歸同鄉喬中書可聘往謁文煥神色沮喪若悔
前非者可聘曰他無論若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君子
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
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舉朝皆罵楊左諸人我自糾小
人耳如今看起元來是兩個君子

吳侍御牲初入臺班獨行無倚趙太宰南星欲以年例
處之不得已乃薦方侍御震孺

萬厯癸丑
壽州人

等以釋其疑

後魏崔專政又以三案有疏借例推削奪楊侍御維垣
攻魏崔時猶以故意疏薦及再入臺班始風節矯矯以
彈擊稱雄

予壬戌赴公車見張司馬鶴鳴

萬厯壬辰
潁川人

以及臺省部

郎皆與熊經略廷弼

萬厯戊戌江夏人

搆羣推一愚率之王撫

化貞以抗廷弼而廷弼疏言廣寧必失河西必危乞留

臣言以劾一疏尤爲先見及事敗與化貞同辟人以爲

冤至遼東傳一書爲丁輔紹軾

萬厯丁未貴池人

等進呈以殺

廷弼者予曾見此傳最俚淺不根而指爲廷弼撰授尤

誣赴市時挺立不跪下刃僅及頸半行刑者卽以刀逆

割之慘哉聞紹軾與行長安道上白日見廷弼回寓腦

裂死鶴鳴以陷廷弼卽罪生還後爲流賊索賄倒懸城

門身首碎裂亦天道也崇禎初韓輅燠

萬厯壬辰蒲州人

疏請

歸葬有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等語公道始明

王撫化貞卽副憲志充

萬厯癸丑諸城人

皆諸城人又皆癸丑

進士一坐失陷封疆一坐行賄謀升同白棄市亦云怪矣

梁侍御夢環

萬厯癸丑順德人

首糾魏忠賢及巡按山海忠賢

欲以查核錢糧中之法夢環惶急知忠賢憾張戚畹國

紀

太康伯

以參疏獻媚內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可疑二

語謂張后非國紀生將撼中宮也上嗣位依子罵父律

較是年秋決上勾其名以墨輕未見諸囚皆決夢環還

獄及復奏以原疏對名方見其勾倉皇取之獄抱上馬

至西市行刑

王冢宰允光

萬厯壬辰長垣人

當魏忠賢專權時請以票擬還

之政府可謂言人所難吳侍御銓以其爲司馬時不駁

魏良卿

忠賢姪

封爵糾之遂與聲氣大左及例轉科員與

吏科陳都諫良訓

萬曆癸丑進賢人

各有所主相持不下良訓

曰寧用晚生遂以大參補之

己巳除夜誤傳免朝上是夜宮中內宴宴畢竟升殿惟
溫輔體仁馮給諫元飈在或奏聖駕御殿例閉朝門諸
臣不得入上退坐命啟門復不至不得已還宮及諸臣
聞駕出咸倉皇入上復升殿儀部吏佩元旦表與儀郎
交臂相呼而不相識及拜賀禮行遂取別省賀元旦表
讀之中官命報名以辨至否時諸臣各競紙筆伏地呵
凍書之如犬踵蛇行出訊之則自官僚以至從役皆如
醉如癡不辨天曙莫知何故也

錢輔龍錫

萬曆丁未華亭人

萬曆丁未會試時夢衣蟒玉有刀

加頸爲人奪去後在政府以袁經畧崇煥誅毛帥文龍謂龍錫知情下獄議死時上震怒人皆危之龍錫坦然曰吾先夢在必不以刑死已果減等出

崇禎癸酉甲戌鳳陽出惡鳥數萬兔頭雞身鼠足人取供饌甚肥美但犯其骨立死乙亥上元遂有流寇慘殺之禍

叛賊孔有德圍萊州城守甚固劉督宇烈

萬曆丁未綿竹人

主

撫遣屈司李宜揚往說之賊誑宜揚往城下請謝撫軍

璉

萬曆丙辰監利人

出受撫總兵楊某堅止璉不聽率朱郡伯

萬年開城出賊故遙呼羅拜璉喜稍近之賊遣使請退

左右有密言相告及却兵衛而璉及萬年皆被執萬年
誑賊曰爾執我無益可以精騎從吾呼守城者出降賊
然之以精騎五百押至城下萬年大呼楊云我已被擒
無生理賊精騎盡在此可速發礮擊之吾與俱盡亦不
枉此死耳楊猶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遂遇害楊發礮
擊死過半賊勢大摧

乙酉夏初鎮江民婦產一子頸戴二首與母俱斃又下
游絲成團不知何兆

崇禎辛未四月揚州胡尙綱染疾不瘳婦程氏私刲股
二片啖之嘔出不救婦不食二日然有身四月或解之
曰若得男可延而夫嗣徒死無爲也婦曰吾亦知之但

生女又未免苟活數月恐無以對吾夫耳因復食至七月果生男踰年子以痘殤卽理前盟致謝翁姑曰未亡人且死不能常侍幸有娣姒養無悲也復絕食越二日其姑故難之曰爾父母家不越二百里若不候面訣或有言奈何婦曰然可急迎之然終不食惟日飲清米湯一匙謂可延旦夕候父母至迨十二日其父母遣幼弟至婦曰是卽可白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姑向之泣則曰未亡人若再嫁則當哭此好事耳何哭徐簡奩中簪珥令變易備後事以其餘給散家人并鄰嫗之曾過問者復自卜曰十八九日皆良吾當逝向曾剖肉二片救夫夫不可救尙以石灰養之牀頭死後可入歛以示全

歸遂死

錢少宗伯謙益聲氣宿望虛譽隆赫時周少宗伯延儒

爲上所眷注阻之令不得列名於枚卜延儒請之瞿給

諫式耜

萬曆丙辰常熟人

式耜厲聲拒之適溫宗伯體仁亦以

沈故輔一貫

隆慶戊辰四明人

門人爲時望所擯每立朝無敢

與言者而資俸久在謙益上亦不與名於是體仁延儒

交遂合始有召對錢千秋之事謙益等又欲攻去周輔

道登

萬曆戊戌吳江人

故道登亦從中主持當召對時體仁應

答如流而謙益噤不能言上命錦衣衛拿謙益下猶相

顧不敢致上益怒故謙益卒不勝

嘉興縣庠生李夢康幼女四歲喪母撫尸慟絕絕而甦

事後母以孝謹聞父食貧女獨勤紡績供父或慕而求
字因詢父曰世何謂賢父曰善事舅姑爾女曰舍已親
事他人親以此謂賢實非兒願且我母早逝烹飪非伯
兄事父休矣因哭拜力謝父亦感泣及笄愈貞不字之
心父悲其志不强奪也父嘗病女禱天請代養藥庭中
有青鳥啣一朱實墜藥鎗中服之卽愈崇禎二年六月
朔女疾作自知不起抱父號泣以不克終養爲恨一慟
遂絕

郝景春

萬曆壬子
江都舉人

官房縣令張獻忠旣就撫復叛來攻

房城不用力者手刃之景春亦懸錢立賞格曰擊中一
賊賞錢一千獻忠有花馬甚愛出則常騎亦爲礮擊死

其徒死者甚眾獻忠將退指揮張三錫以繩引賊入城城遂破降賊張大經百計說景春降不從呼其子鳴鸞至謂之曰男子不幸至此惟一死耳又以手畫頸曰此其甚痛耶乃與鳴鸞及僕陳宜往見獻忠不屈獻忠指大經曰彼九省監軍道如何恭謹汝一知縣敢爾景春曰彼已降賊不值一錢吾豈效彼者乃殺一丞以懼之罵如故獻忠與大經怒命曳出猶罵大經不絕口遂見殺鳴鸞撫父尸大呼曰死賊何不殺我遂與陳宜同遇害事聞贈太僕寺少卿

鄭輔以偉

萬曆辛丑上饒人

喜讀書而票擬非所長疏有何況

二字誤以爲人名也票云何況着按撫提問上駁改乃

悟由是有館員須厯推知之諭又一日擬票縣筆不能
下周輔延儒等哂之以偉歎曰吾富於萬卷而窘於數
行致爲後生所藐遂挂冠後竟卒於京

吳侍御甦辛未按秦一以察吏安民稽覈功罪激勵將
士討賊爲務凡巡方舊套審錄拿訪等俱停守令賢否
卽以城守堅完盜賊不犯境民獲安堵者爲最故按秦
二十閱月賊未過西安漢中一步

曹總兵文詔與洪總督承疇

萬厯丙辰
南安人

不協吳直指甦

曾問文詔曰制府素稱得將士心而不能將將軍何也
文詔曰制府爲人煦煦小仁御士以詐無雄畧英斷可
遇小敵不可遇大敵文詔從征數年頗有功而幕下將

吏不聞薦錄一人此騏驥困於鹽車仰天長鳴者也姓
爲疏題部下有功者請部加銜文詔甚感之故後撫晉
時大得其用

鄭庶常鄧入京以溫輔體仁異調恐阻已入館逢人肆
詬謂吾必糾體仁然特以恐嚇爲脅制耳實無意糾也
體仁知之遂爲先發制人計而蔑倫詞臣之疏出

禮科房之騏

崇禎戊辰
東明人

父楠

萬曆
辛丑

溫輔體仁本房門生

也之騏以國博改給諫實體仁力已復糾體仁以附聲
氣噫寧吾爲逢蒙自負其師耳後兩仕清尋革職

宋給諫學顯以聲氣自雄田太宰維嘉與牴牾一日學
顯以書干選郎維嘉得之遂例轉時學顯方揚揚謁客

忽數朝士擁馬首曰高升矣學顯嘖嘖不平維嘉揚言將以私書入告遂悒悒出都

田戚畹弘遇

田妃父

所爲不法人爭鼓訟御史臺以法繩

之貴妃脫簪求解上怒曰祖宗法不可私擯居別宮久之周后召至看花乃承恩如故

上重太宰之選召內閣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命各舉所知張少宰捷云諸臣黨同伐異一切把持臣所舉皆所

不喜盧吏垣兆龍

天啟壬戌光山人

曰科道例不薦舉惟舉有

不當者方行糾參上然其言命吏部先舉捷因舉唐世濟呂純如諸臣皆各有所舉上問世濟何如人溫輔體

仁錢輔士升

萬曆丙辰狀元嘉善人

王輔應熊皆極譽之上曰呂

純如係逆案不可開端於是兆龍首糾之而姜給諫應

甲孫給諫晉言尤力張侍御三謨

天啟壬戌太原人

金侍御光

辰等繼之獨河南道盧元賓不言捷再言純如才若用之不效願與同罪上曰旣結逆案不用也罷初召對諸臣傳聞閣部同心且有大力者爲之內援純如之用聖意已決故皆蓄縮不敢言賴上片言而定諸臣方敢繼其後然純如無頌忠賢疏逆案指爲有頌誤也

上以山西大同宣府等處失機罷督撫罪之命會推代者張少宰捷出諸袖中曰山西巡撫已有人矣眾問之以吳侍御姓對眾爲不平爭論久之捷竟以姓奏上召姓問何以撫山西對曰禦敵當禦之邊外若大同宣府

不能遏其入口山西豈遽能驅之出口乎然其入邊尙在二三年後猶可預爲修備今流賊遍滿內地郡縣爲墟此國家腹心元氣之病不可不速爲撲滅山西逼近京畿關係尤大兼陳殲渠散黨防河用將申嚴紀律諸事上傾聽久之是晚命下

孫給諫承澤入垣諸疏中立無所依附當事者欲以年例處之疏糾蔡少司寇奕琛乃得免自此以聲氣推上篤好文學勵精求治嘗因講席咨問春秋傳義左右陳說無稱旨者或薦文翰林震孟特賜燕對震孟援引侃侃上嘉悅之

吳給諫麟徵生平不受人意旨言事與文翰林震孟交

密震孟以劾潤州張某奏稿諷麟徵上之麟徵謝曰非時政所亟也震孟雖鞅鞅去而心敬之

文翰林震孟一日入講上加足於膝遇講中有云爲人上者可不敬哉震孟重言之上爲竦然及入閣頗疎脫曾擬票某本不決密遣僕持疏送姚給諫思考代擬時思考與溫輔體仁左大驚曰若洩禍立至矣謝遣之此思考親爲予言者

蔣少宗伯德璟留心國計將各邊餉冊細加剔釐計祖制九邊及先後增設東西二協昌通津登保五處共十六鎮一切新舊練三餉兵馬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各項原額現額苦心編纂而諸形勢要害及近邊部落今

昔疏義有可采者亦附見焉合爲總冊分爲各鎮名曰
備邊御覽冊先進總冊次進備邊撫賞一本三進薊密
山永一本薊永三衛考一本昌平鎮一本守邊乞賞各
部落一本又將各邊十六鎮新舊兵馬屯鹽民運京運
漕糧三餉本折及兵馬價各項括其大綱以便稽核名
曰御覽簡明冊一本又進九邊十六鎮兵餉總冊二本
御覽簡明冊二本薊州鎮兵餉原額二本新設中協薊
州鎮一本東協山永鎮一本西協密雲鎮一本大寧三
衛考一本附戚繼光登州衛人口外山川圖大寧哨撥
歷朝經歷及朶顏福餘泰寧支派恢復大寧諸疏議新
設昌平鎮二本附諸陵形勢歷朝謁陵事宜新設通州

鎮一本新設天津鎮一本附二鎮漕河水利眞保鎮二
本新設登萊鎮二本附膠萊河養魚池考海運考毛文
龍至黃蜚始末考新設關外寧遠鎮二本附建州始末
考二本山西鎮一本宣府鎮一本大同鎮一本守邊賞
彝考二本附隆慶以來順義款貢始末陝西固原鎮一
本延綏鎮一本寧夏鎮一本甘肅鎮一本附河套考大
同叛兵考寘鐸考元昊考哈密諸番考其進冊時在入
閣後

文輔震孟入閣時溫輔體仁久居首席每票擬必商之
震孟有改必從震孟密語諸同志曰溫公虛懷乃爾何
云奸何輔吾騶萬歷乙未曰是人伏機甚深何可信震

萬歷乙未
香山

孟不爲意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疎脫凡震孟票擬竟發
改震孟堅不從徑抹去之震孟怒拍案大呼以諸疏擲
體仁前體仁亦不顧未幾許給諫譽卿爲謝冢宰陞所
糾體仁擬旨爲民震孟力爭之不得曰科道爲民非天
下美事體仁奏其語遂罷震孟每語諸同志曰諸君子
見子當國放膽作事無復前者兢業遂爲奸輔所窺乘
機相中先是周輔延儒被糾將去國體仁與閤冢宰洪
學萬厯戊戌烏程人深談厯指某疏比某疏尤甚笑聲徹外後
浪催前浪其相嫉固然也

許侍御自表糾溫輔體仁疏項翰林煜所授也煜以自
表由明經拔上所注意雖糾必不處竟鐫級調用

體仁長於心計凡閣中票擬每遇刑名錢糧名姓之繁多頭緒之繁錯皆相顧攢眉獨體仁一覽便了從不以舛誤駁改故諸輔亦服其敏練但存心過刻伏機甚深又不敢批逆鱗其大病也

張給諫焜芳

崇禎戊辰山陰人

糾史罔少莖

天啟壬戌清苑人

單款揚

州同袍鄭元勳所授也莖巡鹽狼籍多在揚郡故元勳知之甚詳然莖繫獄後母死不得歸號泣不輟頗有憐之者

吳輔姓在晉嘗語諸將曰予在行閒久知兵事好還賊焚掠害民卽殺之千萬有功無罪若無辜脅從卽殺一二亦有罪無功且我縱軍士濫殺上天或假手賊以致

喪敗諸將惻然牲乃製白旗二面每出陣令脅從老幼
婦女降者跪伏旗下一散其黨俾得直前殺賊一全活
無辜使有更生之望

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吳輔牲請旨移駐河上督兵
防禦往時撫院移鎮皆遠坐郡縣將吏得逍遙河上牲
駐禹廟坐臥處韓城諸山村粲然在目分列軍士倚山
爲壘多置火礮無事則鑿冰有警則伏銳以待臘月望
後賊掠韓城諸山村火照壁壘閒未幾逼河爭道相持
旬日矢石交發賊不敢近除夜牲語中軍曰年節恐軍
士酣飲離伍爲賊所窺此數日夜更宜嚴惕賊果是夜
呼噪至官軍寂然旣近發礮擊之傷者甚眾至明乃止

次日賊遍滿山谷終不得渡以丙子正月三日漸徙而南入豫姓不解衣帶者半月

吳撫姓親詣雁門一帶邊堡閱從前敵兵出入處各堡廢弛無一勁卒壯馬可禦敵者邊牆尙不及環堵土垣器仗朽敝僅火器存焉將吏云自俺答受款後人不復整理六七十年矣設邊原防西虜豈料東人千里外入犯乎姓乃繪圖列所應修治增設堡墩臺牆上聞委廉能官督各郡縣丁壯葺治之又察往日管修各弁侵冒狀嚴懲之立限完工半年而邊隘可守

山西饑吳撫姓疏中使賁金至語姓曰上覽公疏諭各宮曰山西饑荒人相食撫臣疏到矣各捐所有往賑

之一日得三萬卽刻差遣上留心民瘼如此甞不覺泣
下卽終巡按同中使馳赴平陽察賑賑畢大雨是秋熟
乙亥戶部議稅閒架雖比唐法稍輕而擾民賈怨則均
吳撫甞具疏援陸贄諫唐德宗事內云陛下投珠抵璧
上希堯舜當事者固不當以德宗敝政進而諸臣中無
一陸贄臣深以爲恥願概賜停止非獨爲三晉災民請
命已也不報

乙亥山西提學袁繼咸以名教爲己任操履皦然課士
公明吳撫甞因明旨有提學官三年清公有望者聞擢
五品京堂以示優異乃具疏薦之而張巡按孫振批遺
才諸生狀令送入場繼咸曰本道事何以按院批狀行

平嚴斥諸生孫振怒具疏參論捏諸贓款汙蠟之奉旨革職解京究問且謂撫臣何得濫薦着自行回奏孫振密令一司李謁姓云回奏疏畧自引咎渠與烏程相公相知不過降級耳姓曰皇天白日可令姓賣繼咸以欺君父乎遂直陳按臣徇私屬託繼咸抗直不阿狀孫振恨益深

甲戌之春上御殿謂羣臣曰今天下有事用人方急在廷諸臣其各舉所知溫輔體仁先對曰臣等名忝政府不宜以汲引自私若皇上下詢省掖近臣何患無賢上顧六垣無應者獨吳給諫麟徵出對曰臣所見與輔臣異竊謂薦賢正輔臣事宜開閣延士持吐握之誠薦達

疏遠備皇上任使若有不當則諫官循名責實糾彈隨其後雖閣臣無能顛倒邪正若令糾彈之臣雜主任使則國家論列長短屬之何人上曰善

喬侍御可聘巡按兩浙時吳下諸公皆欲重蔡少司寇奕琛受賄罪託嘉興史司李德翼言於可聘而錢少宗伯謙益爲最可聘心無適莫正色拒之謙益等遂以爲黨邪叛正且尤及吳侍御牲謂牲乃可聘兒女戚何不致一言及南渡後薦奕琛者又謙益也

上因遼事倥偬思故寧遠伯李成梁舊功特宣詔赦其子如楨於獄時如楨坐楊經畧鎬失事繫獄久矣清晨抵家叩門而入家人以爲鬼皆驚呼已知其故乃相持

感泣

甲戌河南孟縣民孫光顯舊阡在河陽驛之東偏塋中有蔓草俗名野葡萄滋蔓長丈許入夏枝節閒忽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爲龍爲鳳爲麟爲龜爲雀爲魚爲蟬爲蛇爲孔雀爲鼠又有鸚鵡棲於架架上蓋蓋中有粒鳳則苞羽具五彩美人上衣下裳裳白衣黃面上依稀似粉黛蓋翳霧所就也凡人間物象種種咸備獨無器用之具耳至布置點染宛肖生動雖善繪者猶失其巧連陌王秀才及黨氏塋所產俱同三氏外則無有卽一枝出三氏塋外者其上卽無有曹副使應秋聞之急使人往取已爲好事者採盡有人親往得

三美人一鸚鵡一鳳者故述此三物尤悉此異宜聞於朝縣令以萎草不久遂寢

壬午秋甘肅巡按奏田閒蝦蟇皆生鼠食稼殆盡

予爲寧波司李謁嘉興守道晏大參日啟

萬厯癸丑偶新喻人

語及洪總督承疇日啟曰敝門人往司李興化所取初謁時視其少雋甚喜然某蹭蹬宦途幾十餘載不識何故鴻音永絕予曰有嫌否曰無今追憶其言良可味也
江郭直指鉏復命病甚所上疏俱不能自簡內皇上敕下誤書皇下敕上上怒加二大義後降調或曰此亦不祥語也

高侍御欽舜

天啟壬戌嘉興人

張侍御養

萬厯丙辰榆次人

巡鹽兩淮

養甚憤憤欽舜則舳艫相銜載歸貲不絕爲內臣楊顯名所糾皆被逮一日刑部某主政過予言二人罪皆辟予慘然某主政問故予曰張過及秋刑欽舜欲求先死賂獄官前其名決訖忽訛唱停刑養以下諸犯皆免時上雖謫監刑御史而究不殺養也

己巳永平樂亭縣被寇其鄉民家蓄一犬主被殺犬護之不去後鄉人逃難者歸見眾犬伺尸欲食一犬橫阻其中則其主尸也歸者咸義之糾鄉人埋其主犬自穴於塚旁入其中不移趾死土人爲立義犬亭云此同年成樞曹德爲予言者德後殉闖賊難

北兵破汶上縣驅一婦上馬誓死不從強迫之上復大

罵投地遂被殺以血書片瓦置其懷中云此婦可風惜忘其姓此予過汶上土人所言

唐少司馬世濟素服霍司馬維華才家居時言及維華錮逆案輒悞悵不已及起任總憲遂以邊才薦開送吏部時維華戍徐州每對人言已旦晚必用及聞世濟被糾下獄怏怏卒

崇禎中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崇字宜用古字作宐蓋以山壓宗不安若宗廟安於泰山則吉徵也通政司怪其誕屏弗奏

辛巳八月上視學行釋菜禮幸彝倫堂祭酒司業以次坐講畢駕閱城東北角樓樓新報落成也兵部堂上官

得騎馬護駕上御角樓賜護駕各官瓜果輔臣等同入
謝上諭輔臣曰大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道與
從祀諸賢不同宜議優崇卿等傳於禮部吳少司馬銓
退而具表章真儒疏請命詞臣輯正六子全書願之學
宮報可

吳少司馬銓在部以衛所各官承襲冒濫簡故牒大率
皆靖難功而開國者百不一二靖難視開國何如而濫
敘若是豈開國諸衛所軍皆從北征事後經誅奪歟漢
諸侯王以酎金色輕惡除者百餘卽開國侯伯見在存
襲者幾人而衛所各官傳襲二百五十年不絕祖父有
罪子弟仍襲爵幼者優給卽嗣絕者亦得旁引不可知

之族姓夤緣冒官徒糜俸銀濫名器可歎也

辛巳冬山東盜復劇請兵上命發京營五千往因召對上曰近日練兵何如吳少司馬姓對曰練兵必先選將將得其人兵自可練今京營諸將皆循資敘遷非有拔自行伍擢自功級者今發不練之兵靖方張之寇萬一不備有傷重威時提督太監王德化亦奏言京營馬匹不滿萬又多瘦弱不便發勦語未畢上目攝之曰此非爾奏事處德化惶懼而退是晚上手諭下閣罷提督止發兵三千命內員督勦竟無功

壬午四月召對上欲於京營選五萬戰兵而汰老弱何以使選者精汰者不譁吳少司馬姓曰汰老弱卽在練

精壯中京營原募邊勇營一萬二千專練騎射月支米一石鹽菜銀一兩又有壯丁營專練火器者三萬月支米一石銀六錢餘皆月支一石無鹽菜也近日驗之皆與散兵無異臣責各將領曰糧分厚薄而兵無強壯何以服眾軍士今後行分練法各將領曰揀騎射火器精熟而力舉三百斤以外者另列名籍旬日呈總協合操之如式者散兵拔爲邊勇下則邊勇降爲散兵壯丁亦然老弱不堪者革退另選精勇者補伍行之數月選練者十之一二汰去者亦十之二三此法常行軍士皆鼓勵練習以圖厚糈而被汰者亦無怨革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兵之意上曰然又問當另立戰營得堪戰者

五萬否姓對曰京營設兵原期人人堪戰因承平日久
不見戰陣前者發兵勦賊皆沿途無籍游棍代頂將領
利於扣糧游棍利於擾搶飾敗爲功冒功濫賞歸營則
大軍依舊充伍積弊已久今依臣練法要在選將有戰
將自有戰兵五萬亦不爲難但法須易簡事忌紛更不
必另立戰營也上諭兵部曰協理說得是卿速選將不
可悠忽又諭姓曰還具疏條陳來看賜果餅拜謝而出
鞏駙馬永固光宗婿順天人上疏請補建文諡上與諸輔臣議
皆憇憑吳姓更奏曰建文無過上曰不然渠變祖制戕
親藩皆過也又曰此事列聖皆未行朕可行否旣而曰
畢竟是一家會兵事迫遂已

黃翰林道周每具疏皆手書上聞從不倩筆及廷杖下獄猶手書孝經解百本序贊無一重者每本售銀一兩人爭市之以爲家珍其繼夫人

蔡氏名玉卿字潤石並工詩文

亦善書

與黃公無別

楊翰林廷麟以刻楊內閣嗣昌改兵部主政爲盧督師象昇贊畫同籍屠翰林象美自負知兵爲募烏合百餘人指麾操演旬餘方行至蘆溝橋望前途塵起訛傳敵兵至皆奔散惟存廷麟子身而已

丙子五月詹侍御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言甚切直上怒召對辭色俱厲爾選應對無所屈上問如何是苟且爾選曰卽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云臣

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卽不聽臣言亦可留爲後日之思上益怒輔臣申救良久命錦衣繫之朝房翌日旨下都察院議處僅降調

崇禎時誤國輔臣皆指周延儒溫體仁誤國樞臣皆指楊嗣昌陳新甲然歷數前後輔樞其智畧優長又推四人最益將相之才故眾口所詆猶居然冠軍此國事所以不支也

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爲盛石板平起空中人家醬甌或移寘屋脊而醬不傾騎驢過者人驢俱在空中驢腹腸潰破而人徐墮地無恙

中貴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

所宜得但因貴幸而賞之耳累朝相沿已爲定制上於
辛巳創爲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等帶皆有之又爲
定補服斗牛飛魚而下以各色異獸分品

鳳陽總督楊一鵬

萬厯庚戌岳州衛人

初司李蜀中上峨嵋見一

僧結跏趺殿上與佛並坐一鵬異之往問訊僧曰子非
孩時不呱不泣者耶一鵬生時實有此事大驚執弟子
禮兼詢終身事則云我鳳陽人汝六十時當與汝相見
遂別及爲總督已二十餘年於甲戌九月閒有人夜擊
鼓如警報狀亟取入則內有詩七章僅傳其五云謫向
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
當年范蠡舟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着脚難六百

年亦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閑看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
眞傳別有師富貴神仙今兩得尙牽縲鎖是狂癡難將
嶙玉拒無常勳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
齊擁紫金光願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
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雲飛細閱之乃向所遇峨嵋
僧遣徒遠貽諷其歸隱也一鵬不能決但命贈其徒路
資笑曰何以金爲揮手去未幾以流賊掘皇陵逮誅赴
市日惟仰天歎曰好師父好師父至定辟乃紀刑曹克
家主筆克家引盜陵樹律有雖無共盜之情云云似屬
牽合而一鵬求稍緩以待聖怒之解克家不從爰書不
三日上遂立決後克家疽發於背一鵬晝現以手撲之

遂潰爛死

張司馬鳳翼

萬厯癸丑振武衛人天啟乙丑科有張遭鳳翼山東堂邑人官工部尚書當非此

丙子之變自請以身當之先是以舊司馬梁廷棟

萬厯已未

鄆陵人

爲總督廷棟由南至鳳翼自京出北兵至雄縣乃

返徧蹂畿輔破數十城二人俱尾其後北兵將出乃斫大樹白而書曰各官免送所在有之二人度北兵出且罹重罪日服大黃取瀉北兵以八月二十九日出口鳳翼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廷棟亦卒

楊司馬嗣昌奏以秦督洪司馬承疇兼勦務而用粵撫熊中丞文燦爲總理以十撫分爲四正六隅刻期合勦計兵十二萬馬三之步七之勦餉加派民間者至二百

八十萬兵合後期以百日勦賊無遺否則按汎守行軍法且令各撫不必更調兵卽用郡邑民兵往秦督孫中丞傳庭移書爭之謂用多不用精無益且蹶況民力已竭不堪重困今但選關寧精銳馬兵八千屬僕及督理分將之同心殫力惟賊是求不數月可盡何用爾爾夫爾爾必不盡也嗣昌不從卒無功

總理熊中丞文燦所勦豫寇老獍獍混十萬等凡十三股聚屯穀函閒聯營數十里文燦尾其後招使降賊佯與應多所要挾秦督孫中丞傳庭曰天下之寇盡此我擊其西總理擊其東不降則滅此賊滅張獻忠雖據穀城不敢獨反因提兵出潼關擊賊屢敗之賊以文燦手

諭上傳庭曰旦暮卽降傳庭曰爾曹就總理講而日肆屠掠僞也明日復進兵擊之行不數里得文燦檄若爲飭諭有司者謂吾功已成無妬功而害其成傳庭不得已旋師賊迄不就撫遂窺商維南入於楚

仇少司馬維禎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瑯守禦之能金侍御光辰論之謂其不思自樹巧借內援責備極當召對平臺上怒甚曰維禎方至通州亦須讓他展布爾便借題沽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霽威

總理淮鹽楊內監顯名治衙宇於揚郡內起高樓落成日梁直指雲構自泗州置扁如樓之廣大書迎恩樓字加以采繪鼓吹導至懸馬雲構弘光時爲少司馬後降

北與其子銓曹羽明俱爲顯官媚璫與媚敵一道也

王給諫都

天啟壬戌金壇人直滄州人未考何官查甲申傳信錄金壇之

王都官太常寺卿被闖刑夾考選時吏部擬授南道御

昇至家卽死未知卽是人歟

筆改北及沈兵曹迅以條陳邊務特改兵科都語之曰
舉朝受皇上特恩者不止我二臣當思負皇上特恩者
恐又添此二臣迅爲悚然

江西解巡撫學龍以翰林黃道周夙望爲所屬幕官隨
例薦舉若閣中如舊例止批該部知道上置弗覽矣魏
輔照乘萬厯丙辰滑縣人不悅道周批解學龍不得濫薦且有
挑激語上覽之遂并逮

庚辰三月之望上御皇極殿策會試中式舉人乘步輦

降殿階周視距諸士几案咫尺天顏霽悅已親閱試策
諭禮部傳臚展期二日十九日黎明傳旨召貢士中使
出執一名冊傳呼黃雲師等四十人進至文華門外午
餘上御殿召問減敵雪恥一事中使傳御題十幅每幅
四人共閱閱畢以次跪對上注聽甚殷執筆親錄數語
或有名上註圈點者天顏睟穆任人數陳二十日卯刻
臚傳訖亭午吏部接出上諭以趙玉森無錫人姚宗衡歙縣人
人劉瑄澧州人孫一脈沂州人嚴似祖昆明人五名授翰林黃
雲師人德化周正儒宜興人宣國柱懷寧人胡周鼎長洲人李如
璧華陽人五名授科馮垣登新建人陳純德零陵人陳羽白靖南人
人魏景琦永城人吳邦臣紹興人五名授御史餘董國祥安平人

人顏渾

懷寧人

等授吏兵二部有差後殉闖難者止純德

一人正儒邦臣皆於順治朝以薦起送

薛輔國觀既逮到不下獄自分必不死宴處城外爲理
裝計及夤夜詔到猶鼾睡家人喚醒云外有衣紅銜詔
者國觀始蹙然興曰吾死矣倉卒覓小帽不得裂蒼頭
帽代之宣讀畢以首頓地泣曰皇上何處臣若此徒欲
籍沒臣家不知臣貧耳又呼吳銓曹昌時名詈曰吾死
必不置爾遂就縊

自溫輔體仁歸輔臣始用外官如張輔志發

萬厯辛丑
淄川人

程輔國祥

萬厯甲辰
上元人

楊輔嗣昌蔡輔國用范輔汝粹

萬厯

已未黃
縣人

謝輔陞等然自嗣昌外罕當上意者辛巳薛罷

楊死起周輔延儒賀輔逢聖用之逢聖清謹延儒警敏
延儒北行家眾相隨舳艫銜尾拜塵者櫛比逢聖以次
輔不敢先一輕舟隔數程踵後人無知者識者謂延儒
酬接太濫異日臨事徇法則賈怨徇人則失已二者之
咎必居其一矣

周輔延儒至京陛見上甚禮之賜宴上親作主退入宮
欣欣色喜曰還是他故當時所請如蠲逋緩刑起廢罷
厰衛罷京營提督內臣無不允且清獄亦命延儒而一
時逮繫如侯司農詢孫總督傳庭胥得出獄且以贖罪
各握兵權

長至上親郊傳聞天壇旗竿一絨繩價入百金上雖躬

行節儉而鼠雀於內豎者亦不能盡革

流賊張獻忠嗜殺每破一城則遣一隊往屠如有子遺則一隊盡戮間有赦而不殺者必斷其右手或以左手進則兩手並斷又不許賊營蓄女子其破楚省時驅婦女數千悉擁納江流兩岸泊尸如疊又喜嗜人肉每立其人於前面割而炙之一舉數嚮又破黃州時折其城役及女子指甲盡落血橫流折罷仍壓之

山東賊李青山據梁山泊諸生王某爲謀主分遣其眾據八閘梗運道周輔延儒北上二賊以門生名刺來謁眾驚怖延儒命入見兩賊白云非敢爲亂以護漕耳延儒曰如漕粟無梗無失當言之朝授汝官以衛漕船及

歲終青山塞安山開鑿河十里通梁山驅漕舟并繫漕卒去焚掠近臨清意在脅招張漕督國維懼適內臣劉元斌率勦寇京軍還合鎮兵擊之誘青山降執送京師獻俘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門受之凡三十餘人貸一人磔青山及王餘斬首方縛付西市眾賊云許我做官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王詬罵當事負約死乃絕聲

大凌失後關外所恃八城已已北兵屯義州勢將持久蠶食關外時祖總兵大壽駐錦州失大凌時嘗降北其心不可知洪蓊督承疇乃自將兵駐寧遠名援之實制之脫錦州失尤得以已當一面耳時北敵四王子困松

杏糧將竭聞承疇將至初亦失色候騎報云督師兵距城五十里而屯四王子指天而喜曰吾事濟矣彼提重兵來援不望城疾趨有懼我心懼則怯怯可破也遂分兵繞出督師後鈔其糧運阻其聲援祖洪遂成孤懸朝議救之陳司馬新甲調五鎮兵十五萬出關張樞曹若騏以祿少爲監督至關餉部計兵予餉大率千兵可得六百尙雜老稚餉部以人數不足減其餉將領復於六分中汰其小半實出關八萬餘至乳尖山北兵以三千踞其上若騏乘五鎮兵多進擊遂拔其寨無何北兵大至若騏議依寧遠城拒之至城承疇曰寧遠城小而固猶可堅守若頓兵城下責餉城中不旬月糧盡有俱斃

耳眾速還於是大同王總兵樸卽以兵宵遁北兵已於
所還道掘成三大塹軍士有脫衣甲委器械度者昏夜
傾跌蹂踐死者已眾旣歷三塹北兵以鐵騎四馳我兵
力疲隊亂遂大潰惟所斬殺若騏上海舟得免樸等五
將各還鎮上疏待罪所攜盛甲兵仗火器銀米車馬不
可勝計悉以資敵北兵因我糧械坐困寧錦於是款議
陰起

周輔延儒初入同直賀輔逢聖廉慎而短才謝輔陞清
執有擔荷而深刻不爲眾所附形以延儒圖敏其短才
深刻益著然以兩人在旁延儒終有所顧忌門人在都
者諫垣有章都諫正宸沈給諫肩培沈給諫迅迅爲楊

輔嗣昌所汲引故延儒不甚洽正宸矯矯不肯依人肩
培善避形迹未有以賄賂干者故一時有譽無毀

江宣撫禹緒

崇禎辛未
杞縣人

爲周輔延儒門生居官有煩言

陪推宣大總督章都諫正宸以爲不可李豕宰日宣

萬曆

癸丑吉
水人

承延儒意改正點用正宸疏劾日宣私易是未

嘗爲閣臣地也事幸寢後六月正宸坐繫人疑延儒修

郅云

起廢中除逆案封疆贓罪計典不與餘得察用金沙周
儀曹鑣以言事罷嘗有揭尼周輔延儒之出王銓部重
不知也延儒問重吾鄉舉廢當用誰重云無如周鑣延
儒默然鑣因所親謝過且認爲同宗故得起召延儒初

入用舍未違眾也如江陵令史元調

崇禎辛未金壇人

亦門生

欲起之因章都諫正宸於名下註鑽字亦止

黃侍御澍奉命賑河南遷延不行一日上召對澍娓娓有言上連聲曰住了又問命汝往河南何不速去澍曰無兵上曰賑濟焉用兵澍奏有賑金十萬無兵誰爲護致上命給以京營兵三千仍厲聲限汝三日去

周同袍正儀延儒弟其父彌留時曰當視如子故延儒

甚愛之及在京日出拜客路禮曹邁

崇禎甲戌宜興人

與正儀

爲兒女姻復爲招搖候選候考者多趨焉於是有以七千求詞林五千求科三千求道者邁尋改吏部

壬午考選各官辰入賜茶飯逼暮上出御中左門閣臣

亦几机坐旁人有名冊先令內臣傳策題御書也已以
次跪對名字有圈點者有書所對數語於名旁者有駁
者內馬令嘉植金令汝礪崇禎甲戌仁和人敷對工雅張大行
法崇禎甲戌羅山人高喊而不辨所言云何罷對漏已二下出
至午門令以所對補本進不得增減次日各封入更數
日得省十二人餘俱臺異數也

考選科道吏部都察院職掌也上疑徇私故戊寅考選
召對候考各官壬午復行之對畢鄭豕宰三俊劉總憲
宗周面奏凡人才品外覈官評內採輿論尙恐不確今
片晷天威之下有才品清卓而口訥亦有才品卑劣而
便佞者何以裁定流品且考選科道從來是部院職掌

如果徇私不當合加罪斥乃至勞陛下宵旰臣等爲溺職矣上不懌

臺省謝恩後類候閣周輔延儒諷以無及厥衛無及謝輔陞蓋延儒之入王內臣裕民有力其罷厥衛亦有力已以祖制并罷裕民所管京營裕民恚爲延儒所賣延儒亦懼爲中傷乃託所善董心葵調停陰還厥權相約不羅織士大夫猶懼諸新進言及復激其怒故云

上每次考選旨屢云何以無科貢蓋科貢所處之地疲瘠與考極難到者常少甲榜待之往往裘敝長安皆以爲謝輔陞所票恨之及謁陞語次云人主以不用聰明爲聰明皇上太用聰明又云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曾

於奉先殿祈籤聖意已決諸人方憤陞聞數語以爲誹
謗漏洩禁中語於是朱給諫徽啟端廖給諫國遴顯攻
之省中羣和禍幾不測周輔延儒周旋得罷職去
寧錦之潰北邊精銳幾盡而中州寇禍正張上意亦欲
以金幣姑緩北兵端力平寇謝輔陞與陳司馬新甲主
之周輔延儒亦欲安享其成成則分功敗不及禍其不
欲去陞以此

周輔延儒靈穎善對嘗召對上云近日科道橫如楊枝
起一疏薦四十二人是用人不在銓部只在科道若楊
嗣昌溫體仁已物故薛國觀已賜死謝陞已處分何王
士禎疏又云四凶延儒云堯有四凶上色稍怡又云還

有馬嘉植都票來重處延儒云此皆新進外臣感特拔之恩有聞入告不覺過激若一經申飭自不敢妄言上曰卽擬一諭旨來延儒退擬一敕極口詆斥言官末云除已往不究三人遂免

凡考選矯矯者多人省茲選朱給諫徽博雅楊給諫枝

起廖給諫國遴姜給諫埰倪給諫仁禎

崇禎丁丑
浦江人

方給

諫士亮光給諫時亨皆能建言然楊險廖橫倪陰狠皆濟以多欲方孤行一意姜質直而戇若論品方姜朱似勝姜於禮垣能論禁中頻事齋醮亦云敢言矣

方給諫士亮任兵垣極敢言薊督之裁咸慮北兵以偏師綴我而悉銳搗薊五鎮出關亦慮精銳盡簡而宣大

空虛士亮疏欲撤張督福臻

萬曆癸丑
高密人

倘如其言後來

遵化之失必且追咎得罪豈俟監軍時耶至欲用閩將
陳鵬爲操江一時勳臣以爲蔑祖制不顧也

五鎮潰後朝中無言及寧錦者已聞寧錦失洪督承疇
執祖總兵大壽降曹總兵變蛟死塔山一城以不肯降
盡城自焚上臨軒垂泣云我不曾救得承疇敕建祠京
師贈卹從厚且令設壇擬往親祭今猶儼然也

陳司馬新甲才品心事與楊閣部嗣昌酷似嗣昌在樞
府牆子嶺失日上機宜以朝廷遙制軍中將從中旨事
機已變徒增擾亂耳嘗恨其作聰明誤國顏東撫繼祖
三旬六調疏其徵也及閱新甲所刊疏鋪張布置依然

一轍其陰主款同然亦有才能留心邊事者沈給諫迅請召對面詆之上曰令爾作新甲恐猶不如耳

大同王總兵樸賈莊之役託邊警還鎮致盧督師象昇兵單戰死及出援寧錦亦潰歸而洪督承疇遂敗初時各還鎮請罪知其爲負隅也不問後以樸倡逃罪重罷還京師及寧錦失逮問周輔延儒所暱董心葵者爲行金察臺省有欲言慌之曰首揆已許不死矣故罕言者上卒震怒令法司三日讞其獄卒棄市延儒不能救也中州頻失事臺省彈陳司馬新甲者蜩集上於措置兵機疏多云部科議了來說覆疏於本兵名後卽列兵垣兩少司馬不及不惟責科臣重亦所以息其後言也

嘗見聖諭下部科者黃楮長僅尺闊二尺餘界以墨印龍邊中押御寶色鮮潤其所諭用朱書疊疊數百言字皆行書甚雋逸凡下科疏類硃批日時以防壅遏多有子丑時者蓋批閱至丙夜不休也勤哉

中州警報頻至令兵部兵垣詣閣中會議諸臣相顧寂然良久周輔延儒云上令諸君議今無一言何以復命然竟無言者次日陳司馬新甲上疏科臣署名於後其言某府原有某兵某要害當參以某兵某兵單弱宜益以某兵紙上厯厯不殊聚米人皆服其才使其未死尙有可策

楊給諫枝起行文縱橫疏利以薦疏過濫責令回奏奏

上上披閱深賞其才惜有才而貪狡不善用才耳

周輔延儒熟於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賄來不逆賄款不責故門人親故自賄及爲人行賄不拒也或匿其二三或侵其四五不問也每自閣中退休朝房或私宅見客徹丙夜撫道府部多以賄遷利溥於人詎貽於己矧病且中於國乎

貨賄之風壬午春暮已甚一監司以五千金營邊撫疑其俸淺又益二千金卒得之一部郎謀浙海道議者云須五千作事者靳之僅許三千金雖先獻半竟得一守而去令之俸足者得禮曹亦必二千兵曹亦必千金有營之銓曹爲出一缺而大力復攫去絕無無翼而飛者

修練儲備上催行下報復祇煩筆墨無實事也卽如鄉兵嘗過齊魯過客多索以衛行然華顛黃口鈍戟短棒無足恃也北趨未息肩南往復相迫不惟人無停趾且家得二三人方足備追呼時有請以江北班軍討賊張薊督福臻請以北直裏八府鄉兵備邊識者曰班軍赴工如入湯火今驅之干櫓何殊驅市人戰鄉兵雖日事奔走猶以暇服其田疇今遠去鄉土失其農業家口豈免飢寒且衣械道里之費責之本人或不給貼之鄰里則騷擾且赴邊不無水土之不習將領之朘剝恐內地有害於邊無益王給諫士鑠將言之爲吳廷尉履中所阻僅言鄉兵一節時部覆不可行上已批暫調竟於疏

中批免調

予同籍關少參永傑

崇禎辛未
鞏昌人

長身赤面極類民間所

畫關壯繆像自言實壯繆後已備兵中州竟殉流賊難
豈與壯繆相同皆宜以兵解耶

章都諫正宸掌吏垣時浙中新臺省有馬給諫嘉植倪
給諫仁禎曹侍御溶人稱鼎足然三人者或借之爲重
正宸未恃爲翼也

考選故有部屬有同知茲選俱省臺時謂一榜盡及第
而庸陋厠朝班矣上見其條奏多不堪且乙榜中有起
語用哉字者令王總憲道直考汰而一時以上言被誚
責及言不合時者俱關節求留道直分一等爲予實授

二等爲試御史再考定奪三等爲部屬

宋少司農之普比於薛輔國觀國觀死懼爲東林所斥
薦錢宗伯謙益劉中丞宗周等以求容時章都諫正宸
惡其反覆鈔參之上笑曰渠旣非彼家人徒取辱耳何
以薦爲及南都覆之普請爲常州知府復入東林書院
講學書院乃故高中丞攀龍萬麻已丑無錫人所建噫中丞恥
之哉

金沙盛太學順嘗之浙王侍御章時令鄞縣干求不已
乘章入棘假關節行騙及黃翰林道周被逮順出千金
佐行一時推其義俠遂得置身縉紳閒及周輔延儒內
召丐札謁浙江熊撫軍奮渭萬麻丙辰商城人許以內轉命仁

和吳令培昌爲出營資奮渭因親禮之順遂藉其勢關
請兩浙監司所至倒屣皆愚以美轉亦各令其屬爲出
營資蓋挾上力以漁下借下力以媚上賢否差署皆一
手握定獲不勝計及奮渭得南少司馬人益信初夏攜
人營陞金及通候金數駝入京且公言此行當爲宋太
常攷取相攷父嘉湖道繼登

萬厯甲辰
萊陽人

取京卿培昌取

科日奔走公卿閒每入見延儒談幾竟夜識者曰此人
必爲首揆累而一時縉紳方藉以親延儒無拒之者
松山杏山繼寧錦失陷朝中有文武官各積米煤之議
未有知馬紹愉之往款者忽鈔傳紹愉塘報云見敵講
和好敵索金三十萬銀三百萬已許金一萬銀一百萬

兩敵尙不肯決要金十萬銀二百萬兩如不從卽發兵爾家所失豈止此數外遍鈔傳而兵科未之見方兵垣士亮疏劾本兵言各地塘報皆上聞後發科鈔傳今忽有此報僞耶兵部不宜爲此眩惑人心眞耶則陳新甲主和辱國時新甲與王司禮裕民昵士亮懼爲所中候命數日鬚爲之白得旨下詰責本兵尋於馬給諫嘉植糾疏中命議新甲罪下法司擬秋決上命改擬竟立決以洩款故也

上與陳司馬新甲密議款邊手詔往返數十紙戒弗洩忽一日報至新甲偶置案上其僕不知持授塘報官遂鈔傳於外方給諫士亮得報遂疏劾上怒故新甲終以

此誅周輔延儒時爲首揆猶力救曰國法敵兵不薄城
不殺大司馬上曰連陷七親藩比薄城孰重竟誅

陳司馬新甲未下獄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光給諫
時亨倪給諫仁禎倡議必殺之及下獄奔走於徐司寇
石騏言必不可殺者亦此四公蓋前之必殺以索賄後
之弗殺以賂入也省中之橫至此爲劇

劉內臣元斌嘗監京軍討賊過雄縣紀律頗嚴及還至
山東勦李青山王侍御孫蕃劾其淫掠旨下差官校拿
問此疏密封下科不鈔傳元斌疏辨孫蕃因攻王司禮
裕民云元斌爲裕民名下官裕民暗洩臣疏故元斌得按
款強辨不然本係密封下科未嘗鈔傳元斌何以知之

上以孫蕃能發奸進二級裕民亦下獄與元斌共棄市

或云裕民之死以比陳司馬新甲匿塘報上借事殺之

山永馬巡撫成名

崇禎辛未濮陽人

起謫籍逢人談兵侃侃自

得然皆脣吻韜畧也成名復從史姻家潘僉憲永圖

天啟

乙丑金壇人

以七千金自謫籍臘陞開府僅兩月以失事相

牽入獄駢首西市

內閣嘗題陞姜少詹曰廣不下及召見時語次有言曰

廣相材者上曰嘗有稱曰廣爲清任和者朕謂此三字

亦難勝此後曰廣進講對朕輒悻悻豈休容大臣耶

每見考選諸君言及交際輒首同鄉大老他鄉不及焉

乃當日所號爲泰山北斗者月旦所在人爭趨之皆進

重贄亦無所辭則其平日之高聲價勤品題廣延攬亦
爲賄府也君子哉此陸友雲龍所目擊爲予言而歎者
駱金吾養性楚人嘗過王給諫士鏐士鏐言衛中冒濫
者多養性是之勸其上疏清汰或曰金吾勢如髮誠宜
加櫛顧此人非端人也若疏下俾掌印察核適爲開賄
門耳乃止

崇禎十年安慶生員蔣臣進皇明薦舉考張納言紹先
有薦舉考皆寶訓諸書採集成帙事係陳言等語蓋條
陳之陳也時閣臣不解其義乃票云寶訓稱係陳言殊
欠敬愼張紹先等着議處蓋認爲陳腐之陳矣傳者笑
之

巨付上

三

三垣筆記附識上

三垣筆記附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壬午元旦上御皇極殿朝賀畢至寶座前南面正立顧內侍曰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詔遂趨至殿羶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上曰閣臣西班牙來蓋以師席待諸臣也閣臣起立尙不知上意擬分東西兩班又曰閣臣西班牙來隨有一內侍下引前上命閣臣上來諸臣趨進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卽朕師也敬於正月端冕而求上轉而面西向閣臣一揖因曰經云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

羣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爲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平治者上說至此句詞甚溫厲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調和在卿等諸臣跪伏謝罪才不敢當上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言之至再又再三言先生起諸臣始起轉下叩頭上退後遂補賜諭語與面諭大同小異云時勳臣不知聖意亦相率疾趨於閣臣下上曰公侯伯過去勳臣尙不解曰東班去

周輔延儒再召吳銓曹昌時自以爲功然實馮舊輔銓之力也延儒欲復其冠帶不得延儒語人曰錢少宗伯之起易於外而難於內馮舊輔之起難於外而易於內少宗伯謂謙益也

吳輔甞入閣孫廷尉晉金僉憲光辰皆與有力故二人皆借以標榜甞不能禁也然晉巧而光辰勁猶有顧惜至曹給諫良臣與龔給諫鼎孳繼起附會則一味毒橫矣

馮舊輔銓三次守涿州與楊岡少維垣守通州皆有微勞故撫臣爲題敕周輔廷儒欲乘此復銓冠帶吳輔甞時爲少司馬與金僉憲光辰孫廷尉晉皆力爭卒格不行時維垣亦欲因此上疏求以布衣與九卿科道等同召對議退敵之策爲通政司所駁而止防其漸也張少宰捷素有清望又非逆案雖以晉撫陷甞而甞之聲望反藉以起延儒欲起捷爲南總憲甞堅執不從捷遂與

聲氣大左

上嘗召周輔延儒等言及挺擊紅丸移宮三案云此三

事皆非如紅丸一案方從哲

萬厯癸丑
績谿人

曾奏不可輕進

皇考愀然曰朕勢將不起飲之或微倖可生不飲惟坐而待斃耳此實皇考欲進進而稍效又命再進時朕與先帝俱在側豈從哲所爲挺擊一案實係風顛朕記爲信王在宮忽片板上墮其中戈戟森然時欲奏聞旣而曰此或以深宮須備不虞故儲自先朝耳命內官掩完迄今如故若遽上奏蔓同挺擊矣又如移宮一事尤爲不情當日皇考以朕與先帝俱失母命李選侍撫養渠愛如子朕與先帝故亦事之如母所謂氣毆垂簾皆

外臣不知內庭事有此紛紛且魏忠賢固係巨惡王安亦非善類若令得志一等人耳語畢延儒等唯唯此袁文宗繼戚親語喬侍御可聘者予後入長安詢之同官言皆同南渡後繼戚有疏駁袁侍御弘勳亦言諸臣風影傳說立論偏苛當以此爲戒予猶疑未確念張明經自烈與繼戚交最深持書詢其虛實自烈答云往過潯晤袁臨侯果如喬先生所言因自述其所記云甲申過袁臨侯署臨侯問三案要典具在操何說折衷之余曰處國事必平心觀理而後是非明公論定張差事宜如神廟初年王大臣入乾清宮及四十一年姦人孔學例捕執論如法不復窮詰上可全國體下可杜支蔓王之

案萬厯戊戌蒲州人

必欲重加鞠訊詞連鄭國泰弟欲危皇

太子見不逮胡士相萬厯丁未平湖人遠甚假令朝廷惑於何

士晉萬厯乙未之說不興大獄不已如國體何崔文昇

內李可灼鴻臚寺丞進藥微倖罪與春秋許止同非誠謀弑

逆也按其不可追之罪如律治之國法既伸浮議自熄

諸臣必訐以行鳩必坐以弑君惠世揚萬厯丁未清湖人必糾

方從哲與趙盾並誅崔李與輔臣死不服也李選侍泰昌

人宮閹陋怙寵一孱婦人耳何至與牝朝比方東宮正位

時選侍晏處乾清諸臣義不得不爭既移宮則名分已

正諸臣宜密請上加禮選侍宣示中外便曉然知朝廷

仰體先帝至意李進忠內監盜庫果否訊實擬罪如律一

切蜚書選侍徒跣欲自裁及皇八妹失所投井之說皆可不入告熹廟曾諭閣臣縷舉選侍毆抗聖母威挾朕躬之罪已又詔暴李選侍過惡何其失優容也論者必指選侍爲武后必責選侍以垂簾皆非三案功過不揜蓋如此

流寇攻陷雒陽福王遇害上召閣臣及禮兵二部科召對言及福王聲淚俱下諸臣皆請罪或以氣數爲言上曰此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已備訊福世子所在并旌死慰生等事范輔復粹言福王有內臣二人忠義可嘉上曰還有地方道府縣各官及鄉官士民皆當一體褒嘉復粹慚而退

上因雒陽陷召對諸臣兵垣李給諫焜

崇禎甲戌
晉江人

奏曰

凡兵以取威爲勝今督師楊嗣昌出兵載餘惟初次報
瑪瑙山一捷近遂寂寂似宜另遣一大將助之上曰督
師去河南數千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若汝等愛憎起
見無乃太過其愛惜嗣昌如此

舊制太廟祧廟諸帝皆止一正后卽奉先殿亦依太廟
定制凡繼后生母后俱不得入孝宗初別建奉慈殿以
奉生母紀太后於是憲宗生母周太后與獻帝生母邵
太后皆祀奉慈嘉靖十五年遷主祔陵罷奉慈祭穆宗
初奉安繼母方太后於景雲殿更名弘孝又奉生母杜
太后於神霄殿萬曆三年奉孝烈孝恪俱附享奉先而

弘孝神霄之祭俱罷以故神宗繼母陳生母李二太后俱附奉先然其忌辰皆不得設祭服青上追念生母劉太后以不得色養爲恨故欲於宮中再建祧廟合七后共祀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蔣少宗伯德璟以爲必不得已寧復奉慈旣而上疑其非禮卒寢

崇禎十四年楊督師嗣昌以襄陽失事爲兵垣張都諫縉彥所糾上是其言有自督師以下調度失宜巧言善欺等語着按法議罪一時大小諸臣爭彈嗣昌語多過甚上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入乾清宮怒甚諭曰楊嗣昌係朕特簡用兵不效朕自鑒裁況尙有才可取各官見朕有議罪之旨大家排擊紛紜不已如出忠直何不

於兵科未具疏時先言之也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諭爾等知之

上將枚卜召周輔延儒賀輔逢聖陳輔演入德政殿賜坐逢聖以上允其休致惓懷聖恩忽大哭聞者大駭哭久不止已上移駕過中左門入中極殿三輔臣亦入殿留賜宴逢聖復大哭拜跪十數不止上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復絮哭不止見者怪之以爲不祥已枚卜後果有拏問下獄者

上枚卜閣臣面加召對蔣少宗伯德璟言邊臣須當久任如薊督何等關係半載已更五人恐難展布上曰不稱當更德璟曰與其以不稱更不如慎之於始上又問

天變如何消弭德璟對曰天意只在百姓身上救得百姓一分卽消得天變一分近爲加派所苦萬歷年間各邊舊餉只三百餘萬今加新餉幾百餘萬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民何以堪又言祖制三協只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總督三巡撫六總兵又有副總兵數十餘人總兵太多不相統攝督師亦提撥不靈故皆不用命宜裁之上領其言時宋少司空玫亦召對娓娓九邊地形畫成地圖上疑其干進反不悅惟徐少司空寇石麟稱疾不至

上以枚卜所推多濫召李太宰日宣吏科章都諫正宸掌河南道張侍御瑄

崇禎戊辰介休人

責之謂所推房少司空

可壯

萬厯甲辰益都人

宋玫張三謨俱屬徇私日宣與正宸琯

等皆力辨日宣復奏臣與科道商榷數四如可壯素有風采玫少年向學三謨亦曾掌印過上怒命錦衣衛去六人冠拏出候旨舊輔及新輔俱力救不從處分畢王總憲道直復奏此番會推俱冢臣與科道商榷臣從不敢置一語上曰此後校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三品以上閒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永著為例時皇太子與定興二王皆侍立上黃袍太子與二王則紅也

原任金少司空世俊

萬厯丁未義烏人

謀復秩命其子挾重貲

至京其子日事聲色橐如掃乃偽作書與父言同鄉詞林臺諫皆飽重賄仍開一單置家書內行至良鄉被廠

役緝獲時同鄉陳僉院乾陽

天啟壬戌
武康人

虞翰林國鎮金

侍御蘭

天啟乙丑
會稽人

等皆與焉實未納一錢也諸人無以

自明各賄五六千金於厰官得免爲國鎮通線索者則
罷官居長安之房給諫之麒其同門也後國鎮長班出
首厰監拷得情實上聞所追金珠皆入內庫責國鎮回
話國鎮驚悸死之麒送刑部擬配世俊竟以賄免

大僚及臺諫以枚卜構競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遂造
爲二十四氣之目搖惑中外以吳輔姓爲殺氣下註再
生吳起孫廷尉晉爲棍氣下註兩頭蛇金僉憲光辰爲
戾氣下註金甲神章都諫正宸爲陰氣下註灰地蛇吳
銓曹昌時爲妖氣下註摩登伽女倪宗伯元璐爲淫氣

下註假姜詩王少宗伯錫袞

天啟壬戌雲南人

爲瘴氣下註夜

郎王黃輔景昉爲時氣下註賽黃巢馬給諫嘉植爲瘴
氣下註小華光楊給諫枝起爲賊氣下註桃樹精王給
諫士鑠爲悔氣下註金鎗手倪給諫仁禎爲霸氣下註
塑大蟲周儀曹仲璉爲疝氣下註靠壁鬼房給諫之麒
爲糞氣下註倭房公沈少宰維炳爲痰氣下註喉下癰
姚都諫思孝爲毒氣下註姚令言賀問丞王盛爲逆氣
下註黑面豹房少司空可壯爲臭氣下註海上暴客吳
諭德偉業爲望氣下註嚙人馬馮司馬元颺爲雜氣下
註順風火袁給諫愷爲濁氣下註潑天罡徐詞林汧爲
油氣下註九尾狐瞿給諫式耜爲穢氣下註兩眼鎗錢

寺丞元慤爲尸氣下註癡虎偃末又云若水棉花之李
日宣假飛虎之孫承澤卑卑不足道也時日宣太宰承
澤都諫

上寄耳目於東廠吏部每遇大選爲之惴惴後每選許
以二萬金聽其自覓謀缺者遂安堵無虞

謝輔陞罷賀輔逢聖乞歸時請枚卜盛太學順日奔走
爲宋少司空玫求與不得奉旨再推來看九列臺省紛
紛各思市德而熱衷大老有託人請求亦有躬謁人望
其擁戴者順或動以利或愚以周輔延儒意所鍾玫遂
得與及玫等送刑部後擬戍順驚竄已事定復入京有
言其招搖於延儒者延儒榜朝房弗與通然弗能禁也

上一日早朝畢登昭文閣已步下閣御德政殿召對閣
臣等五人言國初弘文館在禁中今文昭閣兩旁亦可
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等往來亦
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日多親宦官宮妾之日少翼
日命於其地建直房云

葉刑曹廷秀

天啟乙丑
濮州人

素不識黃翰林道周特爲義激

疏救遂獲譴時吳輔牲以少司馬抵京周輔延儒問曰
今最急當入告者何事牲曰自薛韓城謝德州在閣皆
嚴刻繩下致主上疑猜日甚如黃道周解學龍諸人逮
繫兩年餘然果何罪哉公到上信任甚篤宜乘閒以至
誠感動佐聖主行寬大延儒然之又曰刑部爰書亦宜

着意時姓往見劉司寇澤深爲言道周一案宜從寬擬
且激以古人大義澤深曰名義至重敢不竭力各擬邊
戍上初不允澤深再疏力持始允道周永遠學龍極邊
廷秀邊遠各充軍辛巳十二月也

壬午七月上召對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周輔延儒對曰
讀書好秀才上曰亦不免偏延儒因奏曰張溥黃道周
皆微偏只因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蔣輔德璟曰黃
道周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回或量移附近
上微笑黃輔景昉復與吳輔姓同言之延儒曰皇上無
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黃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
上不答復微笑既退延儒顧同輩曰上將用之矣姓請

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當聽聖裁耳翼日遂奉敕云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成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等密議來奏上親書也延儒等請復道周原官且言皇上此舉眾美咸備在廟堂旣懸的以招則海內將聞風而起從此皆知學行可貴皆信廉吏足爲皆悉聖明善善從長宥過無大之本意皆感前日磨礪造就因才器使之深心蓋所關於黃道周一人者小而所裨於作人厲世君德治象者實大從之

壬午召對九卿科道於平臺面諭曰邇來賊寇愈熾朝政多舛皆繇諸臣結黨壅蔽以後務須省改大小文武

官但有請對者赴會極門報名次早候對退而姜給諫
垞上疏內有朋黨之說皆小人欲蔽塞人主耳目故爲
此言臣不知陛下所稱壅蔽何所見而云然上大怒以
爲詰責君父時諸輔入朝聞召錦衣衛官甚急吳輔姓
語周輔延儒曰此必廷杖姜給諫也豈可坐視給諫血
濺闕廷耶延儒方具稿而廷杖旨已下

熊司副開元姜給諫垞旣下獄吏部吳都諫麟徵因召
對先請寬宥垞上曰姜垞重處固非無因爾言官以言
爲職當言不言敢於欺藐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見
者尙當焚燬乃屢見章奏何也言官自己不正何能正
人麟徵曰昔先臣馬文升景泰辛未
鉤州人王恕爲吏部時每

遇言官彈疏下部擬覆必言某官應去應留某人言當不當彼時言官亦無敢譁者此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核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爲也又言開元雖出位妄言然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首揆上亦不罪

上以邊警日深督撫不能驅勦任其焚掠言之出涕周

侍御燦

崇禎辛未吳江人

言戊寅年五案大法皇上先已行之

與其嚴之於後不若用之於先請逮治一二最重者震

悚人心上然之楊侍御若橋

崇禎丁丑北通州人

言湯若望

西洋人

深明銃法宜將新造西洋大礮先行點試然後傳其法各邊可以破敵時劉總憲宗周奏曰臣聞國之大事以

仁義爲本以節制爲師不專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敵所到卽陷豈無火器反爲敵用若堂堂中國止用若望鑄礮小器恃以禦敵豈不貽笑邊方上勃然變色宗周又言周燦所奏照五案大法是今日急着又言往日督撫多以情面得如范志完身任總督縱敵入口又借入援推卸首當議處仍另敕今日諸臣從頭整頓做起上曰今南下敵兵如何掃蕩從頭整頓應做何事宗周曰惟在皇上敕吏兵二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但目下只說才望不論操守上曰督撫必才守兼全方可宗周奏須操守爲主上曰大將另是一段才幹非區區一操守便可勝任宗周又因傳司農叔訓

甲辰孝
感人

請宥熊司副開元等言朝廷待言官可用則用之
之不則置之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獄於聖政
有傷乞賜矜原以開諫諍之路卽如詞臣黃道周言語
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皇上不但待以不死且復其原
官今二臣慙直不及道周何不幸不蒙法外之宥也上
曰黃道周特恩不得比例似此愎撓偏迂着候旨處分
時閣部俱同辭申救而金副院光辰言之尤力遂并議
處光辰復言宗周爲人清直在都察院雖不動聲色人
心亦爲振肅望皇上留此老臣上不允已退入煖閣遣
內官傳旨輔臣有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等語諸輔臣
持不發乞面奏復將原旨捧至御前跪奏力救不許蔣

輔德璟援唐太宗優容魏徵故事以請上曰朕不及太宗才若其閤門德行朕亦不願學德璟又言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德璟言人臣敢言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所以曲加優容者欲成其名耳周輔延儒等復婉解之上遂舉筆削去刑部擬罪四字色稍霽曰故輔體仁曾言其愎撓偏迂果然已諸輔退往謁宗周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惟讓諸輔臣某事錯某事不做娓娓不已諸輔臣曰難做宗周正色曰諸公尙說難做更有何人可做諸輔臣皆慙後宗周過寶應喬侍御可聘往見之語及延儒曰大錯再語及吳輔姓曰比首輔勝然錯亦不少

上每發本俱先經覽定分爲首票通票數套其最重大者親勅黃絹小匣御題某日某時送閣及票擬簽上進亦封原匣內寫某日某時某臣等謹封餘則分項入套以文淵閣印鈐送而已及批紅發下部科復將親批票簽密封送閣其慎密古未有也

李襄城國禎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又自請於京營外選練衛所官舍上甚喜卽令擬敕行之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乞御書營額因取敕內共武二字以請上爲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京營總督恭順侯吳惟英

洪熙時吳克忠裔通遠人

罷特以國禎代之官舍皆併入京營云

張致雍原係宣大廢弁以用哈攻敵上疏干進已經部中駁議數次蔣輔德璟亦核其情形附於守邊賞撫內在御覽備邊冊中未及進呈是日上密召之面議甚喜而哈在極西敵在極東實不相及也卜在宣大雖與哈市亦非能用哈者上既不召閣臣無從面駁故止以原冊進覽翼日召對中極殿顧德璟曰昨冊東西邊落皎如列眉極好

崇禎之末有倡議令各王府捐數十萬金助餉俟事寧補還者上諭蔣輔德璟擬書稿行之德璟言各王府自固藩封捐貲守城自所應爲亦卽是助餉似不必別有助餉之名且現在各府自守不暇卽助亦不能多也乃

已

浙粵二鎮諸大弁競營求相持久不推而太璫有爲其弟地者樞部堂司避嫌不舉致蜚語上聞一日上召職方王郎中永積入德政殿詰其不推之故永積以外寇交証邊鎮方急未暇推及內地爲對上怒鐫其官歸而大力者果得二鎮以去

蔣輔德璟纂九邊十六鎮原額新額兵馬錢糧名御覽備邊冊另進簡明冊一本蒙上面諭令會戶部堂司磨算亦不甚差只各邊兵馬數目報戶部甚多報兵部甚少戶部止據邊冊給發又各邊原有屯田鹽引民運本折少者數十萬多者百餘萬自爲支銷并不提起卽歲

終一奏報竟不經目也萬厯戊午以前部發邊餉銀三百萬尙苦其多今日加至二千三百萬尙苦其少而兵馬益不可問又天津從海運薊遼諸鎮另有本色米豆可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津撫司出入部中不問而米豆半委泥沙時德璟語堂司云必合津運部運及各邊民運與屯鹽通融察算則邊餉恐猶苦多而加派之新餉練餉皆可裁因復條爲十款責部中登答然各邊究未通行也

賈侍御繼春請優待李選侍一揭原不錯乃爲東林所斥悔而求用眞錯矣翻局後乃予環召一疏攻楊左甚力而又一疏改正削奪緹騎諸毒政亦非全爲不善者

上卽位以學使者首糾逆樞崔呈秀拜疏更在楊侍御
維垣先其急欲爲善又如此乃因此局再翻遂廣薦東
林諸公數百人以希見容似另一人者故予疏中亦刺
及之大約繼春功名念重忽浙黨忽東林茫無定向但
原其本心亦欲爲善此定論也

楊司馬嗣昌奉命征流寇連陷親藩有言其服醢死者
上一日召諸閣臣語曰朕昨夕夢故輔楊嗣昌稽顙庭
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
詆故歸訴皇上朕語之曰如某疏猶公平否嗣昌搖首
曰亦未然語畢天顏慘惻旣而刑部以辟追擬不許
故事經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俱有講章而

日講則止一御案第以經書置案上講官指書日講無講章也講官韓翰林四維屢次遺忘上謂閣臣曰日講可照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所疑可據以問難而講官亦不至遺忘此後遂用講章在御前講官用牙籤指講云

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每遇考選諸人至必造門先謁或需索不飽則夤夜叩門不曰某要路嗔汝卽曰某言官將糾汝聞有囊橐俱罄至貨袍帶以賂者

惠司寇世揚因會推忤旨閑住鄭太宰三俊重其素望故以左副都推非例也上以詢蔣輔德璟等皆力贊之遂賜點用德璟等皆跪頌聖鑒得人三俊亦喜謝中外

欣然已三俊罷世揚亦久不至命革其職德璟與黃輔
景昉等具揭救之請免其革若非末路失身一生眞僞
誰復知之

熊給諫開元姜給諫塚杖後周輔延儒恐煩言日至故
密言於上起王輔應熊於家蓋應熊爲聲氣諸公所畏
若延儒行則應熊居首藉以護持耳

上以流寇橫行怒中外諸臣無任事者周輔延儒曰昔
諸葛武侯天下奇才猶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
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況今人才不及遠甚
所以難耳上曰卿知武侯出師表中尙有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二語乎彼欲以偏安之天下滅賊今奈何

以全盛之天下縱賊延儒無以應

葉舊輔向高每疏揭皆發鈔自溫輔體仁入閣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自後有揭無疏始不復發鈔至密揭或出手書并不存錄閣簿卽如會推用人有點有否大約出首輔揭帖居多其他皆然宋李沆明劉大夏天順癸未華容人皆不肯用揭可法也

陳進士丹衷上疏請調兩廣土司兵平流賊上召對言之娓娓特授御史命往調還宮召后妃宴喜動顏色云朕今日得一奇士不費朝廷斗粟一金而可調兵平賊及丹衷至南都有言土兵不可空拳調且卽聽調恐沿途不免騷擾丹衷遂遷延不行及國亡猶滯南都也

磁州一士人女與嫂皆有色賊困其寨指名求之寨中
人議出之以緩禍女婦卽相攜投絕壁下立碎賊怒攻
破寨殺其父而去

闖賊掠三邊繇鄜延上榆林中部知縣朱新趕

晉宗別本皆作朱華

堞華堞係楚宗時爲宣諭楚豫江北一帶義勇使

自知守城不支先令妻妾各

自縊死有一妾尙未配合急遣之去妾垂泣請甘投環
新趕亦從容縊死

張國憲宿州人有二女辛巳賊至二女及兄張國俊妻
龔氏泣拜國憲曰幸各逃生勿我爲念各縊賊詢知感
歎不殺人而去

蔣戶部主政臣

桐城青衿初名姬

獻議欲改紙鈔爲銅

鈔識者知其重而難運雖糜費甚多卒無成時南北所用錢大如臍手捏卽破未幾國亡信乎錢運關國運也予賜環北行遇成樞曹德於舟中自言恥罹沈給諫迅薦然迅卒死難及渡江居金沙語人曰我未渡江時望東林諸君如山嶽及渡江後始悉錢謙益熊明遇等所爲夙昔之意都盡矣又曰輿人之口皆言張捷美而諸公攻之何也惟劉中丞宗周章給諫正宸則所心折者山右秦撫軍所式

崇禎辛未三原人

體幹壯大腰可七八圍每

輿人肩行數步則喘欲其馬上應賊驍捷如飛難矣旣點復更轉易如流銓部之誤封疆乃爾

周輔延儒吳輔牲同被逮牲陸道星馳延儒言病從小

道徐行識者疑其候王輔應熊抵京爲解免地也聞上使人微伺見應熊舟行則延儒亦行相去僅里許故應熊至京隨罷而延儒終不免

高給諫翔漢

寶雞舉人

既降闖逆有言其以陝西舉人挾闖

逆賄資緣入兵科爲停抑章奏久通消息者予初謂言過及讀吳常少麟徵殉節錄云逆臣高翔漢已受賊署解說百端公厲辭折之翔漢愧恨去又見吳邦策國變錄載翔漢爲闖逆左都既自降又說降且越擢乃爾挾賄資緣之言無乃非訛

四川陳巡撫士奇

天啟乙丑鎮海人

能文先爲提學則專談兵

及爲巡撫反談文人以爲兩反又誤聽訛言謂境內無

寇盡撤沿險各兵故諸賊乘隙城邑多陷蜀人深怨之
後解任駐重慶城破爲賊張獻忠凌遲以死亦可傷也
周輔延儒旣奉旨賜死蔣輔德璟等揭救言延儒赴召
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中
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卽我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之諭
但其賦性寬疎以致門客胥王乘機假借納交通賄延
儒不能盡知卽知亦不能力絕因而寵賄彰聞疵垢多
端天鑒炯然罪安所追部院以煙戍議上誠當其辜至
視師一出奉命卽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馳驅通義
一帶亦不無微勞可憫乞皇上法外施仁俯從部議上
曰覽奏揭朕心惻然但周延儒罪犯太重前面諭已明

如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昵奸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
閒回朝面詢應將兵情據實陳奏極力挽救庶幾收效
桑榆而乃欺蔽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
何條念係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我已有旨了

上召對諸臣言及練兵一事蔣輔德環云臣幼讀會典
見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立行賞罰此練軍
法凡衛所總小旗捕役並以鎗勝負爲陞降凡襲替官
舍比試必須騎射嫻習方准頂襲此練將法所爲聖子
神孫百世計至周悉也豈二百年無一兵至今方設兵
亦並無一餉至今方設餉上悚然起聽又言祖制各邊
養軍止屯鹽民運三項原無京運銀兩自正統始有數

萬至萬厯末亦止三百餘萬名曰遼餉又有抽餉鍊餉并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比萬厯末加至五六倍民窮財盡而兵反少於往時不知作何銷耗又言今日衛所官軍尤爲急着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可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勢今班軍虛冒包攬不可勝詰且自來屢朝征討皆用衛所官軍軍有父母妻子與烏合不同自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以致加派日增軍民兩困惟願憲章二祖修復舊制上領之而已不能行也

上親享太廟拜揖最恭且久壬午年享廟蔣少宗伯德

三垣筆記附識下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甲申正月元旦三更上率皇太子視朝百官未至惟李
輔建泰踉蹌至上不悅遂罷朝識者以爲君臣亂離之
兆是日晝暝自寅至申陰翳始散終無日光人人憂危
段氏懷遠人生員李本妻也甲申亂兵入懷城段氏避
居南安賊迫上馬誓死不從痛罵賊舉刀裂腦立斃刃
下尙罵不絕口

湖廣何撫軍騰蛟

天啟辛酉舉人黎平衛人

諳數學崇禎末與王撫

軍揚基

天啟乙丑潛山人

何內監志孔談時事騰蛟附耳云賊

已入晉燕分度且前星易位帝星炤南諸人皆歛歔不
兩月果驗

癸未舉場左右人鬼混雜薄暮人屏不敢行一時貿易
多得紙錢知者皆投之水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皆以此
辨之亦一異也

上虞趙鉞老部胥奸蠹也因與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
激上密疏盡發積弊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
充餉而米不納寧遠銀亦不交戶部計二十餘年誑匿
可百萬金一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着及天津
派買米豆并帶運追比挂欠米折船價水脚各項盡屬
侵漁每年數十萬一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

按年徵解一朋扣馬乾爲各鎮道將侵分歲數十餘萬
一各處屯牧加增錢糧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一召買弊
大宣鎮每年十二萬尤爲奸蠹卽他處可省亦數十萬
一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其
疏在癸未年冬十月蔣輔德璟於召對時力言數次上
面允卽發而究未發或謂諸胥所爲諸胥因各輦金逃
散至甲申年正月始發此疏然無及矣

上於癸未年九月發帑金四十萬買米是時若折米給
軍每担八錢上下兩便且倉米可省支放所積自多其
與召買民間轉輸出納之費利害易見倪司徒元璐旣
面奏蔣輔德璟亦力贊之退復具揭而京商豪家專以

國米召買爲利竟不能行也戶部不得已以一金買一擔價高米惡甚金粟俱空付之太息

上以秦寇日熾命白廣恩充總兵官挂盪寇將軍印撥與秦兵三萬一應勦撫聽便宜行事蔣輔德璟等以廣恩係降丁且先聞召不赴恐跋扈難專任欲倣先朝用王驥蔣貴例以知兵大臣與廣恩共事上恐其掣肘止欲設監軍一員爲調劑文武督催錢糧德璟終以爲疑仍請擇一豫楚總督調度之但不必並在行間以總兵前驅以督臣後勁又闖賊秦人恐秦兵以鄉情輒有呼應應聽廣恩設法選補與豫楚寨丁兼用皆從之後廣恩卒降闖

上因聞賊入關中百姓多從賊歎息久之因言前曾面諭該督着用好將好有司有好將自然兵有紀律不敢擾民有好有司自然撫綏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肯從賊這固結人心還是勦賊前一事蔣輔德璟言愛惜人才正固結人心處魏輔藻德亦言邊臣任事少畏事多固是時勢艱難人多掣肘亦因功令太嚴恩威莫測恐一千聖怒則無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俱不敢做卽舉用一人亦恐有受人營求爲人復官之嫌所以蓄縮耳上曰朕正欲人實心做事豈真有此藻德又言刑部罪累諸臣亦未嘗無人上命諸輔臣舉姓名以聞次日御批到閣云昨面議愛惜人才一事朕再四思維只因

嚴茲封疆警振人心原非得已祖宗之封疆祖宗培養
之人才祖宗垂憲萬世之法律必如何三者並行無礙
既無廢法亦無廢事諸輔臣分別以聞於是先釋郝侍
御綱及許定國二人命從秦督剿賊久之始釋熊司副
開元姜給諫琛方給諫士亮蔣侍御拱宸尹樞曹民興
崇禎戊辰
嘉魚人等於獄

楊司馬嗣昌欲用洪司馬承疇爲總督盡留秦兵入援
者宿薊遼秦督孫傳庭具揭力爭言是兵必不可留留
則寇勢漸張究無益於邊是代寇除兵也且兵之妻孥
蓄積皆在秦久留於邊非譁則逃將不爲吾用而爲賊
用是又驅兵從賊也嗣昌不能用

秦督孫傳庭練兵長安馬兵五六萬秦紳苦之倡議於
朝謂宜速出傳庭以八月出潼關旗甲甚盛銳意滅賊
遂屢敗其兵賊有議降者獨賊首李自成曰吾屠王焚
陵罪惡滔天姑支數月決一戰不勝則殺我以降時師
露宿與賊持淫雨大降七日夕弗止糧糗三日不至馬
足陷泥淖中幾尺將士皆無人色雨稍霽餉車稍稍至
又爲賊劫傳庭無可奈何退師河畔就糧時總兵白廣
恩本降賊與高傑素不相能傳庭不盡知也兵旣動賊
選驍渠數千人犯之傑兵且戰且走望廣恩爲援而廣
恩已兼程退汝州傑兵大潰廣恩兵聞之亦大潰傳庭
馳至關賊亦大至傳庭收潰兵陣城外自登陴督守禦

時廣恩妻孥在關內聞城外兵敗率其眾保妻孥奪門出潼關遂陷傳庭揮刀躍馬入賊陣遂遇害喬監軍元柱亦伏劍死自是關以西無堅城而西安遂陷傳庭妻馮氏率三妾二女皆赴井死

關賊已入關推秦督無敢行者上曰往者罪廢諸臣廷臣多以知兵舉之破格起用何故推督撫又云無人吏部不得已以起廢余撫軍應桂萬曆己未都昌人推然非其才

也點用後上召對應桂問以方畧應桂惟言難以無糧

無將無兵爲言上命戶兵二部速議撥與又召監軍霍

侍御達

崇禎辛未長安人

命速行料理達奏如有兵有餉臣不

惜一死報國若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伏地慟哭已二

人行至陝西徬徨河干竟不能進

癸未進士選館百計鑽營正卷副卷以銀數之多寡爲低昂遂至互相刷揭上聞之謂內臣曰新進士選館將城內金子換盡矣命下日止取正卷副卷與未考者一體候選不得優敘

往時臺省猶以彈射政府爲名高及崇禎末候考諸知推謁政府皆稱門下士或政府止之已俯伏而拜連呼老師不絕矣士氣卑壞至此亦亡國之兆此吳輔牲向予言者

賊破陝西都中震驚吏部猶開賄賂上聞之設高皇帝牌位於朝令各官抽籤時地方多殘破有規避不出者

前一人代後一人抽籤領憑馳報刻期到任

王總督永吉

天啟乙丑高郵人

聞闖賊入秦知必渡河甲申二

月二日疏請撤寧遠兵守關謂不獨寧遠軍民欲入關內以圖存卽山海軍民亦欲借寧遠兵力以自助請敕鎮臣吳三桂料理陳輔演不敢決批撫鎮奏明定奪已撫鎮奏皆合卒格不行

京師聞宣雲旣陷諸臣皆以京兵不足恃非薊督王永吉寧遠吳三桂密雲唐通合力一戰不可上然之陳輔演以爲不可揭云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急寧兵萬不可調上命召諸臣赴閣會議有主不可調者有持兩可者有主遷南京者獨朱成國純臣倪宮詹元璐金少

司寇之俊

萬歷己未吳江人

孫都諫承澤以爲當調而吳都諫

麟徵爭之尤力謂事當從實其言云寧遠當徙與否該撫鎮當與皇上密議之而輔樞二臣當與皇上密決之委之盈廷誰執其咎然臣請任其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難死法死敵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則夫裹革沙場橫尸西市者皆齎志而未瞑目者也寧遠一鎮一撫皆當今人傑臣再三思不覺汗淚俱下又因閣部議久不決極言關外九城勢必棄棄則關門益薄無與守者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失天下將士心是失天下愈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拔用無委之敵人今寇旦夕發秦晉若使來扞京師一舉兩得今日之事當揆緩

急無論是非也趣六垣署名竟互諉不決乃獨署之疏
留中又補牘云邊臣不可令有懼心不可令有死心臣
讀吳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
有懼心始以裹革自任終爲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
今寇勢方張不使徒近捍禦京師則何恃乎陳輔演魏
輔藻德皆與是議左方輔岳貢移書南司馬深咎之麟
徵不顧也已上發閣演又具揭以爲外之督輔亦當僉
同乃請聖諭差官前去及取奏皆以撤寧援京爲便始
得旨去永吉聞命與三桂以三月初出關徙寧遠五十
萬眾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
已陷

張司馬國維

萬歷辛丑吳縣人

坐邊疆失事下獄吏垣吳都諫

麟徵率同官理之得釋因請赴江南辜榷貨財應軍實
急需六垣皆往餞獨麟徵舉觴屬之曰今四方空虛流
亡嘯聚方深咎催科吾聞撫字之良吏不聞催科之司
馬國維有慙色

甲申三月十六日上御東左掖門召考選官三十二人
鱗次面對以安人心戢狡謀用兵足餉爲問每一人答
訖御筆親注圈點自斟水磨硯席上置茶一壺不時取
飲退食後又復進座自卯至亥方罷卽寇陷昌平日也
十七日內璫猶差人索考選官賞銀每名十兩十八日
李冢宰遇知

萬歷庚戌洋縣人

陞官張司馬縉彥拜客如故未

時寇陷彰義門十九日巳時陷順城門遂進皇城上與
后俱自縊考選官皆降越數日入朝過東左掖門尙有
指而太息者曰此前日御試處也

賊陷平陽上召閣部九卿科道等官曰朕非亡國之君
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
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以決一戰卽身死沙場亦
所不顧但死不瞑目遂痛哭陳輔演請代上曰南人不
可次輔魏藻德蔣德璟邱愉天啟乙丑宜城人范景文方岳貢
俱請代皆不允至李建泰天啟乙丑曲沃人請代上曰卿以西

人平西地朕願也

長安街上有一換錢小民失記姓名聞上需餉囊中積

銀三百兩伏闕助公上嘉其意拜官錦衣衛百戶謝曰
賊信急矣留財無用且此身恐未必保何有於官小民
愚蠢亦不知做官也固辭不受職

上擬彰義門外爲李輔建泰郊餞建泰固辭此國朝未
有之禮乃下禮部議於正陽門樓上設五十餘席卜吉
卯時駕出文武官員分侍兩班建泰行五拜三叩頭禮
上取酒三杯奉建泰飲曰卿卽朕朕卽卿朕與卿無兩
身凡事以便宜行先發後聞建泰簪金花二枝披宮錦
一端謝恩畢從彰義門出監軍乃兵部凌主政崇禎
癸未
歙縣人也建泰所薦是日天霽風和咸幸此行馘賊及行
至大名府馬部兵因糧餉不給散去若干建泰三日止

得麥飯一餐駟腹饑墜馬稽遲中道上又詔促之建泰
畏賊不進前召對後出西長安門外轎損忽折竟敗
上親餞李輔建泰於正陽門樓賜酒三杯卽以杯賜之
旣又以兵事鄭重復自撰文一通親灑龍箋用寶於正
陽門上親手賜之其敕云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
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
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盜弄
干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勦除本爲安民今卿
代朕親征鼓厲忠勇表揚節義獎勸廉能選拔雄傑其
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眾之人缺誤軍
精之輩情眞罪當卽以尙方從事行閒一切調度賞罰

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勦則真勦殲渠宥
脅一人弗得妄殺撫則真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
以卿忠猷壯畧品望宿隆辦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授
節正陽親餞願卿早蕩妖氛旋師奏凱侯封進爵鼎彝
銘功有功內外文武各官從優敘賚朕仍親迎慶賞共
享太平預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徧行示諭咸使
聞知特諭

蔣民曹臣以桐城一青衿言生財得授是官首言鈔法
可行且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值一金歲可得金三千
萬兩王少司農鰲永天啟乙丑
德州人亦以爲必可行且言初
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此後歲造五千萬

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鬻一金無一人應者鼂永請每貫蠲三分止鬻九錢七分京商騷然欲去蔣輔德璟言民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上曰洪武時如何行得德璟曰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賞賜及折俸月鈔其餘兵餉亦未用也且言民窮已極宜安靜以悅之上不聽及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璫催督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尙欠二千五百人議於畿內八府州縣多方勾解德璟皆擬旨不允上命改票賴德璟極言其弊謂

所募二千五百名月加費米千石銀九千九百五十兩
得不償失且北直山東河南新經變亂無桑安有穰至
浙江杭嘉湖三府雖宜桑若責以二百萬斤卽盡括亦
不足揭入留中後竟得免

光給諫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追究倡議之人蔣輔德璟
擬旨有向前聚斂小人倡爲練餉搜括致民窮禍結誤
國良深等語上不悅因召對面詰曰這票內聚斂小人
爲誰德璟不敢直斥楊嗣昌但以舊李司農待問萬曆甲辰
南海人對而於科臣則云失記上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
德璟曰上豈肯聚斂因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
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所練

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二千保督
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一萬今止二三百
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
西兵陝西三邊兵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
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
得不困上又言今已并三餉爲一何必多言德璟言戶
部雖并三餉爲一然外州縣追比只是三餉上震怒責
以明比德璟力辨諸輔臣復爲申救而倪司農元璐以
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上始稍解德璟退又言臣因
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止以抽練之說或數千或數百
抵塞明旨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概不言及是因有

練餉而兵馬反少也又近日省直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甚至未見賊先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甚蓋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并餉亦不能完故追咎於議練餉之人冒昧愚戇罪當萬死因引罪出直上雖慰留之竟以此去未幾練餉亦議裁

蔣輔德璟以北直河南山東召買米豆九十餘萬計民間當費數百萬金爲害甚多於召對時力言之上命擬諭罷之德璟復言祖制各邊除屯鹽民運本色外原無戶部舊餉折色今既有舊餉復增新餉練餉括盡民間金錢已不堪命近復以給關寧遵密四鎮而於北直山

東河南召買米豆百萬拘攝富戶充召買之役又復勒
遲至天津交納一切車輛驢騾及衙役使用勒索之費
賠累困苦未易縷指聞賊中鼓惑愚民皆指加派而加
派之害莫甚召買伏祈卽賜裁行此疏於二月上留中
既告歸三月上自草罪己詔書蠲免然已晚矣蓋各邊
將士視米豆如泥沙止欲金錢而已在內召買之苦如
此而在外輕賤米豆又如彼何苦括內地之膏血以填
塞上之泥沙乎

蔣輔德璟既予去孫都諫承澤汪都諫惟效

崇禎辛未皆上

疏留之承澤言尤峻有乞罷臣官而留德璟如用之不
效請伏妄言之誅等語魏輔藻德不得已亦上言德璟

貫串古今博綜典故爲皇上左右所不可一日少之文
獻然已先傳稱首揆矣上御批密封下閣有大臣進退
原不敢輕之語德璟初因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在
廷連章見留避嫌卽具疏辭朝行故不及闢禍

舊例國子監分獻用翰林修撰編簡爲之未有用王府
簡討者張簡討之奇

崇禎庚辰
新城人

劉簡討世芳

崇禎庚辰
膚施人

因侍定王講讀挂翰林一銜從不與翰林事是秋遣魏
輔藻德行禮藻德以庚辰進士三年入閣諸編簡皆前
輩不便使分獻隨行故用之奇世芳皆庚辰同年也然
亦變體

上以闢逆漸逼命羣臣會議以二月二十二日繳以次

日召對時上手李總憲邦華

萬曆甲辰吉水人

密奏內云輔臣

知而不敢言上指問何事陳輔演以項少詹煜議單爲言上卽簡閱默然蔣輔德璟又奏一時廷議俱言東宮宜南往監國上不應而光給諫時亨參李翰林明睿南遷爲邪說上不悅卽召入面詰曰邪說皆同乃止參李明睿何也明係朋黨姑且不究遂無敢言者

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挂號其佛高六七尺下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後因事洩始知藏礮於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爲賊內應下錦衣衛刑部勘問伏誅

城未破之前十餘日颶風大作自辰至夕未止拔去關

神廟前旗杆琉璃殿大樹

三月十三日聞賊躡居庸關京師九門俱閉十七日午時賊攻城彼此銃俱發如萬雷轟烈十八日攻益急銃聲益怒城外火光四起上同二人登煤山頂望逾時回乾清宮日就晡上魚服出宮門兩出兩返乃命酒召后貴人良娣以下按掖庭籍屬被寵御者皆至慷慨極酣漏未下三刻御所佩劔曰事至此可以死矣泣數行下於是皇后先投繯其餘咸引決稍顧望輒手劔刃之時長平公主被劔斷右臂仆地未死又喚內官王承恩着靴帶同內官數十人遶城奪門不得歸遂同承恩對縊煤山古樹下袁妃同宮人小內官紛紛奔出十九日內

官遂開門迎賊

闖賊抵彰義門其軍師宋矮子

名獻策河南人

初云此行觀兵

城下卜五年始可破城城樓上忽墜一天啟大錢宋矮子喜曰此一當五用也破京師兆可急攻放一大礮而城角遂倒

常熟歸進士啟先

崇禎癸未

聞闖賊入都驚懼急走詢同里

陳司空必謙

萬曆癸丑常熟人

必謙從容櫛沐出聞之大笑曰

若癡書生耳城守皆敝衙門事豈有賊入我不知者已傳者迭至方失色散顧給諫竑是夕尙宿科初聞亦奔詢魏輔藻德藻德亦以爲必無一時聾瞶若此

闖賊將逼京師眾號百萬上數以兵餉爲憂敕百官捐

助一時大臣或請身督四方輸貢或請預征下貸殷戶
或開賣冗官假民間帶綬百官欲請誥敕傳世者入銀
若干搜削屢法地墾勒價莫不議及及賊至則餉直通
懸已及半載禁衛戈矛朽蝕未試一聞賊鼓譟相視股
戰奸人伏匿暗助驚譟兒童數月或爲秦聲訛謠滿城
意在迎賊於是人情擾惑莫有固志

闖賊圍城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賊發礮擊
聲撼地日夜無閒緣城解舍多圯城頭發萬人敵未及
投下火驟然灼爛十餘人時士卒五月匱餉不用命城
頭宦寺鮮衣怒馬徜徉不驚高擎青蓋馳走雜撓守卒
欲擅啟閉凡坐門諸臣多不得登城望敵惟吳太常麟

徵奪路上見勢不可支往見魏輔藻德藻德方出朝猶引麟徵手曰朝廷大福氣自無他虞旦夕兵餉且集公何太匆匆麟徵太息而已

闖賊入都指長安門三字祝曰若射中中間字當有天
下竟不獲中

三月十九日辰刻賊已破城尚有謝恩入朝者而宮人四出矣坤寧宮後爲欽安殿有樂志齋清望門曲流館四神祠東去則瓊華左門西去則瓊華右門出卽長街也是日宮人從後宮出甚多

十九日辰時闖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擄掠甚酷時傳吳寧鎮三桂兵已至城外上以十八夜三更奪門南奔

賊懸萬金購上二十一日聞賊已獲上尸於煤山命人背負東華門外朱國公門首用柳木棺盛破蘆蓆下蓬頭短衣一足穿襪一足跣聞遺詔在胸云朕已喪天下不敢下見先人亦不敢終於正寢又嚙指血書臂曰朕誤聽文官言致失天下任賊碎裂朕屍但弗傷我百姓是日晚百官出始言太監王德化數十人擁打張司馬縉彥責其開門迎賊時臣民共萬人俱痛哭求葬以帝禮祭以王禮聖母葬以后禮祭以妃禮亦有哭言求封太子大國者亦有求京城百官萬姓帶孝哭臨三日者二十二日至二十五六日則滿街遍捉士大夫拘繫路人矣二十七日賊牛金星點名會極門百官皆降伏賊

據坐殿上受之責以負國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
收用列名部門外高冠鮮服洋洋長安道上不用者從
西華門出賊露刃排馬五人一隊押繫劉李二賊私寓
各責數萬金駢首榜掠哀聲震地刑死者不可勝計或
輸金未足則人以二健士撾之皆赤身出行乞市肆人
不忍見四月初九日爲劉賊繫者俱釋李賊繫者仍不
釋十二日吳寧鎮三桂有示大張四門說義兵不日入
城凡我臣民但戴孝者俱不必驚十二夜傳賊殺官三
十二員故輔陳演爲首餘皆勳戚十三早闖賊絳帽布
箭衣挾大子二王皆元色布衣行馬前盡撤羣賊東行
皆哭不願去殺之不能止各城門止餘老弱數人把守

道路清曠矣

申問丞佳肩

崇禎辛未

既投井死林侍御蘭友

崇禎辛未時仙遊人

謫令署素相友善未就殮家人方遽哭一人毘盧錫杖排闥入愕視之乃蘭友也拊膺號曰公死矣我知公必死公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老父在堂圖一相見當亦攜手地下耳登堂請見太夫人曰母勿戚富貴子易得忠臣子難得也顧佳肩子煜曰設位乎曰未也索筆大書明捐軀殉國忠臣申公之靈復書柩云死爲盡臣不負君恩於地下生圖見父卽就鼎鑊而心安擲筆大慟謂煜曰善自愛從此永訣拭淚去又徐起鳳者以傭書從佳肩凡十年佳肩殉節後僮僕或散去起鳳號號柩

次不少離賊從關東潰回欲肆焚戮佳肩子煜掖太夫
人奪門出僮僕皆從獨起鳳請留曰俱去櫬誰與守己
賊果焚民居將及寓起鳳泣曰吾主以忠死願勿焚賊
怒鞭之起鳳叩請愈哀賊爲感動卒不焚及北兵至逐
居民外徙令下三日室中所有縱掠不禁起鳳懼遍求
里人在京者得鐫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昇櫬出寄天
寧寺故得全

予過長安書肆見皇明泳化編一部命買歸書客故高
其價予曰緩之及旋騎再訪則云賣去問之乃鞏駙馬
永固也因心識之曰帝婿皆豪華自喜渠知讀書耶後
死闖賊難方知觀人必於其微

項翰林煜以乙丑入館正魏璫方熾時頗爲江南清議所擯鄭同袍元勳揚州人與同籍最密時文翰林震孟姚翰林希孟過揚皆先達元勳爲煜置酒勸其厚自結納始聲氣自標矣及降闖本色畢露南京破後煜過徐詞林汧門語其僕曰爾主責吾不死今死未然汧卒死之煜行至慈谿邑人聞其先從逆納之竹籠沈河死予里居日聞闖賊入宮後搜獲累朝內帑得金銀數百萬後京師人賈汝壽爲上虞令過予一同年因言闖賊入宮時悵然曰貴爲天子所蓄不過二十萬何以不亡渠得之耳聞乃知前言誣也一云此二十萬乃指戶部所儲而言非內庫

闖賊李自成陷京師誓滅東方方僭號傳吳帥三桂已上表請降止因闖黨權將軍劉宗敏聞三桂所娶妓陳沅色艾陳沅者田皇親弘遇遊南京所攜歸名妓也田還北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取沅去至是劉宗敏繫三桂父襄索沅不得拷掠甚酷三桂聞之忿而中改遂募兵七千據山海關敵自成自成殺襄家屬執襄東行四月十九日攻山海關城圍之又從關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薄關門三桂先已約北兵至是趨之駐兵嶺上高張旂鼓以待三桂突圍出外城馳入北兵壁中雍髮稱臣三桂爲先鋒九王居後隊其兄弟號八王十王各統萬騎一從西水關入一從東水關入於是三桂復入

關盡髡其民開關門迎敵自成猶不知是北兵也見之
驚阻北兵望塵起乘勢攻之自成大敗立梟囊首懸之
旂而返北兵逆擊之闖復大敗奔還棄京師而奔時劉
少司馬餘祐以京師無主攝事三日忽聞三桂奉太子
至咸歡迎及北兵入乃知非也出榜云昔在我國時欲
與明朝和好永享太平屢致書不答致深入者四惟事
屬既往不必論今雪爾朝君父之仇破釜沈舟一賊不
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若削髮納款卽與爵祿世守富
貴抗違者盡行屠滅且令兵皆屯城上無下掠民遂定
質慎庫圖書百萬卷皆宣和所藏爲金自汴梁運入燕
者歷元及國初無恙徐達下大都時封記宛然至國破

皆失散不存聞者惋歎

金駕部鉉

崇禎戊辰武進人

於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

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
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及
甲申死闖難人始見之又鉉初以駕部巡視皇城每過
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
不能舍何也竟投御河死鉉之死妾王氏與弟鯨俱隨
母章氏入井南渡後但贈章恭人然不知王氏與鯨之
死也

內監呂胖子忘其名闖賊陷京城金駕部鉉投御河死
胖子見而歎曰公會疏糾我輩不比於人吾初亦怨之

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欲遠我輩我今以義近之必不拒我地下也遂從死已二屍並浮爲一內監收掩及北兵入鉉諸弟往見其屍惟亂骨二叢耳遂並藁葬御河側

崇禎十三年閩有平和縣生員金惟鎮忽得心疾盡薙其髮大言曰此世界不屬大明矣或問屬誰乃書三字於壁間曰大清國因言城內猶可城外不忍言又指其族人曾慶曰有無限兵馬及北兵至慶果起兵從者甚眾已敗死城外如所言至大清國後復書大安國三字則不知何解也

嚴州錢太守廣居嘗爲予言其同籍任邱人邊大綬曾

令米脂乃闖賊故里也自成叛後邊令發其三世祖塋剖棺視之一棺骨生綠毛長二寸一棺骨色如玉一棺骨生青毛長三寸已見一大蛇從壙內出射之傷一目走後自成果以中箭傷其一目亦異事也

癸未上將祭廟鹵簿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如有婦人衣白者疾飛入宮軍人皆見之及仲夏大雨沾衣如血雷霆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爲電火所擊皆融而成灰又有人見太廟中鬼皆嘯呼而出

闖賊入京命諸臣俱於二十一日廷見是日百官畢集一象獨仰視大內淚如泉注四驛館復有回回使者六

人亦俱入不拜賊怒欲置重辟使者曰吾君知大明天
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
無君命故不敢終莫能屈

闖賊入宮後出長平公主尸碧血委頓無生理然按之
體微溫嘉定伯周奎昇歸灌米汁遂蘇自是育奎家後
北兵入燕以主適周世顯卽崇禎時所選將以降主者
也主喜詩文善鍼紉右頰三劍痕卽上所擊御臧獲陽
笑語隱處卽飲泣呼皇父皇母未嘗不淚盡繼以血也
以是生羸疾懷孕五月以丙戌年八月卒年僅十有七

三垣筆記附識下

三垣筆記附識

明興化李 清撰

弘光

福王登極南都詔至楚左寧南良玉返自承天駐兵漢陽意不可測未讀詔何撫軍騰蛟往漢陽以劔自隨曰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劔耳幸良玉私置正紀廬鼎者力以爲當拜且語良玉云方今四鎮合心同戴新君若擁兵而下能保必勝乎不勝無乃身家兩亡乎良玉時已耄老乃曰是固當拜耶乃拜詔江西黃直指澍入朝擬進何撫軍騰蛟爲總督已爲巡撫面許薦永州吳司理晉錫

崇禎庚辰吳江人

爲代巡及與馬

輔士英相詆不勝而歸鞅鞅失望已又革職提問愈怒
適傳假太子至澍陰乘小輿夜見左寧南良玉謂拔營
往南可圖大事良玉夙有此志以督撫調和止一聞澍
言從之又念何騰蛟負中外望欲屠武昌劫取其印一
切文移皆用之聳動人心時民萬餘人懼爲良玉所屠
入避騰蛟署內騰蛟坐於門向內坐聽民人入良玉復
傳令從院後破垣入舉火焚之匿者悉死於火騰蛟卽
解印付家人令速出城無爲所得良玉至索騰蛟印騰
蛟故覓印腰間不獲反尤良玉曰何太匆匆致此印失
搶攘中耶良玉無奈擁之行欲與騰蛟同舟騰蛟不可
良玉另與一舟遣四副將守之置舟於後黎明各船俱

發騰蛟舟次漢陽門跳入萬丈江濤守者懼誅赴江死
騰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登岸祝
之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視大驚喜亟覓
漁舟不知所之說者以爲神救也是晚宿民家乘肩輿
從江右寧州小路轉入瀏陽抵長沙吳監軍司理晉錫
語騰蛟以爲良玉在時撫軍有權不得自繇今旣棄省
去湖南北兵餉皆在掌握應破盡從前局面大爲整頓
總計餉數配合兵數以各府之餉練各府之兵督撫任
大帥司道任副將府州縣任參遊以文臣理武事則令
出惟行生殺予奪撫軍以一人操之維楚有材擇可爲
大將者若而人擇可爲偏裨者若而人懸殊格以待有

功則眞英雄自出湖南北一帶應設水陸連珠營十里
一礮臺一方有警號礮所發千里百里皆應所練之兵
孰勇孰怯撫軍不時單騎按行部落卽以此程殿最糜
餉者正軍法居守之兵若干征調之兵若干一紙書集
師數萬如是者三年可告成功騰蛟善其言然卒爲人
阻格不得行

張獻忠破成都執蜀王將殺之王素仁厚軍民皆爲祈
免獻忠不許將行刑雷霆大至行刑者爲之請不許已
雷霆又至復請獻忠乃仗劍仰呼曰蒼天蒼天生我張
獻忠殺人乃獨不許殺是人耶一時雷霆俱息王遂被
殺

張獻忠破成都行特科先以保甲法試文士一人不赴
試戮及十甲文士畏罪盡至邛州生徒心知其奸以爲
特科特殺我耳歆血不赴者六十餘人獻忠遂發兵屠
邛州錄赴試文士三萬人圍而殺之婦人姦淫後卽以
試刃名曰礪石成都所屬三十餘縣人民盡殲

張獻忠破成都盡斷男子左手積如山至今山谷間有
倩人置擔於肩爲糊口計者纍纍不絕其蜀王宮內錦
數十樓悉焚之金銀數十萬悉沈於江

弘光末北兵渡淮揚城失守五月初七日楊江撫文驄
命黔浙鄭兵往瓜洲及門見辮髮者遂驚潰北兵進至
江口鄭兵亦極力禦之晚浮棹於江蔽以帷席中置燈

南來鄭兵遙見發火器矢石不知其誤我也初八日大霧兵守京口北兵則自上游七十里七里港渡早以五騎來浙兵及鄭兵追之不數里遇大眾矢蔽天如蝗飛眾乃不戰而潰鄭兵有船者入海無船者走丹陽與浙兵奪舟而南黔之騎則走金陵而鎮江遂降丹陽獄囚越獄村民入掠城中遂火城外民居北兵實未至也其鎮江城外民居官欲焚北兵止之得全北兵南下朱保國公國弼等屏人密奏上慨然曰太祖陵寢在此走安往惟死守耳至是早渡江信至中外大震駕薄暮開通濟門倉皇出狩百官猶不知但夜聞甲馬聲而已時馬輔士英亦不知惟戎政李司馬希沆

崇禎戊辰
慶陽人

先知遂

行士英猶後之也百官多遁惟攜家者瞻顧不能遽行
諸門盡閉太息而已

北兵既渡江馬輔士英惶急張侍御孫振往見士英擲
刺於地詈之曰若輩誤我使天下之事一朝至此何見
爲孫振慚阻而退

阮戎政大鍼許錢宗伯謙益入閣謂必疏糾侯納言峒
曾天啟乙丑嘉定人夏銓部允彝乃可業具疏稿矣會國亡不

果

僞太子王之明屢訊百官皆知僞然民間猶嘖嘖真也
至是一二劣衿爲首率亂民擁立之御殿三日又羣往
趙忭城之龍寓邀百官入朝之龍手斬爲首劣衿三人

乃退執之明繫獄劉廣昌良佐無拒北意惟於水西門外縱火焚掠百姓恐攻城撤夜驚呼乃議推保國公朱國弼爲留守官之龍密遣使渡江啟迎北兵時諸臣猶不知集議錢宗伯謙益所謙益太息曰事至此惟有向小朝廷求活耳擬啟稿送之龍之龍置不用內庫銀絹米豆服玩弓刀之屬皆被劫罄擄馬士英及羣黨家又合力勦士英標下川兵幾盡初王輔鐸潛遁有識者指罵曰若虜太子辜先帝恩羣捶之鐸大呼曰此馬士英所爲我不與士英秦檜我岳飛若曹無認飛爲檜也眾猶不釋鐸鬚髮盡禿挾至之龍處洶洶欲撲殺之之龍佯下之獄故免室內所蓄書畫極多與貲俱盡矣

王輔鐸與倪宗伯元璐同籍同官稱莫逆交及元璐殉
難予持乃弟揭以謚文正爲言鐸拂然曰倪年兄以身
殉國不謚亦足不朽何必文正予已言之儀部矣言雖
正而意實薄此卽忘君事仇之先兆也

北兵將至城外文臣錢宗伯謙益梁少司馬雲構張侍
御孫振劉侍御光斗宋中翰灝等五人武臣趙忻城之
龍先行餘皆續往時李少司馬喬姚廷尉思孝已薙髮
爲僧之龍亦勒之出同謁豫王賜飲食席地嗽之龍靖
難功臣趙彝後至是啟門降劉誠意伯孔昭獨率麾下
兵先斬關出走豫王勒各官具花名手本畫卯不到者
搜捕咸加皮鞭點名者王輔鐸蔡輔奕琛也

錢宗伯謙益疏云原任吏部尙書房壯麗

萬厯乙未當安州人

畿輔陷時投井死一入逆案遂不得出此與楊副憲所

修

萬厯庚戌商城人

殉賊同但楊納言維垣係壯麗同鄉何以

洗雪逆案一疏獨不及壯麗可疑也尙俟別考

豫王先遣兵千餘命錢宗伯謙益梁少司馬雲構等統之搜宮方入坐定卽問崇禎太子安在乃出王之明於獄與上坐指語諸臣曰此眞太子也已見內外俱定乃屏不召時謂之明之來乃北廷所遣蓋以此擾惑臣民者

北兵往蕪湖襲駕無一人知者時駕已至太平猶寂然朱撫軍大典阮司馬大鍼入見舟中俱入閣黃靖國得

功入見誓力戰以報未幾得功兵方四出掠民家北兵突至得功倉皇出戰初中一矢猶不退繼矢貫其喉得功知不濟自刎死其中軍田雄入舟挾上降馬輔士英已先期奉皇太后走浙矣駕至南京城外諸降臣頓首豫王前請無死且求往見諭曰惟弗行君臣禮可矣時駕戴僧帽著藍布袴馬阮諸臣往見惟一揖一叩首爾上對諸臣泣眾亦泣尋北去當田雄負駕出降時駕以齒嚙其背遂成大瘡流血不止日懺悔於僧具德處終不愈及病甚轉移臥榻肉墜如割僅餘骨方死雄仕北至浙江總兵後內傳弘光乃一國之君雄有執君之功特加二等侯子孫世襲

北兵既破南京有內閣二大人訪及阮司馬大鉞蔡輔
奕琛張冢宰捷楊副憲維垣鄒僉院之麟等出手單示
乃已降馮輔銓所薦皆東林異已也至大鉞名下特註
江南第一才子六字時捷與維垣已死難

馬輔士英挾太后渡獨松關沿途淫掠至廣德州州人
拒之攻城入知州趙景和被殺死者甚眾杭州民間之
懼撫按等因先遣官往迎以駐兵城外請士英至寓臨
湖樓外樓五月二十八太后駕至以城中總兵府爲行
宮羣臣及潞王往朝入見儀衛蕭條疑爲士英母所假
薄暮城中豐樂太平二坊競以爆竹投樓外樓士英方
宴驚起以二樓船艤湖心亭至晚入朝用精甲百許自

衛請太后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令官吏士民皆入見
朝罷傳旨召用在籍諸臣獨不及劉總憲宗周章廷尉
正宸時江北彭直指遇颶適奔杭命以僉都御史募兵
兩浙錢糧一憑取用皆士英意也翼日宗周與熊給諫
汝霖崇禎辛未
餘姚人入朝汝霖見士英詰聖駕何在輒來此
士英無以應然猶盼上江捷不數日阮司馬大鉞朱中
丞大典方總兵國安俱倉皇到則黃靖國得功兵敗死
矣次日請潞王監國不受太后召王王泣拜終不受惟
迎請太后入府從張撫軍秉貞崇禎辛未
桐城人陳總兵洪範
等計迎款而已楚藩一鎮國將軍慟哭解衣冠投地去
時楊江撫文驄鄭總兵鴻逵亦自海入錢塘請王入閩

王終不許至六月十三日午北兵突至士英等方與撫
按飲急渡錢塘何巡按綸李鹽院挺亦行惟秉貞縋城
入偕王迎降錢塘令顧咸建崇禎癸未崑山人出佯迎旋遁執
至迫之降不從見殺懸頭城上方暑蠅無集者越月餘
北兵挾太后潞王等北去或曰洪範與北通許割地封
王故王爲所欺而降也陪都旣失人咸恨不立潞藩時
張奉常希夏奉敕獎王語予曰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
又葉主政國華爲予言潞王指甲可長六七寸以竹管
護之又命內官下郡縣廣求古玩倪廷尉庠培嘗曰使
王立而錢謙益相其不支與馬士英何異

三垣筆記附識

三垣筆記附識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太倉陸文聲先考經歷一日謁里人舊臨川令張采有
先入之言謂其曾肆毀言采怒閉門痛毆之及文聲謁
選長安逢人文致采過時同邑庶常張溥聞之致書在
籍吳編修偉業呼爲陸畜謂何不早翦之或竊見其書
以告文聲文聲并恨溥遂逢數當道意旨疏劾二張幾
不免於罪後文聲選永州經歷或勸其弗之任以避後
禍文聲不從尋以貪橫糾繫爲吳司李晉錫斃之獄
房侍御可壯曾引馬避堂官馬誤墜道旁深溝內僅露

一進賢冠而已數日後遂以會推被謫後累官侍郎國
變後改節復爲侍郎初天啟時傳給諫樞攻汪中書文
言并及左僉憲光斗魏都諫大中可壯乘機攻樞指其
認東廠理刑傳繼教爲宗兄樞出疏辨難可壯復出疏
謂之有厥兄科弟狼行狽依等語今乃與執中宅中旨
不自中出而誰出之故給諫李魯生萬厯癸未
霑化人同朝於
改代耶狼行狽依追憶前語能無汗顏

崇禎初吾邑子衿袁靖遇禪僧毒鼓於某山下指天象
語曰天遣齊黃輩下界不久將亂矣靖曰此皆建文故
忠詎昔忠今亂者毒鼓曰彼積憤怨已久一朝下降不
爲巨寇必爲叛臣皆所不辭耳至甲申之變乃驗

姑蘇毛孝廉寬父忽於崇禎五年若爲鬼物所憑作譖語曰吾前身及而子前身皆爲建文時守金川門官及燕兵至渠開門叛降致吾家四十口皆罹刀鋸久欲圖報以其福力尙厚今降爲而子駸駸乎衰矣而吾徒近皆從天而下紛紛圖報故吾亦乘閒報而子將戕其命耳語訖而醒茫然不知向語未幾寬果死此李侍御模爲予言者

松江袁子矜燦若丁丑袁進士定弟先闖逆陷京師二年夢至一所見歷代諸創業君會議燦若問何議曰議革命彷彿可識者漢明兩高帝而已有頃一人如帝者狀披髮伏地嗚嗚愬枉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吾所能

主當往問建文皇帝燦若夢中驚疑問一人曰代明者李自成否其人曰卻又不是燦若蓋先二年言之非附會也

天啟時郭給諫鞏爲周侍御宗建彈其通內及魏忠賢用事屢遷鞏官至侍郎鞏卒抗志不出忠賢怒勒令冠帶閑住鞏始末如是若答清一書辭多委蛇初辟則過後戍亦所應得時楊司馬嗣昌巡撫山東特疏求寬姚給諫思孝疏駁之他年相左以此

上念農桑爲衣食之本於是詣壇耕三推已旋齋宮宴羣臣教坊司於丹墀前作戲承應雜劇上諭典禮甚隆何得諧戲爲玩殊非正體命該衙門永革去著爲令

上每詣園丘祀天皇及地祇并朝日夕月社稷等壇皆預齋戒必親視祭品精潔然後供獻秉圭兢兢若神降臨然其敬慎若此

上英敏篤學諸經史畢覽書經大全春秋性理大全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補貞觀政要皇明寶訓帝鑑圖說廿一史等書皆命司禮監提督又將經廠印貯之書查進備覽又諭外庭書集每月採買二部以資御覽

上每逢朔望及三六九昧爽臨朝以勤勵自勉餘日講春秋書經四書二八日經筵與諸臣徵引古今出語成文上命武英殿中圖厯代明君賢臣像於屏如賈誼董仲舒魏徵陸贄皆在又書誠意正心四大字插屏安置

文華殿以資警惕

熹宗懿安皇后居慈慶宮宮在乾清宮外關雎門傍本宮侍婢設有管家婆管宮內事務又設老成太監二名提督宮禁上惟逢后聖誕元旦令節方詣后前行四拜禮餘節不入賀

上每遇日蝕月蝕必服青素袍望闕焚香行四拜禮設救護鼓二十四面親手搥鼓三下內外衙門齋肅不理事或有日月蝕甚者諭諸臣直諫惟修己愛民爲心以答天意

皇城內西首有虎城一處內蓄虎一隻傍有牲口房諸禽鳥皆在上至見猛獸食肉歎云此孰非民脂民膏乃

飽此無益以博觀玩可乎悉令除去

皇極殿傍貼匿名單一紙編九卿爲二十四氣守殿官
獲單以進上諭司禮監焚燬勿令人見以全大臣之體
且明朕無疑於諸臣

陝西山西大饑兼暴風不止上曰皇天不言以象設教
乃詣中政殿玉帝像前率司禮監等官曝跪一炷香以
祈雨澤次日風息雨霑上曰雖得時雨然苗稼必多損
壞宜修己愛民庶可仰答上蒼乃發帑救賑焉

上念保姆陸氏恩厚賜訖卽令出宮寧家永不許復入
且曰無蹈熹宗客氏覆轍

昔人謂柳芳唐厯皆本寺人高力士口傳故實而不

覺躍然於王著從實錄著亦有明寺人也實與否與
袁妃實未與周后同殉改代後猶生而錄中乃指爲
自縊長平公主雖爲上手刃實絕而未絕改代後下
嫁方卒而錄中乃指爲砍死嗟乎以若輩晨昏禁闈
謂此說天寶故事之李龜年當寺人確於伶官而舛
訛若此舉二事以概諸事舉宮禁二事以概廟廷諸
事其名實而事虛者正復不少獨烈皇帝潛德徽猷
歷述如掌內庭視外庭反晰故予獨摘而存之附三
垣筆記後取實故也今而後唐歷又爲明歷矣其宋
室孤臣之心也夫謹跋

附誌二條

予閱南太常寺誌載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則碩妃生訝之時錢宗伯謙益有博物稱亦不能決後以弘光元旦謁孝陵予與謙益曰此事與實錄玉牒左何徵但本誌所載東側列妃嬪二十餘而西側止碩妃然否曷不啟寢殿驗之及入視果然乃知李碩之言有以也惟周王不載所出觀太祖命服養母孫妃斬衰三年疑卽孫出

予讀明興雜記見高皇埋毛老人於後湖以守黃冊謂誕耳同年陸給諫朗管冊邀遊後湖見黃冊溢架無耗者問之書手咸云是鼠皆白登架卽伏死又云每日聞

香風過便知爲老人之靈往不祭今祭矣方知雜記不
謬

附錄

慈聖皇太后喪葉輔向高夫人入拜神宗拱立以待夫人方立拜未終神宗已跪矣內侍傳聲促之夫人方跪神宗之孝謹如此

有一內侍犯法走入大內巡城御史書硃票入內索之諸闈泣懇神宗謂無是例神宗哂曰我弗能救也亟命押出

神宗一日演戲爲樂聞巡城御史呵呼聲亟命止歌曰我畏御史

予侍王父宗伯公聞此三事眞盛德事也附錄於此

三垣筆記三卷埵識三卷明李清映碧著映碧江蘇興
化人崇禎辛未進士仕崇弘兩朝厯官刑吏兵科給事
中所記皆在官時所見聞者故云三垣筆記是書向尠
足本江陰繆藝風參議曾從其裔孫李審言明經詳處
借鈔稿本六卷卽是刻也藝風有跋謂李思誠曾署名
三朝要典映碧力爲其祖迴護甚有不足之辭而審言
序則力辨其誣溯明季門戶之爭始於神宗之倦勤清
淤之禍極於熹宗之庸闇至莊烈踐阼毀三朝要典定
逆案贈卹冤陷諸臣是非大明庶幾陰霾見曉曜召爽
於光明矣乃在廷諸臣蔽賢植黨仍無異曩時迨南渡
後偏安江左馬阮弄權門戶之見益甚薰蕕不同器鴟

鸞不接翼盈廷黨同伐異載筆之史習熟見聞是丹非
素亦容有不知其然者雖以夏文忠之幸存錄黎洲先
生猶指爲不幸存錄暎碧所記乃自以爲是是非非不
謬於夏錄同在所見之世其持論不同已如此若由今
日上溯明崇弘已不啻所傳聞之世信如暎碧所云又
何解於黎洲先生之言然則將何所折衷鄞謝山全氏
謂暎碧是記最爲和平可見其宅心仁恕或者謝山在
雍乾間去明未遠又以異代之人觀前代之事無復如
黎洲門戶之見則以信謝山者信暎碧猶不爲無據乎
余更反復是書其於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一編之
中三致意焉蓋痛夫國勢阽危而羣邪比黨將淪胥以

亡冀挽回而無術也故篇終援柳芳著唐歷之例謂今而後唐歷又爲明歷此宋室孤巨之心也可見其故君故國之思卽寓於此編迄今三百餘年如聞其聲矣嗚呼丁卯天貺節吳興劉承幹跋

C51

1

1210007



21101000187819